

中國小說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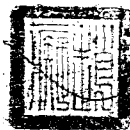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MG
I246.7
691

瀟湘暮雨



胡雲翼

桂莘吾友：

(一)

當着你微笑的向我說，這是命運時，我悽然不能自己的驚惶了。什麼是命運？我仰看蒼天，我俯視大地，我看着一列列的人類，我看着鳥的驚飛，我的心緒茫然！吾友，我是不相信命運的，但是我如何能夠不相信你，我如何能夠不相信研究人生哲學的你？所以從你的微笑，便是使我悽然失望了。現在並且證實，我果然是命運的狗時，唉！在這樣的深秋暮雨之候，我只有祈禱，只有懺悔。

你是知道的，我這次來長沙是我最後的冒險。我對於學校的功課已經犧牲半年了，今年的暑期，又完全拋棄在上海的大世界裏面。我這次又不上課請假跑到長沙來，許多朋友都對我驚疑——其實我也自驚——你是最能夠了解我的，也說我這樣墮落了。原來你也知道，我學校的補考未完，便突然離開武昌來到此地，全是爲着她——敏蘭



——的緣故。

孔子聖誕節那天，到長沙的第二天，我和你到南門遠道女子中學去訪她的時候，一隻黃狗迎面吠上來，你驟然說：這是命運的象徵。我大吃一驚，不解所謂。我又追問你，你微笑着，變作滑稽的語言。果然，門房冷然的拒絕我們進去說：她們全隊到烏盆嶺旅行去了。你又提到「命運」的話。只有低頭望着門扇苦笑。

那時，你勸我馬上回武昌去。但是我還沒有死心，決計再留一個星期，預備國慶日連袂渡江，去瞻仰在蘆山的先烈之靈。

這幾天的清明天氣，又重新鼓舞起我的青春。我去訪問了許多同學老友，我去問候了我十年不見的姑媽。「命運究竟是無力的，」我很驕的向你誇耀時，你沈吟而且踟躕着說：「看吧！」又果然黃昏的晴靄，忽變為暮天的風雨。於今，吾友，我雖然不相信上帝，也要跪在十字架虔誠的頂禮了。我是命運的屈伏者，我了悟我的弱小了。從此我再不敢有什麼希冀，從此我不敢有什麼追求，再不戀戀瀟湘之浦了。我決計在明朝，國慶日的風雨裏面，搭車回到武昌去。唉！命運如此，還有什麼話說呢？

「這回是沒有望頭了！這回是沒有望頭了！」萍寫完了這封信時，窗外的風雨更悽然了。他嘆了一口氣，一邊翻着棹上的一本詩集，翻開一首朱滋舟的瀟湘夜雨讀下去：「涼聲悄送隔窗風，坐對燈光似夢中。一種鄉愁抽不盡，勿聽殘漏響丁東。」讀了竟興索然。又想寫幾首詩來抒發憂鬱的胸懷。本來秋風秋雨是最富於詩意的，屈原的詩，「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這樣美的境界，也是秋風形成的。若是秋雨之夜，那種「疎雨滴梧桐」的荒涼情調，更是引起詩人的哀吟。但今晚他的心頭苦悶的情懷，總紛亂的追上回憶的路上去。他想他這次的回到長沙，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個原因，是來問候他十餘年不見的姑媽。原來他的姑媽是嫁在遠鄉，他小時候就沒看見她了。前幾年他雖在長沙讀書，他的姑媽却遠赴湘西。現在他的姑媽和姑爺都回到長沙了。對於這位小時候就離別了的姑媽，他照情理應該回去看看她的。第二個原因，是這半年來他失戀的結果，時常觸發舊懷，時常無緣無故的流淚，他想回到南邊去短期旅行，轉換轉換空氣。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他回長沙

的最大原因，是訪問他的女友敏蘭。敏蘭是他從前在長沙讀書時認識的女友，後來他到武昌念書，時常通訊，她最初稱他「先生」，後來喊他「朋友」，又喊他「哥」，終於稱他「愛友」，或者喊他「一萍」了。而他因失戀的結果，更對她起了溫馨的愛慕。因為這樣，雖然學校的功課很緊迫，雖然補考正在舉行，他突然離開學校回長沙來了。誰知他一次去訪問她時，便喪失了命運呢？……因為她在教會學校念書，除了假期，是不會客不能出校的，所以他想第二次去訪問她時，只能夠在星期六的雙十節。他本想在長沙只三四天的勾留，但現在不能不延期了。這個延期，也許是一個重大的犧牲，可是學校補考早已過期無望了，況且既經到了長沙，犧牲已經是犧牲，幾天的耽擱那也不打緊的吧，他這樣決計之後，便寫一封信給她告訴她，他已經到長沙來了，却是為訪她來的；他又告訴她，過訪未晤的悵；又告訴她，決定了雙十節來會她，請她不要出去。第二天接到她的回信，她首先怪怨他不應該犧牲功課回來了，將來那怕沒有見的時候呢？她又抱歉，她那天是學校全體旅行去了。她末了又說，雙十節她決在學校守候他。——她的希望立刻看見他，猶之小孩子需要吃奶那樣的迫切呢！他又給她一封信，約她雙十節的遊麓山，一方面既得瞻仰偉大的先烈墓廬，又在那兒可

以傾訴鬱積的情懷。他給了她這封信後，只佇望雙十節的來臨了……

這幾天都是清明的天氣，他趁此閑暇，去問候他的姑媽。原來小時候離開了十餘年沒有看見的姑媽，已經不能認識了。姑媽笑着說：「十幾年沒有看見，難怪萍兒長得這麼大了。」她問他爲什麼事回長沙來，他說是回來看看她的，她笑中間吊下淚來了，她說七八年沒有聽到鄉裏的消息了，她問他祖父還健康不？祖母想必身體很弱了？伯伯怎樣？父親母親可好？呢？你的弟妹有好幾個了？他告訴她祖父已經死去六七年了，祖母也是三四年前死的，伯伯已經老得很可憐了；他的父親這幾年來，也沒有往常健康，母親更時常抱病；大姑媽和二姑媽都去世了，弟妹却添了三四個。她聽了竟忍不住哭起來，他也陪着吊下雙行的淚。她又問他成了婚沒有，他說沒有。她告訴他現在有一種什麼「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邪說，叫他要千萬謹慎，不要走入壞路去了。他在他姑媽家裏吃午飯，他又講了許多鄉間的故事給她聽，但是他十餘年沒有回家鄉的姑媽，事事都足以引起她的傷感，他便不說了。到了晚邊，他辭謝他的姑媽出來時，她問他什麼時候回武昌去，他說沒有事了，明天回去。他的姑媽又揮着淚說：「那好，回學校去發憤用功，要是將來能夠立身創業的時候，就算做姑媽的光

榮呢……」

星期五的那天，他從旅館裏出來時，太陽已經很斜了。雖然還是和夏天一樣的血球般四射的光芒照臨着，而照在人們的夾衣身上，只有薄薄的溫意，狹隘的長沙街上，人力車上的男女們，熙來攘往，因為明天是雙十節了，他花了幾塊錢在衣鋪裏面買了一件新夾衣，又剪了頭髮，到盆塘裏面洗了澡，傍晚時候他還陪着他的朋友張君，旅法學生的歸國代表，到他的母校去演講「最近世界之趨勢」。

呵呵，真是風雲變幻難測呢！當着演講廳拍拍的掌聲，表示熱烈的歡迎時候，罪罪的微雨已經稀疎地落下來了，那正是五點四十五分鐘，他本想站在演講廳的門邊，觀望風色，但那位教務主任先生，偏要請他到講台席上坐，以表示對於來賓的尊禮，而那位善於言辨的張君，經過很嚴密地，證明最近世界之趨勢是非和平的，非大同的，還是軍國主義世界，還是在演「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達爾文公式的時候，高呼「救亡」，全場都變為緊張的，嚴肅起來。但是他的心靈，却已飛到窗外。等到七時散會時，已經秋風秋雨滿江城呢……他想到這裏，雨聲稍為稀疎一點，忽地又一陣加緊的西風，向百葉窗吹打過來，又驟地幾陣

雨聲瀟然。當此淒風苦雨之夜：「唉，這回是沒望頭了！明天是一定不會晴的。」雖然他自己覺得若是不天晴，風雨渡江，更爲多趣；雖然他覺得站在麓山頂上，看看秋風掃去的落葉，看看秋雨籠罩的江城，或者倚着愛晚亭，聽聽青楓峽的秋聲，聽聽澗底的流泉，這更有詩意的欣賞，但是她，敏蘭是決不會去的喲！「呵呵，悔不該到長沙來！悔不該到長沙來！」他想到他的姑媽這樣誠樸的勸他努力念書，而自己竟這樣的墮落；他又想到他謊語哄着他的姑媽，說立回武昌去，真是罪該萬死呢！或者他的姑媽以爲他已經回到武昌在用功念書了，殊不知她的不肖的姪兒，還在長沙流浪呢！他又想到學校的補考久已過期，學分是沒有希望了；這個學期的功課已經過了六七週，也算完了；他又想到半年來的失戀苦痛；他想到自己學業荒疎，已經一年沒有翻過書了；他又想到自身前途的暗淡，不由自己的哭起來，而窗外的雨聲，更纏綿揪急，沒有休止之勢。

——唉！「枕前淚共窗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

(三)

國慶日——「萍從夢裏醒過來，陽光很強烈的射在百葉窗的玻璃上，他向天空迷離

望去，碧天一洗，真是滕王閣序所謂，「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輪淡黃的太陽，打斜的升到半天，遠遠從郊外望去，那西邊的郊外，望去晴空的高曠，飄渺的藍天，清明的秋色，江水已經淺落了，兩岸浮出坦平的沙洲，麓山已經披上滿身的紅葉了，牠站在重霧中，被耀眼的陽光映射着，在羞羞地掩面偷視着呢。他——一萍——深自懊悔，不應該那樣幻想，不應該那樣有過敏的神經，他想到昨夜的暴風，又不知吹去麓山的紅葉幾許，給遊人的感傷了，無力的太陽，要射來多少暖意，嫋嫋的西風，也吹來幾許悲涼，楓林失翠，衰草添黃，呵呀，這清新的秋風裏的太陽，呵呀，這新粧的暮雨，煊染的山光，添來多少景象，添來他和她多少的觀賞，吟話？他已經等不及遲緩的早膳了，吃了幾個麵包，便匆匆叫輛人力車到遵導女學去訪她。

「喂！會敏蘭先生，勞你的駕進去通報一聲。」

「敏蘭先生沒在家，你——貴姓？」

「姓吳。」

「呵，你是吳一萍先生嗎？她寫一封信交給你的，在這裏」……一萍拆開信來：

「一萍吾友：

我現在不知怎樣向你道歉，才能夠贖我的罪了。這只能怪命運吧，我昨晚七鐘還沒有料到的，忽然一個霹靂——家裏專人送來一封信，急如星火的要我回鄉裏去，什麼事呢，母親病了。我的心飛了，女兒的心飛了。愛友，當我今晨急切的離開省城，沒有親來要求你的允許時，千萬請你原諒呀，爲我母親的病。

並且我還，恃我們的愛的保障，要求你：在這裏流連不是無益的嗎？完全是我的緣故，犧牲了你這許多時，我實在不安。假如你能夠今天便搭晚車回武昌去，在學業上努力發揮你的聰明，那也算贖我的罪於萬一了吧。

祝早安！

敏蘭別辭

「唉」……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不測禍福』，這竟成我的讖語了……雖然，命運究竟是無力的，牠只能離開我們的形，却不能離開我們的心；我只是要求這麼一個愛我的心，只是要求這麼一個愛我的心……」他讀完了敏蘭的信，又驚又喜；驚的呢，是這次回湘的幻想，都成了泡影，回憶中只有犧牲；喜的呢，是敏蘭對的他有這樣可驚的愛，能夠安慰他。他走

出導導女學，又走到省立師範去，會桂莘，也沒會着。漸漸太陽又向西邊打斜了。

「呵，今天是雙十節，今天是國慶紀念日，我就這樣辜負此大好風光嗎？我就這樣消磨這種有意義的紀念日嗎？到麓山去消受國慶日吧！到麓山去消受國慶日吧！」

當這般的夕陽好景，他一個人走向麓山來。

(四)

小朋友，麓山去吧？你看嶽麓山上面多少的紅男綠女呀？你只要渡過水陸洲，渡過江的那岸，便會看見連畝的阡陌，層疊向岡巒了。呵，那青葱帶翠的，不是青楓峽嗎？那白色的尖塔，高聳林表的，不是蔡松坡的墓嗎？不是黃克強的墓嗎？從靈官渡一條坦平的大馬路，直達麓山之顛。沿途鬢行髮影，裙釵如雲。而雲麓宮上面的望湘亭，那是麓山最高的峯了，許多遊人於瞻仰了偉大的革命先烈之墓後，這裏就是他們休憩吃茶之所。敏蘭因為今天遊山過量的興奮和奔走，已經不勝其疲倦了，同桂莘坐在望湘亭上吃茶。她倚在他的肩膀上，唱了幾支西洋的愛情歌曲，桂莘驕傲的微笑着。

「你看吳一萍是傻不是傻，哼，他居然從武昌跑回來找你呢。」

「不要再提了，我真苦不過他的糾纏，只好假着說，我的母親有病，回鄉去了。」她說時，回眼望着桂莘媚然一笑：「你看我的方法好不好？」

「不過我們總應該感激的，要不是他的介紹，我們怎樣會認識的呢？」

「呸！感謝他的鬼！只有你們都是好人，你既然感激他，爲甚麼又欺騙他？」

「話不是這樣說，——呀，你看」

「那是誰？」

「那是吳一萍……呵呀……低聲些！」

「不要讓他看見我們了，桂莘，我怕……」

經過白鶴泉，經過蔡松坡的墓廬，經過松坡墓，黃興的墓，一萍已經走到望湘亭底下，飛來樹的古樹邊了。

——呵，那一線一線的白雲天！

——呵，那遠處點點的江帆！

——呵，那一隻一隻南飛的北雁！

「萍呆呆地望着了。他想：在這樣一個最值得紀念的雙十節，晚秋的天氣，當此「夕陽無限好」的黃昏時分，要不是敏蘭因母病回家，而結伴遊山，那末，他們一定要攜佩黃花的清芬，致祭於烈士的墓前，她一定要唱起悲壯的革命歌，來象徵死烈的偉大了；或者坐在楓峽底下，他不倦的講許多革命先烈的故事，給她聽後，她也要把那老聽不厭的西洋愛情悲劇詩，很悽然唱給他聽了。要是以麓山的秋色作背景，那末，畫家所畫出來的自是「愛神的驕傲」，決不是「暮秋的淒涼」。但是敏蘭的母親病了——他在這裏虔誠的祝福愛友的母親健康——命運如此，還說什麼呢？夕陽已經倒下西山的背景，山下的營寨裏，吹起了歸隊的軍笳，他慢慢走下山麓來。

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作於武昌大學。

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成仿吾

一

基督聖誕節也過了。那小的街大的街，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那麼，這繁華的都市，在沒入於一個夢境，一天深似一天的，那夢境的氣氛，一天濃似一天的。

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模模糊糊的建築。霧一般的青煙，和着濃濃的水蒸氣，好像一重柔軟的薄幕一般，把她輕輕的遮住了；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的霓裳，受着舞後的餘波，還在顫動不已。那些市街，好像曉霧包中的一朵鮮花，時時反射着微弱的光芒，其實她正在貪她的酣夢。

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一切的東西，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都在參加她的交響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他們一個一個的，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在這慈母的諧音中，小兒在貪他的酣夢。

松樹和幾種長青樹以外，隨便到那裏都只看見一樣的空枝，間或有兩三片枯葉，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他——一個多年的流浪人——每天踏着淒淒淒淒的枯葉，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又淒淒淒淒的跑回他住的地方，他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因為他過的是那麼單調的生活，他知道冬天去了，又是春天；夏天去了，少不得又是秋天。大自然在他眼裏，也好像不過在奉行故事，同他一般。過年這事情，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就是乘着年假，休息得幾天，有時候這幾年，年假，反使他無聊得不堪。他隨便到那裏，都只一個人。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但是他老早就

不想他們的事了。他想：我想他們的事，就有什麼好處？只落得一身的煩惱罷。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報，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開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并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麼似的。

二

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他望着市內行去，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他就跳上一條電車

坐下。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他走馬觀燈的一般，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閉着眼睛，讓電車拖着他去。

他坐到一个地方，跳下車來，望着人海裏面一擠，夢一般的，任他的兩隻腳拉着他跑。

市內的空氣，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裝飾，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引力的一般。這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不靈敏。他覺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沒有幾天，又把他都撤了。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所以這些裝飾，都好像是前幾天見過的東西，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也沒有什麼奇怪。

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那街上走路的人，光着兩隻小眼，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無數的汽車，野獸一般的，狂號怒吼，跑去跑來，光景驚心得很。電車的聲響，汽車的怪聲，腳踏車的鈴子，和人的呼號，喧擾得更不可耐。但是他只低着头往前走，倒像瞎子一般。好像這些聲音，在地球上互相消殺，他反聽不見什麼聲音。

他想過年這個事情，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但是地球的軌道，是一個橢

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十天，或竟還差幾十天，也誰知道？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們的生活，任意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還可以革新。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恰足增他們的疲倦，因為連這手段，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

三

銀白色的雪花，紛紛飛落，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有這麼一首，他念了又念：

「一個白銀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

啊 Open Secret 啲！」

那街上的雪，也慢慢的增高起來。這天已經是三十一號，街上的人更多，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像花樣一般。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在那冷空氣中半晌才能消滅。

這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外面通是漆黑的，只見

無數的電燈，好像一羣的小星一樣，一個個在放他們球狀的輻射線。他們的光波一伏一起，好像可以指點得出。

他同住的幾個朋友——都與他大同小異的——約他那晚大家守歲。他們預備了幾瓶酒，幾碟菜，圍着幾個小火盆，一面閑談，一面嗑酒。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也有追憶過去的事情了，但他們談話的中心，總離不了過年的事。有的說他去年怎麼樣過年，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但是他們這些話，又每不期然而然的，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喜；過了年後，一直到元宵，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以及種種瑣碎的事，每年到那一天晚上，他們說了又說的事，都好像有把他們全體的注意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牠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愈不可耐。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都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他們自己都能知道。就有勸人喝酒的人，就有插些笑話來岔轉他們的話頭的，但是這種種的努力與手段，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解釋起來，這些手段用得太多勉強的時，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與因為無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滅的悲哀。

他們幾隻眼睛，眼光光地所守着的那座小鐘，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他們話也不說了。他們都眼光光地注視那個長針，看他一步步的移，聽他一聲聲的響，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

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兩分了，一分了。隔壁的一座大鐘，鐵塔鐵塔的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在那裏響。那屋子裏的空氣緊張到十二分了。誰也不敢作一聲。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她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音響。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把耳朵豎起，把頭偏向那一邊，好像怕聽說了什麼似的。

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他仍依他的老調子，鐵塔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把他們的耳朵解放了。但是他們的眼睛，有的好像在說：「去了！去了！」有的好像在說：「來了！來了！」

四

初一倒是好天氣。他侵早起來，吃了照例的早飯後，獨自一個人，望着那用白銀蓋好了

的平原行去。他前回過年也是那麼樣的，因為他沒有什麼地方去拜年。他想起前回的正月初一，他如何也在那裏散步；他如何看見幾個小孩在放風箏兒；如何遠遠的那條小路上，七八個人的葬列，慢慢的前往；如何那些人都只埋着頭，跟着那抬靈柩的跑，聲息都無；那邊的小孩們却在高呼狂笑。他看見幾個小孩兒，又在那裏放風箏。他們在雪裏面亂跑。閑着手的，有的在丟雪球兒玩，有的把雪拿來打成了一匹胖狗。這些小藝術家在批評他們的創造物哩！

那些街上，都沒有幾個人行走。到處都是靜悄悄的，倒像暴雨狂風過去了後的光景。他看見了一行行的街樹，空着在那裏站班。他從前在那人的河流裏面漂流的時候，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們一般。對着他來的電車，遠遠的早就聽見。那些野獸一般的汽車，去得遠了，還能聽見牠們在那裏狂哮，那街上是這般沉靜。

前幾天那麼忙碌，這一天却那麼清閑，他真不解，一些人爲的什麼那麼樣忙，現在又都到那裏去了。許多的商店，早把牠們的鋪門關起來了。間或吃醉了的人，東倒西歪的，在那裏一個人說什麼。他想：或者他們關着門在家裏喝酒去了罷，但是他不信這就是他們前幾天

那麼忙碌的目的

到了夜間，那街上更加清靜起來了。遠遠的看去，只見一路上的街燈，在閃着他們微弱的光芒，照着那些冷清清的裝飾。幾個走路的人，好像都知道暴風雨已經去得遠了，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一般，一步步的在那裏走，有時浴着燈光，有時沒在樹陰裏。

五

這一天是初三，那些街上，比前兩天活潑得多了。在街上行禮的人，差不多也沒有了。只是那些裝飾，飽受着冬天的冷風，還在那裏一陣陣的顫動。

他跑到一個公園裏，那裏的人，倒比平素還多。許多的小孩子，前前後後的，跟着他們同來的大人，你呼我應的，在那裏有說有笑。他們都穿着最新的時裝。一個個紅着臉，跑去跑來，倒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展覽會，熱鬧到十分。

那些樹都是空着枝，在那青色的濕的空氣中，時常把頭兒搖擺幾下，好像是在說：陽春還沒有歸來。一池黃綠色的水，在吹起他的漣漪。幾個金魚，在爭那些小孩子給他們的東西，時常耀着他們赤的鱗甲。用他們的尾在水上劃幾個弧狀的波，又慢慢地沉下水去，急得那

些小孩子趕快又丟東西。

那全市街漸漸的由懶惰醒來了。這天已經是初八，他的事情又忙起來了。他仍和從前一個樣，侵早坐電車到市內去，晚上又從那電車的終點，一步一步的走回他住的地方；休息了一晚又到市內去，晚上又跑回來。一天去了，兩天去了，一個月去了，兩個月去了。這樣的生
活還要過幾多時，那只有上帝知道。

一九二一，四，二一，改作。

——流淚——

春光不是她的了

葉紹鈞

瑞芝十六歲的一年上，就嫁給沈進之爲妻。婚約是早經父母給她定下來的，可是他們不及看她履行這婚約就相繼去世了。她卽由叔父撫養，直到十六歲一天，叔母向叔父說：「瑞芝長得這麼大了，合該做人家的媳婦了。你何不去問問沈家，探探他們的意思。」叔父想這也不錯，就去找進之的父親。進之的父親聽說媳婦兒長得大了，突然起一種強盛的希望，答說：「就在今年，一準娶過來；我就得去找陰陽先生。」於是瑞芝竟然在這年上做新娘了。

她同千千萬萬的新娘一個樣子，相信出嫁是女人生活的法門，猶之男人必須去找一個職業，作爲生活的法門。假若有個好事的人去問千千萬萬的新娘：「你們爲什麼要嫁人？」她們必將齊聲答說：「我們要喫，要穿，要住，總之要生活，所以要嫁人。」如其考問到瑞芝，她的答案當然莫能外此。現在她既已做了新娘，不能不說已經達到了願望。

在進之呢，覺得這結婚生活頗不差；在房間裏，在牀席上，常有個小伴伴着；而且，她異於

一切的小伴，那種柔膩的滋味，簡直把他全身都麻醉了。當他將要到學校裏去時，手帕摺疊得方方的，又潔白，又平貼；衣服才經穿上，她就前來扣鈕扣，理襟袖。在學校裏住了一個星期回到家時，迎面就是一把又熱又香的手巾；接着她就代他解外衣，換拖鞋，他覺得這些都是以前不會有過的，中間也含着不少的情趣。

十年過去了；一切很少變動。要算進之的父親的去世是一件重大的事；他當初的強盛的希望終於沒有實現，直到臨命終時，有氣沒息地說了一聲「我沒有看見……」便絕氣了。其次，進之改到遠處地方去讀書，已經四年了；每年暑假，回家住下兩個多月，此外全是旅行的生活；這也可說是小小的變遷。至於瑞芝，少女的光輝消散幾盡了，臉上漸顯得乾黃暗淡，手指也沒有從前那樣軟滑了；然而她還是個她，生活還是年來的生活，未必能爲了這些，就說她起了什麼變化。

這幾年來，瑞芝從進之那裏聽到了好些外面的新鮮的事情，聽聽很有趣，但又覺得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正同小孩子聽講仙人躲在鞋子裏，魔王搬運房屋到山上去一樣的情況。她尤感興趣的是以下的一些話：「女學生穿着露臂的上衣，風吹飄

飄的裙子，在公園裏，在會場裏，隨意談笑，隨意顧盼，聚攏來就是唱一支歌，跳一回舞。她們沒有男女的界限，與女的固然做朋友，就是男的，也一樣與他們做朋友。常常有一個男的與一個女的，起初是朋友，後來情意密切，相互了解，幾乎同心一體。這就是所謂戀愛了。這時候彼此不必去問誰，兩個人就住在一起，叫做共同生活。歡喜熱鬧一點的，就邀集了男男女女許多朋友，請他們喫一頓飯，或者開一個茶會，把兩個人共同生活的事情告訴他們。賓客們聽了，一定拍手歡呼，接着便多方地引逗男女兩個自述戀愛初期的趣史。你想，這種以戀愛爲根基的結婚不是最正當最適宜的麼？又常常有夫妻兩個，起初是相好的，後來彼此有什麼不對勁了，或者中間的一個另外有了戀人了，就提出意見，商議彼此分開；結果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絲沒有牽纏；這就叫做離婚。本來什麼事情是這樣的，心不在焉，定要勉強牽住，是最不痛快的辦法。像這樣尊重各人的自由，不肯扮起假臉愛一個已經不愛的人，也不要對方勉強愛一個已經不愛他的人，豈不是再乾脆再直爽也沒有的了？又女人也同男人一樣，到外面去擔任一種業務，自己賺錢自己用。如充當教師等事情，你是知道的，她們不獨充當教師，也有任商店的店員的，也有任銀行行員的，也有任書局的編輯員的，也有任報

館的辦事人的總之，現在的時代，女人與男人並肩齊頂了……」

瑞芝聽了這一些話，除感得興趣外，不免含着笑意，以並不堅持的態度反駁進之說，「結婚這樣地容易，給人家傳開去，不是笑話麼？」

「容易！」進之連忙矯正她的謬誤，「從戀愛的途徑達到結婚，正不是容易的事情呢！惟有由父母作主，他們一答應，婚姻就判定了，才真是容易。至於人家笑話，那是絕對沒有的一件事；你不聽我說賓客們都拍手歡呼麼？」

瑞芝總還覺得這樣太容易，是可訕笑的事情；然而再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便換一端說，「你所說的離婚，總該是太沒有道理，引人家非笑的了。並且，離了婚的女人又怎麼辦呢？」

「這是陳舊的思想！」進之彷彿教士說教的態度，又熱心又沈着地說，「硬要不相愛的兩個人牽在一起，才沒有道理，才真是可笑！現在一般頭腦清楚的人，對於離婚這件事情都表示贊同了，如其兩個人已經不相愛的話。至於離了婚的女人，或者再去同別人結婚，或者不結婚，正如離了婚的男人一樣，那是沒有問題的。」

瑞芝不很費力地想了一想，覺得想不通的地方頗多；反正是隨便談談，不定要辯到個

彼此意見一致，况兼要辯也說不出什麼來了，便略略點頭道：「哦，原來外間的情形是這樣了。」

這些家常的談話，在瑞芝雖見得新鮮離奇，然而總說不上是這幾年來的什麼變動。

二

這年上五月的下旬，進之從遠處地方回來了；他帶回一切從前帶出去的東西，僱了三個苦力挑着，自己還一手提着一大包的書冊，一手抱着一個梵亞鈴的箱子；因為這一期他畢業了，下半年就事並不在那個地方。

瑞芝見着他，心裏自然歡喜；但依照往年的習慣，久別初見，不好意思太親密了，便把這歡喜強壓下去，只賸餘淡淡的一笑。隨後就舀出一盆熱水來，絞起一把手巾遞給他，說：「天氣這樣熱，先用一把手巾罷。」

「謝謝你，」進之很謙恭地接了，然後一隻手把眼鏡脫下來。

瑞芝突然感覺一種異樣的况味，彷彿吹來一陣尖風，肢體都有點兒冷意，又彷彿喫了過量的難於消化的東西，胸頭有點兒悶悶；因為「謝謝你」的話，他向來不大說的，尤其這

樣的聲調，親密的意思含得少，客氣的情味含得多，是第一遭聽見。她很小心地重行把進之打量，是不是受熱太厲害了，以致神思昏迷，錯認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客氣的人。然而這個揣想並不能成立，他揩了一把臉，就在面盆裏搓手巾，預備絞第二把，眼睛直望着她，放出清醒的光，嘴唇是正常的鮮紅色。這怎麼會是受熱昏迷呢？她覺得他這眼光有點可怕，便把自己的眼光移開了；本來要想問的喫了中飯沒有，路上辛苦不辛苦那些話兒，早已藏躲得不敢出頭了。

進之確乎有點兒異樣，他自己也靈敏地感到了。往年趕回家裏，一進大門，就有這麼一種感覺，彷彿心頭一鬆，又彷彿突然掉落，正掉在一個又鬆又軟的包圍裏。現在却不然，正同跨進了旅館的門，所有對於前途的經營，對於一切的防護，都足使心兒不得甯貼，因而促進血流的速。他放下手巾時，就去理帶回的東西，解了這個籃子取出一些來，又打開那個箱子取出一些來，顯然是沒有定心的神態。

瑞芝站在旁邊，呆呆地，料不出這是個什麼朕兆；又模糊地想，這或者是個不大可愛的夢兒罷，兩手頗想舉起來給他幫忙，但似乎被無形的索子拘束住了。

「瑞芝！」進之放下一個從箱子裏取出來的小鏡架（金的匡子，雕鏤得極工細，中間是一個女人的相片，）坐定下來，注視着瑞芝，「我要給你講一句話。」

「什麼？」瑞芝胸頭惴惴然了，眼睛瞪視着，含有恐怖的神色，彷彿預料不幸的事情馬上要臨了。

「第一要關照你，你聽了我的話不用傷心。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他按着自己的額角，）想出我的話是不錯的。」

「什麼？」她再沒有着實詢問的氣力，只是喉間低低地這麼一轉氣罷了；她的鼻上滿綴着汗珠子，眼角隱隱有點兒潮意。

「我不是曾經給你講過，結婚應該把戀愛做根基麼？沒有戀愛的結婚就是牢獄，活活的一男一女就是倒楣的囚徒。不幸我和你都早生了幾年，我們的父母沒有明白這等道理，就把我們送進牢獄裏來了。試想我們兩個會不會有過真實的戀愛？老實說，我並沒有切實地愛過你；反過來，你又何嘗切實地愛過我！」

聽到這一句，瑞芝忍耐不住了；振緊的嘴唇給一腔冤氣衝開，隨即伏在桌上，嗚咽着。她

攏攏統統想起十年來的經過，十年來對於進之的操心勞力，結果只落得一句「你又何嘗切實地愛過我。」除了付之一哭，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早關照你不用傷心，你且聽我的話。」進之整一整衣襟，他的語調彷彿小學教師的訓誥，很和善但又含有嚴肅的意味。「我說我們不相愛並不是捏造的；再進一步想，是相愛的總該彼此了解彼此的心情，試問你能了解我的心情麼？」

她嗚咽得越發劇烈了，却並不去想能不能了解的問題。

「唔，」他略微感得麻煩的樣子，「話還沒有聽完，先是哭，算什麼呢！」他站起來，拍着瑞芝的肩膀，「我給你說，喫了苦的總想排除，入了牢獄的總想脫出，過去的時光不要去管牠了，未來的時光自己還作得來主，我們趕快挽救自己罷！像我們這樣沒有戀愛作根據的結婚生活，實在是當初錯的，維持下去，我既無聊，你也乏味，敷衍敷衍做夫做妻，還有什麼意思？不會相愛的本不當結婚，現在已經明白了這一層了：我們商量離婚罷！」

瑞芝才放聲大哭起來。驚動了十五歲的侍女阿荷，偷偷地從廚房裏跑出來看，但是看不出什麼情節。她見主婦的哭委實傷心，頗想上前去勸慰，只因主人還是初見，怪不好意思。

的，便站住了，一手搭在門上。

這真是晴天的一個迅雷！離婚等的話語，在瑞芝以爲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那里料到就會降在自己的身上，就會降在現刻的自己的身上呢！她真同中了迅雷一樣，不能思想，只是號咷大哭。

「不要這麼女人的見解，」他略略推動她的身軀，「動不動就是哭個不休。我說這個話並不只爲着一己，也爲着你；你不是也被陷在結婚的牢獄裏麼？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想出我的話是不錯的！」

這些話對於瑞芝實在太疏遠了，教她有腦筋也沒有方法去用；況兼她正哭着，連能用不能用的不想去試一試。她的身軀晃晃然了，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在那里旋轉。

「我的意思是這樣，」他說得特別徐緩，特別着實，因爲後面提示的是具體的辦法，「你當心聽着！我們兩個從此離婚，把夫妻的關係取銷了。但我們認識了十年，從沒有什麼惡感，可以說是很好的朋友。朋友有相助的義務，現在我請你去念書，教你學得一些自立的知識技藝。你要知道自立是最可貴的事情，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比什麼都快樂呢！」

「那麼，你呢？」她嗚嗚地問。

阿荷這才尋到了一些線索，她想原來主婦不肯去念書，主人責備她，所以哭了；她又想學堂裏真好玩呢，主婦偏偏不肯去，實在有點傻；一壁想着，一壁調換一隻手，依舊搭在門環上。

「我麼？」進之微笑，略帶滑稽的意味，「我同你一樣，也還是一個我。下半年就事的地，萬弄妥了，我就做我的事務去。」接着問，「到底你的意思怎樣？」

「全是夢話！那有這麼隨便！」她抽咽得幾乎透不過氣來，這些語音都是間歇地送出來的。

「倒並非夢話，我已同人家商量過，而且人家也贊成我的意思了。你的叔叔，他不是有點守舊的麼？我給他寫了好幾回信，把結婚必須以戀愛為根據的意思告訴他，他慢慢地明白過來，最近給我的回信說，『這一樁確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便參與。』他對於教你去念書的辦法，尤其稱讚我的周妥，你想他……」

瑞芝似乎恍忽地向下一掉，掉在深深的一口井裏，更莫想等到一個救援的人。她只有

拚命地哭，不自主地震動着肢體；進之再說些什麼，她是完全模糊了。

三

這時候已交深秋，下午的功課完畢了，課堂裏就顯得黯然，一眨眼黑暗便將掩罩下來了。瑞芝一個人靠着窗沿，俯視牆下種着的幾株秋葵，花兒都焦萎了，爪形的葉子當風而舞，搖搖地，頗有支持不下的意思。風從對牆反吹過來，她感得一陣寒冷，便回到自己的位次上坐下，一手支着額頰。

後面宿舍中送來零零碎碎的笑語聲，還夾着幾曲洞簫，這見得同學們正恣情遊息，調劑她們終日的辛勤呢。

自從進之到家那一天，瑞芝表示了離婚的意思之後，不到五天，瑞芝的叔父來了。他也發出嶄新的論調，說從前那種結婚方法真不行，必須以相愛爲根基才有意思；又說進之的話很不錯，這由於他的識見素高，所以會有這個大覺悟。他又勸瑞芝依着進之的話去念書；他說，現在的時代，念書是第一要事，女子也要念書，念了書不愁沒飯喫；從前瑞芝不會去進學校是失著，然而現在去進還不嫌遲。

瑞芝實在也說不出理由來，爲什麼不應該離婚，她只感得滿胸滿腔都填塞着不願意，但是，進之這麼說了，叔父也這麼說了，不是命中注定了麼？經進之再三地婉言批導，更經過好多場的哭泣，終於決斷地說：「那麼，我就去念書罷！」說着，一把尖刀似的悲痛直刺心頭，不由得又放聲大哭，倒伏在桌上。

學校裏假滿開學，瑞芝便被送進來了。教師看她認識幾百個字，簡單的字也可以寫幾個，年紀又這麼大了，便把她編入補習班肄業，相當於高小一二年級的程度。

消息真是生着翅膀的，牠跟着瑞芝飛到學校裏來了。於是大大小小的學生就得了新鮮的資料。

「是這一個；年紀這麼大了，簡直是個母親。」

「看她黃瘦的臉兒，大大的眼腔，說不定時時刻刻會哭的，真是一副苦命相。」

「結婚十年了，丈夫忽然同她離婚，究竟是擔當不起的悲苦。」

「她沒有知識呢。沒有知識，丈夫自然不要她了。」

這一類細細碎碎的話兒，瑞芝時時聽得半句或是三四個語音，斷然不疑他知道是指

自己了。但是除了只做沒有聽見又有什麼辦法呢！兩三個同學走近身邊時，她們這麼相互地擠一擠眼，努一努嘴，喉間發出鄙夷不屑的聲氣「嚇」或是「噓」她們岸然走過去了。

她想自己身上滿印着恥辱的標記，什麼地方總退後一步，該多少有點好處。於是人家叢集的地方，她獨避開得遠遠，同學們都在宿舍中取樂，她便在空空的課室裏默着；非至不得已時，決不向同學們開口說話。接觸不多，相好一點的同伴也就沒有一個；但是，這個對於她却不見十分難堪，原來她一向圈禁在沒伴的家庭裏，喜羣的天性早已被遏抑得沒有蹤影了。

這天傍晚，她獨坐課室中，正在思索一個切心的問題。這已經思索了好幾天了，只是虛不起一些果斷的勇氣，不能便依着做去。

自從離開家庭，來到學校，她漸漸地感到生活確然有倚賴與自立的分別。她見算學教師李女士，家裏頗有一點錢，但她並不依靠家裏，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之外，還幫助一個舊學生去進大學校念書。她又見當舍監的楊太太，她的丈夫在縣裏當一個科員，三個兒子全在中學校裏了，却還要出來擔任這學校裏的職務，彷彿非此不可的樣子。她們都極有興趣，

教書管事，閒時和同學們隨便談話，沒有一刻不是快活起勁的。這些情形促起了瑞芝追求的念頭，「她們不是很舒服的麼？爲什麼不愛舒服，偏要出來當教員？」她想起了自己的往事了，「像從前那樣的生活，究竟能不能稱爲舒服？喫是不愁的，穿是不愁的，一切使用也大概備具，當然不能說不舒服了。但是，做的是瑣瑣屑屑的事，大半又是爲他做的；他高興了，方才前來談幾句話，否則只有眼看他坐着做功課，出門望朋友；後來幾年他到外邊去念書了，一去就是一整年，來信是請別人代念的，只是稀稀疏疏的幾句平常話；他曾說什麼被送進牢獄，這個話也不錯，像這樣，不就是不帶鍊不上鎖的坐監麼？」接着她再向底裏想進去，（突然的變故與深刻的悲哀使她化成神經質的氣分了，）「我爲什麼要去坐這個監？假若不坐，又將怎樣呢？——還不是要換得個不愁喫，不愁穿，才去坐這個監麼！假若不坐，就什麼也沒有，簡直不能活命。定要坐了監才得活命，雖然一切都不愁，到底算不得舒服。這就可知道李女士、楊太太時常快活的原由了；她們不在牢監裏過活，她們做有道理的事務，她們喫自己的，穿自己的；什麼拘束也沒有，什麼人都不依賴，還不該高高興興地做一世人麼？啊，他們說的自立最可貴，確實是有意思！確實是有意思！」她想到這裏，對於離婚的事情便彷彿

解鬆了好幾道切心的繩索，却又引起了一腔強烈的悔恨；恨當初父母不會給她一點自立的知識技能，恨十年來的光陰如癡如夢地白白消費了，又恨學校裏的功課不能夠一口氣吞了下去。結果是連忙翻出教科書來很命地看一會，念一會；如其半夜醒來時想起了，便默默背誦那書中的語句。

隨附這些思慮而起的疑問是這樣，「現在來此念書，一切還靠着他的資助，這是該不該的？」她看不起自己了，覺得這新印上的恥辱的標記，比較舊的更見深刻，更是不可磨滅。「從前依靠他，總算彼此有點兒關係；現在關係都沒有了，却還受他的施與，這算什麼呢！惟有奴僕，惟有奴僕，主人用不到他了，便給他一點賞錢，教他走路！難道真是下賤的種子，起先做了囚犯，接着還要做奴僕麼！太糊塗了，太不聰明了，竟弄成這麼一個大錯誤！」

於是一方面狠命做功課，一方面對於做功課這件事抱着異樣的不安；念一句書，寫一個字，都在使用着主人遣散的賞錢，也就在繼續地表露所受的恥辱。假如有什麼方法，能夠把這一層恥辱洗淨了，她覺得其外的冤抑也就不足數了。醒時念着，夢裏也念着的，聽聽教師的講授，忽地又兜上心來的，無非是這一樁。

她應該讚賞自己的聰明，居然想出了一個方法；如其辦得到時，誰都不必去依賴，可以定心安神地在這裏念書。但是她不能預料必定成功。向來不會同人家辦過交涉，又不知是容易還是麻煩的。假若交涉無效，徒然留下一個話柄，依靠他人的恥辱還是洗滅不掉。因此，就不敢輕易進行，只在心頭一回兩回地盤算。可是想到了自己現任的地位，想到了無名目地依靠，尤可卑鄙，又覺這唯一的新路徑非得立刻冒着險去探試一下不可。但是又惴惴地不敢就拔足前進。她陷在這遲疑的境界中已經好幾天了。

她凝想了一會，突然站立起來，堅決地自語道：「不要這麼沒有膽量！從今以後，是靠着本領同膽量過活的日子了！」她越想越覺得現任的地位太過難堪，欲求解免，只有進行這想到的一個法門。雖然成不成未可斷定，但姑且一試，總比耐着不試多一點兒希望。「進行罷！進行罷！什麼不成功，什麼落個話柄，全是沒有的事，又何用去想着牠們！前途有的是快慰，有的是成功。」忽然表現多血質的氣分，在她已往的歷史中，恐怕是沒有先例的。

這時候天已暗下來了，窗外的粉牆蒙着灰色，室內更是朦朧，却似乎比平時廣大許多，因而見得空虛。若斷復續的鴉聲「呀～～呀～～」又低又慢，顯然是一種不大高興或

是沒有氣力的聲調；然而牠們完畢了一天的工作了。

樓梯上有人上來了，走到課堂外面的走廊了。瑞芝聽慣了這個人的步調，輕輕的，却又緊促的，不用尋思，立刻知道是算學教師李女士。待她走到課堂門首，一個可愛的人影兒呈現於眼前時，便輕咳着，隨說道，「李先生，我在這裏。」

「是誰？」李女士走進課堂，定睛端相，「原來是瑞芝。你一個人在這裏麼？」

「是一個人，」瑞芝迎上去，與李女士相對立着。

「你來幫同我尋一尋罷。」李女士拉着瑞芝的手，輕快的笑聲便送出來了，「你想想，也算得糊塗了；一疊的算草，是用銅釘釘着的，剛才看看，却少了一張第五張。找來找去，找不到，疑心掉在教桌的抽屜裏了。但是天暗下來了，我們只好瞎摸。」說着，又是幾聲輕快的笑。

「我想起來了，」李女士忽把瑞芝的手捏得緊一點，意思是止住她的走開，（她本想去開教桌的抽屜了。）「一向想給你說，總被旁的事情岔開了，現在正是個機會。你自從來了以後，常是默默地不同人家在一起，這是不大好的，我很想勸勸你。我們的興趣全在乎有許多同伴，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取樂，就覺得一天天都是甜的，倘若不聲不響，孤孤單單，不

用說生趣是索然了，就是影響到身體的弊害也不在少處。學校裏有的是同學和教師，你何妨從中選擇，看有性情相投，趣味相同的，你就自認爲她們的朋友。你既自認爲她們的朋友，她們當然也認你爲朋友。你就再也不用這個時候獨居在這里了。你聽，她們在那邊何等熱鬧！（宿舍中正送出一陣歌聲，和着洞簫，還有人擊掌按着節拍。）我希望你也加入她們的羣裏，不要躲來躲去只是默想。」昏暗中看不出她面部的表情是怎樣，但聽她的語調，瑞芝如聞慈母的體貼撫慰，眼淚幾乎偷跑出來了。

「是，我要依着先生的話，」瑞芝輕聲回答；同時同學們對於她的那種態度浮現於眼前，禁不住一滴滴熱淚掉下來了。忽而猛醒似地想，「這是個進行的機會，再不要錯過了！」便把眼淚忍住，私幸在暗中，不會給李女士看見；隨即故作鎮靜地說，「我要向先生們請求一件事，不知能不能現在給先生說了？」

「什麼事情？」李女士感得興趣，出之以誘導的聲調。「你現在給我說了，我可以同諸位先生商量。」

「我以前的經歷，我爲什麼到這里來念書，雖不會明白講述過，先生們一定知道的

了。」她覺得有點兒氣促，深長地透了一口氣，續說：「這些我都不怨，所以也沒有什麼難過。只有一點，現在想想是我的大錯失，我負着這一個大錯失，彷彿繩索纏着身體，尖刀刺着心頭，不論醒時夢裏，無非是痛苦的時刻。就是我不應該受了從前的丈夫的幫助，來到這里念書。這在他原是好事，讓我學得一點本領好過活。但在我算是什麼呢！我用什麼名目可以受他的幫助！我想，離婚並不是恥辱，惟有這一點才真是恥辱呢！」

李女士很受感動，默不作聲；又一手也去捏着瑞芝的手，就成合捧的姿勢。

「我想請求先生們給我擔任學校裏的雜務，整理東西也好，灑掃各處也好，只要能夠做的都願意做；同時讓我做個特別的免費生。如蒙先生們許可，我總算把自己的勞力幫助自己，我總算洗脫了很深的恥辱，從此便一心一意求學，再也不默默地獨想了。」她的感情盛極了，禁不住又滴下淚來。

「這一定辦得到，我想諸位先生沒有不贊同你的見解的。」李女士默嘆着說。她來找東西却找到了意外的珍寶，頗感到一種探險成功者的慰悅。

一個月之後，進之託人送零用錢來時，瑞芝回答那個人說：「謝謝你，請你把這個錢帶

回給沈先生罷。再請你轉致一聲，以後也不用送錢來了。」

四

六年又過去了。

這時候瑞芝已經讀完了中學的功課，離開學校，在一家書局裏擔任書記的事務了。每天早上八點鐘，她就到局辦事；除了吃飯喝水而外，不停手地寫寫寫直到午後五點鐘方才停筆，回到她的寓所。寓所是租的人家的一間樓面。一個榻，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兩個箱子，是她僅有的財產。桌子上，一架橢圓形的鏡子，鏡框上鍍着的鏤不知那里去了，顯出花花斑斑的鏽痕。旁邊一個長方的硯臺，一隻天青色的水盂，寂寞地並排供着。——再沒有旁的東西了。有時從稀疏的窗縫中吹進些煤灰來，有像米粒大，有像黃豆大，掉在桌子上，就此陳設着，也算破破簡單的空氣。牆上掛一幅水彩畫，是一個同學送給她的，（她在校後的兩年居然有朋友了，向來揶揄她的同學們也把她忘記了；）畫的是西湖的湖心亭。此外有墨筆寫的大字王宇，鉛筆寫的歪歪斜斜大大小小的亞刺伯數目字，是從前住在這裏的孩子們的書法成績。

當她進了書局，第一次領到薪水時，感得莫可名狀的快適。錢放入衣袋裏了，一手在外面接着，禁不住想道：「是第一次！是努力的代價！幾年來希望着的自立生活開始了！住自己的，吃自己的，穿自己的，我也得嘗嘗這快樂的滋味了！」於是那隻手按得更緊一點。回到寓所裏計算一下之後，除開一月的費用，還多好幾塊錢。就買了一件羊毛衫送給黎女士，——就是牆上那幅水彩畫的作者。

但是，領了好幾回薪水以後，感覺也就平淡了。這本是分內的獲得，正同凡是生人總能吸到空氣一樣，又有什麼可喜呢！同時她却別有新鮮的感覺，是前此不會有過的。在書局的時間，低下頭來儘是寫寫寫，倒也沒有什麼。可是在到局或回寓的途中，這種新感覺就輕輕扣她的心門了。「一回一回進局去，又一回一回出局來，天天總是這一套，算什麼呢？明知不要這樣就等於拒絕獲得，辦不到的；但是有了這一些些的獲得，就一切都了麼？」這樣想時，她的步子就改得懶懶地了。至於獨在寓所裏，看夕陽戀着牆頭，或者見那月兒若有若無，意窺覷着她的當兒，這種新感覺竟老實不客氣闖進她的心裏去了。她彷彿覺得掉落在無邊的空虛裏，儘掉儘掉，只是碰不到一點實在的質地，所以無從靠一靠身體，甚至無從點一

點脚；又彷彿在無邊的黑暗中航行，不知道將要達到什麼地方去，還是將永遠達不到什麼地方，終於是這樣盲目的航行。她回想幾年來的學校生活，那種味道真好，功課是天天新鮮的；看一歇書，散一會步，都是有意思的；對於明天，對於後天，都覺得可愛，因為希望在那里不絕地閃耀牠的光輝。但是現在，現在全變了！工作既這樣死板，前途又暗得漆黑，越是想辨辨嘗到的滋味，越見得淡到白開水一般。她不免戀戀於過去了；假若能夠回到那如夢如仙的學生時代去，她再不願意離開了。然而怎麼能夠呢？於是悵然凝視，幾乎忘了身在那里；直到天黑下來了，或者月兒跑開了，或者樓下的孩子突然哭了，才覺醒過來，重又記起有個自己。她最相好的朋友是黎女士。同在學校裏的時候，自然時常在一起。及到了學校，黎去當人家的家庭教師。彼此事務完畢，不是瑞芝到黎的家裏去，就是黎到瑞芝的寓裏來，談談個，說那個，有時也許默然相對，總覺得十分安適。直到夜色深了，一個才辭別回去，也有好幾次就此住下了。但是，慢慢地，一種新的情感滲入黎的心裏，不由她不同瑞芝疏淡一點。瑞芝去看她，先已出去了；或者在寓裏等她，却等了個空。這等事情幾乎疊連地發生。這個給與瑞芝強烈的激刺，彷彿突然一交，震盪得心胸中空洞難熬。所謂新鮮的感覺，大概就從這個上

邊萌生了。

黎到那里去了呢，瑞芝是知道的；不願意她去是當然的事，但又很能原諒她。她們常常談起以下這些話：

黎說，「這中間有性質上的不同；有了他，我們的感情就會改淡，那是沒有的事。」她總是嚴正地申誓的態度，自然也含着不少的體貼安慰的情調。

「不會改淡麼？看實況就是了，也不用空口去說牠。」瑞芝總是悻悻的神色，表示反對的。可是她又常常轉過來說，「但是，我願你不要爲了我，便把整個的心留下一部分來，才去對他。相愛須要整個的心；這一層，我相信到二十四分，——現在我真相信了。你要把我忘記得乾乾淨淨，整個的心，全付與他。這樣，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快感。」她悲苦地說着，有時就滲出淚滴來。

「你又來了，」黎呈露處女的嬌羞，捧着瑞芝的臉，或者抱住她的臂膊，「這值得什麼傷心！你記着，我是你的朋友，我永遠是你的朋友。」

黎雖然有這樣的話，但是瑞芝因寂寞無伴的悲苦而感到前途的空虛與暗昧，却是明

白顯著的事實

這一天是黎的婚期，改從新的禮俗，只由兩新人邀請一些至好的親友，開個茶會。瑞芝當然是被邀請的。然而她決意不去，是結婚，是黎的結婚，她怎麼擔當得住呢！可是早一天黎親自來勸駕了，「說明天沒有你，我就減損了一半的快樂，這婚禮也要消失了一半的光輝。你愛我，應該爲着我屈一屈駕。」明天才過午刻，便派馬車到書局裏來迎接。這教瑞芝沒法推委了，只得告了半天的假，乘着馬車逕去。

這茶會借人家的別墅裏舉行。那個別墅並不寬大，却頗有結構。荷葉新生的池沼抱着一個軒闊的水閣。對面是一帶假山，並不瑣瑣碎碎地疊着一些湖石，只把石頭適當地堆砌在土阜上，又錯落地種植些竹樹，很能得真山的姿致。山下沿池一列碧桃樹，正燃燒似地開着絢紅的花。水閣的後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盡處幾十棵高樹，望去深陰濃綠，彷彿秘藏着無窮的幽境。

天氣很和暖；陽光異樣地輝耀；濃綠的彩色聯成一片，閃現青春的生意。不論是誰，在這麼一個境界中，總會感到生命須得愛力來潤澤這個意思，以及一種微醉薄倦似的春感。

水閣中鼓掌聲揚起來了。

黎同她的新郎並肩站着，齊向賓客們深深點頭，臉上都浮着甜美的笑意。黎穿的是一色淡湖色的衣裙，裁剪得頗寬大，風從池上送來，衣襟裙圍飄飄吹舉，顯出軀體的自然的美。新郎穿着淺灰的春服，軀幹較黎高一點，姿態正直，鼻子很高，眼睛射出英銳的光。正是個健全青年的模型。

鼓掌聲歇，賓客們的祝賀語開始了。有的說他們從戀愛而進於結婚，乃是一種理想的實現，足以紀念的價值，應不亞於事業的成功與品物的發明。有的說他們各擅戀愛的藝術，一搵手，一對笑，都是至高無上的創作品。今天所紀念的在於更進一步，從此以後，他們將愈益努力，產出更豐富更妙美的創作品呢。一個淡紅衣的女郎含嬌帶羞地站起來說，「我們客人的祝賀語也說得夠了。你們兩位受了我們的禮物，該有點兒回贈。我們所要求的回贈是你們以前的『浪漫』，兩個都要講，誰也不能抵賴。講罷，講罷，我們聽！」她的臉漸漸泛紅，而且延到頸際了，熱情的增盛使她再站不住，便跌倒似地坐下來，伴閉着眼睛，把頭側枕在她同伴的青年的肩上。

一陣的掌聲又爆發似地揚起來；中間夾着「浪漫司……浪漫司……講……講……都要講！」全是愆愆的聲音。

水閣中忽然沉寂，衆人都疑心靜待浪漫司的開端。四圍繁碎的鳥語覺得清明起來了。——沒有什麼可講。」黎極柔軟地說，眼光斜睨着新郎。

「不能的……不能的……總得講一講……一小節也好！」又是一陣的愆愆。坐在新郎旁邊的一個客人就把新郎亦扶亦抱地推起來；衆人又鼓着掌響應着。

新郎知道推委是不成的了，便略略鞠躬說，「我來講，我們的浪漫司是這樣的：她愛我，我愛她。」說罷，便脫逃似地坐下，上排的牙齒嚙着下唇，把笑來忍住。

賓客們感得一種滑稽的趣味，禁不住哄然笑出來；但也感得不滿足，便隨口嚷着「那有這麼空的……那有這麼短的！」

出其不意，黎自動地站起來了；一手掠着鬢髮，一手輕按桌子，說，「我也來講了罷，我愛他，他愛我；這就是我們的浪漫司。」她很輕快地坐下，低下頭來避人家的笑眼，便教人家全見她一頭的美髮。

這把滑稽的趣味增得濃些，衆人又哈哈地笑起來。

「抄襲的，不算數！抄襲……」零零星星的玩戲的攻擊不知從那幾個笑着的人的口裏發出來。

剛才要求他們講浪漫司的淡紅衣的女郎又發言了，她舉起一隻手招動着，「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抄襲；乃是兩個人一個心，一個心自然想出同樣的意思來。」她說着，略帶驕傲的神色環看衆賓，彷彿一顆明星在羣星中間閃耀。

衆人覺得這話有妙趣，又是輕輕爽快的一陣鼓掌。

全座的人都快樂，都如喝着青春之酒，淪肌浹髓全是愛的生意；他們這麼無心地鼓掌，恣情地笑，這樣那樣地說些風趣的話，都足以表示他們是憂傷的化外之民。

但是，有一個人默默地靠窗坐着，隨意的梳掠與穿着，在彩色與嚴妝的圍繞中顯得分外黯淡；笑容偶而勉強地浮上她的臉，兩手似乎特別沈重，舉起來拍着是艱難的事情。她全異於其他的客人；當此歡會，所見所聞都含快樂的情調，她却傷感了，覺得這些全不適宜於她；因而懊悔自己主意不堅，不會貫徹不到這里來的初念。

這個人當然是瑞芝了。她見黎並不殷勤招呼她，只是剛見面的時候談了幾句話，隨後就彷彿沒有她在場的樣子，不免頗有點悵悵。她剛才在馬車中也頗努力構想這將臨的愉快，以為黎一定招待她看做最尊榮的賓客，刻刻不離開她，表示友誼的親密，更把她介紹給所有的賓客，說「這位是我生平最相好的朋友，今天能得她來到這里，最是我們這婚禮的光榮！」她這麼想時，就覺得去也，也有點意味。但是到此刻，她的幻想的夢已經破裂了！只把幾個月來的沈憂深悵重又鉤起，而且在上邊增濃了好些的色彩。「不該來的！不該來的！」她想着想着，正同衆賓的拍掌歡笑一樣地重疊。

她看黎這樣似驕傲似羞澀的態度，對於新郎表示軟媚的依戀，說幾句話又這樣嬌癡輕巧，都似乎是故意的舉措，專爲着她而發的。惟其這樣，才襯托出她的孤單，她的拙劣，她的遲暮。尤其不可堪的，十餘年前初婚時的殘影突然閃現於腦際，那種甜甜的麻麻的滋味，彷彿還可以想見，但是隨後的陳蹟立刻跟着顯現，更一閃便又想到了將來：那不是一段傷心，一團漆黑麼！

她又看許多客人這樣恣情地笑，熱烈地拍掌，飄飄逸逸地說些風趣的話，似乎是特地

向她擺架子；彷彿說，「我們有伴侶，有男女的愛情，有無盡量的快樂，有如花似錦的生命！你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配在我們的旁邊麼！」又彷彿說，「黎所有的是美滿，是幸福，是前途的光明，我們所以祝賀她！你沒有，終生終世也沒有，還不冷冷靜靜去躲在暗頭裏，却到這裏來露頭面，好不害羞！」

她覺得胸頭塞緊了；全身如同纏着繩索，沒有一處不拘攣得難受；正像獨自一個陷落在很毒的仇敵的包圍裏。

這時候大家開始用茶點了。盃碟的傳遞，啣啣的軟語，一個青年的臉與一個脂粉的臉的貼近，時時發出的蕩人心魂的笑聲，把這水閣子化成情人戀友的大會場了。茶是甜的，糖果是甜的……什麼都是甜的。

但是，這些對於瑞芝却是更甚的壓迫。她不想哭，也不怨恨什麼，只是不堪地悵鬱和悵惘。

沒有一個人理她，也沒有一個人問她爲什麼不吃點東西，似乎大眾始終不會知道有她在這裏。

她趁賓客們散開來隨意園游的機會，便從草坪東南角的一個蕉葉門裏透了出去，也沒有一個人留住她送她。

回到寓所，給溫暖的陽光曬得有點暈眩了。

房東奶奶見着她，很感興味地問，「賀了黎小姐的喜事回來麼？她這麼漂亮。今天做新娘，一定打扮得天仙一般了。新郎想也是出色的！」——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她停了鍼線端相着瑞芝，只待咀嚼她嘴裏掉下來的珍聞。

「我沒有去，」瑞芝又是一陣不高興，頭也不回就跨上樓梯。

「回來得這麼早，」房東奶奶似乎詢問似乎自語地說，重又穿起她的鍼線。去了鎖門呀——地開了。

「又來到這牢獄裏阿，牢獄！」瑞芝頹然靠在窗沿，模糊地想到從此以後，來這房間裏的只有她同她的影子了。什麼時候才離開這里，什麼時候才有點安慰，她完全不知道；前途只是——一個漆黑！

鏡子的反光在她眼前耀着，她無意識地湊近去，看看自己的臉。細的皺紋網滿了額角，

眼睛現出無力的滯光，臉皮乾黃，生着點點的雀斑，嘴唇淡得可憐，額髮也漸次稀疏了。十餘年前的小影突地湧現，與現在這個全不相同；她看見自己的眼眶裏滾出淚珠子來了。

溫暖的陽光在對面的牆上閃耀着；藍色的晴空沒有一絲浮雲；不知在什麼地方的嗡嗡的蜂鳴，似乎帶着花的香氣；正所謂春光如海呢。

可惜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九二四，八，一二。

——線下——

茫茫夜

郁達夫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朝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腳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語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語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

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為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浮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藤青色的哩噠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龐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

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賀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的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賀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賀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賀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外灘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里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賀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遲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小，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兩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艙人

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面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

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 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 Paul Verlaine，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感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有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反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子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詳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

是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去。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麼？」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上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也不勸你同我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肩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籃綑夾襖，傳到他的肩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手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

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肩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的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過了六七分鐘，站在船舷上的質夫就看

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裡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有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一看一點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他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11)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二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烟如夢的帶起傷慘的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

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汗泥一樣，他的性慾生活，向來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袍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烟戒酒戒女色。自家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煅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烟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

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Saufzen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麼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的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一封他的同學鄺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

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鄺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得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匯山碼頭送鄺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賀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祕密病都講了。賀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嘉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

「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五十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了和你拿了耒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了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只好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只好到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到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我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

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為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思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正的戀愛外，以友情為最美。他在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嘗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

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半夜，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室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所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前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

教員

賀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前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黑的輪船碼頭上，賀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碼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託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碼頭近旁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鬧熱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真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裏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笑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賀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雞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步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

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旦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了他，賈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賈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着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 呀，佛爾蘭 Yearline 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Bumble 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

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鬚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閉開幾次。質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平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去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爲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裏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就把功課時間表拿了過來，卻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篇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存我們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

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也加一倍拾起頭來，但是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受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覺得自家是專門學校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顛顛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的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

驚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去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為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了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偽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卻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了日本話，笑嘻嘻的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裏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為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狼麥連邑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

員和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買收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口本話）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為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為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

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抬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暹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情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去。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蔭買取了的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為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

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關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沉沉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的。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脚，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為這樣的城外市鎮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頭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

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粗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烟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烟，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

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還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服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拿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換一下。」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說：

「你是拿去煮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真是難辦。」

「是什麼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麼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得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真是感激不盡了。」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門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

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迹，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屋裏，還在那裏貪嘗那變態的快感。打更的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先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傍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

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傍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去，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的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一二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上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

間的通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了一個青臉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猜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都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闖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了到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質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墨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來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真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得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一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門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為

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麼。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明的早晨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來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
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起。」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着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啞啞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質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

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尚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抬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去，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

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進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鋪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餘霞的反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腳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痕麥連邑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為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有澄清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為有了這舉

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教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了佛座，和桌子的供物，及兩壁的懺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秘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看，對質夫說：

「總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獷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為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行李來的。」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搬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罷！」

這樣的下了一個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時候，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就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大着眼睛對質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真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沈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于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鐘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天瀟瀟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續續的吸起烟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麼？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王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你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說：

「既然這樣，請三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三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開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忽聽見後面有脚步声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脚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

省長本來是質夫的胞兄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了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為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蟄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就把他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的生活，比作了未決囚的生活。每自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他恨省長不能速行解決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與奮劑一下喉，他的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

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賈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為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烟橘子的小鋪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坐在門裏兩旁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

「引路！荷珠姑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你要怎麼樣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賈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我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緞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腳袴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賈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爺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信麼？」

「你是中國人，你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為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麼？」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于老爺薦舉一個姑娘罷。」

「于老爺喜歡怎麼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質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質夫回答說：

「我又不會見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風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去請海棠姑娘過來。」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分鐘，這二十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為這是閒空的象徵。」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麼禮節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她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

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腳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對你的是一這位于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賈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做聲，只呆呆的對賈夫看了一眼。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真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賈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為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賈夫、風世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她房裏去。賈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十年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皺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

一雙眼睛，薄薄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那條狹巷，就是大街，那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Up and City」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se」。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闇的夜氣吞沒下去了。

一九二二年，二月。

祝 福

魯迅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鈍響，是送竈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裏。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鬍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没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

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錫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裏，西上，可就稱爲「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却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滿天飛舞，夾着煙靄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裏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搨的大「壽」字，陳搏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攬。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我向她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備她來討錢。

「您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

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爲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的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阿！地獄？」我很喫驚，只得支梧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靈魂，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恩恩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爲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

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語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而况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語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事，於我也毫無關係了。

「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在陰沈的雪天裏，在無聊的書房裏，這不安愈加強烈了。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清燉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喫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傍晚，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談話，彷彿

議論什麼事似的，但不一會，說話聲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

「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我先是詫異，接着是很不安，似乎這話於我有關係。試望門外，誰也沒有。好不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

「剛纔，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

「還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的問。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但他始終沒有擡頭，所以全不覺。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着問——

「什麼時候死的？」

「什麼時候？——昨天夜裏，或者就是今天罷。——我說不清。」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這不是窮死的？」他澹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擡頭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驚惶却不過暫時的事，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的陪着我。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悟，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終於中止了。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爲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也是一個謬種，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這樣悶悶的喫完了一餐飯。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恩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沈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

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爲人爲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

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她不是魯鎮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裏要換女工，做中人的衛家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繫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却還是紅的。衛家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皺了皺眉，四嫂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脚都壯大，又只是順着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他留下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閒着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他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纔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幾天之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

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十多歲，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他本來也打柴爲生，比她小十歲；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僱着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

新年纔過，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爲尋她而來的。四嬸很驚疑打聽底細，她又不說。四叔一知道，就被一皺眉道：

「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她誠然是逃出來的，不久，這推想就證實了。

此後大約十幾天，大家正已漸漸忘却了先前的事，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寒暄之後，就賠罪，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因爲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

的，人手不夠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麼話可說呢。」四叔說。

於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過謝，出去了。其時已經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好一會，四婦這纔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籬。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不見淘籬的影子。四叔踱出門外，也不見，直到河邊，纔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看見的人報告說，河裏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篷船，篷是全蓋起來的，不知道甚麼人在裏面，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剛剛要跪下去，那船裏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裏人，一個抱住她，一個幫着，拖進船去了。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聲息，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一個就是衛婆子。窺探艙裏，不很分明，她像是細了躺在船板上。

「可惡！然而……。」四叔說。

這一天是四嬸自己煮午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午飯之後，衛老婆子又來了。

「可惡！」四叔說。

「你是什麼意思？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四嬸洗着碗，一見面就憤憤的說，「你自己薦她來，又合夥劫她去，鬧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個什麼樣子？你拿我們家裏開玩笑麼？」

「阿呀阿呀，我真上當。我這回，就是爲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她來求我薦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對不起，四老爺，四太太。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對不起主顧。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計較的。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

「然而……。」四叔說。

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嬸，因為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嫻即饑，或者饑而且嫻，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意思是希望她再來。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絕了望。

新正將盡，衛老婆子來拜年了，已經喝得醉醺醺的，自說因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

「她麼？」衛老婆子高興的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她婆婆來抓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塢的賀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也就裝在花轎裏擡去了。」

「阿呀，這樣的婆婆……」四嬸驚奇的說。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裏人，小戶人家，這算得什麼？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裏山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壩裏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了五十，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嚇，你看，這多麼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細，塞在花轎裏，擡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唸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衆不同呢。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擡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抬到賀家墘，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阿彌陀佛，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裏，還是罵，阿呀呀，這真是……」

她搖一搖頭，順下眼睛，不說了。

「後來怎麼樣呢？」四孀還問。

「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她擡起眼來說。

「後來呢？」

「後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塢去，回來說看見他們娘兒倆，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力氣，會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

從此之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棹上放着一個荸薺式的圓籃；籃下一個小鋪蓋。她仍然頭上繫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着，顯出慈悲模樣，絮絮的對四嬸說，「……這實在是叫作『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紀青青，就會斷送在傷寒上？本來已經好了的，喫了一碗冷飯，復發了。幸虧有兒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本來還可以守着，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啣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來了狼，誰料到？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真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

主人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所以我就領她來——我想熟門熟路，比生手實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攥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着說，「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尋。直到下午天尋來尋去尋到山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

……她接着但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四嬸起初還躊躇，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衛老婆子彷彿卸了一肩重擔似的噓一口氣，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不待指引，自己馴熟的安放了鋪蓋。她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變得非常。大上工之後的兩三天，主人們就覺得她手脚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屍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四嫂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當她初到的時候，四叔雖然照例皺過眉，但鑑於向來僱用女工之難，也就並不大反對，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嫂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喫的。

四叔家裏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她却清閒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繫上桌幃，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擺。」四嫂慌忙的說。

她訥訥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拿。」四嫂又慌忙的說。

她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竈下燒火。

鎖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話，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智會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說。「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大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我的話句句聽；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各處去一問都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去。直到下半年，幾個人尋到山與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童鞋。大家都說，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可憐他手裏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於是淌下眼淚來，聲音也嗚咽了。

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里，往往歛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們却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歎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着。

她就只是反覆的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裏也不再有一點淚的痕迹。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

「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吃，纔會到村裏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但她還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

「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麼大了……」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牽着母親的衣襟催她走。於是又只剩下她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天匝嚼賞鑑了許多天，早已成爲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彷彿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魯鎮永遠是過新年，臘月二十以後就忙起來了。四叔家裏這回須僱男短工，還是忙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鵝，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吃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却閒着了，坐着只看柳媽洗器皿。微雪點點的下來了。

「唉，我真傻，一祥林嫂看了天空，歎息着，獨語似的說。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看着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疤，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唔唔。」她含糊的回答。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我麼……」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看。」她笑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鑿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裏所未會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裏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當時並不同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

着大黑圈。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裏去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纔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

她久已不和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疤。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一個說。

「唉，可惜，白撞了這一下。」一個看着她的疤，應和道。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夠一年，她纔從四婦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婦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婦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擡到堂屋中央，她便

坦然的去拿酒盃和筷子。

「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孀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纔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胆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默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祥林嫂怎麼這樣了？倒不如那時不留她。」四孀有時當面就這樣說，似乎是警告她。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教她回到衛老婆子那里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說；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給那些因爲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着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將近時候。我在朦朧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着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癡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衆歡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晨報附刊——

自 殺

茅盾

大家都說環小姐近來愈加幽靜了，簡直有點兒近於怪僻。

整天躲在她的小臥室內，除是喫飯時間，決不輕易出來。而即使是吃飯時間的偶一露臉，也只有嘴唇邊常在的寂寞的笑影表示她並沒生氣，說話是照例很少的；甚至在一天中最熱鬧的晚飯席上，也並不見得稍稍活潑。她的溫柔的眼波，常是注在自己的飯碗裏，有時表哥的一句談話會引起她抿着嘴唇的一笑，並且很天真的向他看了一眼，然而，話語還是沒有的。有時她被逗引着不得不開口了，那也是和老財迷用錢一般，十分吝嗇，只要一個字足夠表示意思時，她決不肯多用到兩個。表哥時常打趣她，說這樣的話語是「電報體」；姑母却稱讚她能夠不像時下新女子那樣的噪聒。但不論是打趣，是讚許，環小姐所聊以代替回答的，依舊是滿腔心事似的微微一笑而已。

女僕們常常把環小姐躲在房裏做些什麼事，作爲閒譚的資料。聽見了這樣的議論時，姑母總是呵斥道：「不要多嘴！環小姐是在房裏看書寫字呢！」於是這位老姑母便要回想

到已故的兄弟，她的老眼前就要浮現出被書籍糾纏到臉黃肌瘦的好兄弟的影子；於是她就要移動龍鍾的身體，走到環小姐房裏，看看她的心疼的姪女兒是不是當真在那里太勞神的看書寫字。而當她看見環小姐很春困似的從床上起來迎接她，並且看見枕邊也沒有什麼花花綠綠封面的書籍，這位老太太便很放心了，往往沒有坐到十分鐘，又搖搖擺擺走了出來。「讓她靜靜兒的歇一會罷。」老姑母常常是這麼自言自語着離開了環小姐。

有兩個孩子揪住了裙角的表嫂，也時常抽空到環小姐房裏來一次。她照例很疲乏似的將自己擲在環小姐常坐的藤椅裏，噓了一口氣，便帶笑的說：「真真喫勿消。啊喲，厭氣得來。」這是她的開場白。於是便接着報賬式的家務的敘述：阿大，阿二，要做夏衣；昨天剛送過了王府上老太太的壽禮，明天又是李家大小姐的「好日子」；說不定後天就會碰着四姑老爺的癱子父親的喪事——醫生早已斷定他難過明天的黃昏。「黃郎中惟有喫定病人哈時候死，是頂頂準！」表嫂一面說，一面照例翻弄那亂堆在桌面的幾本書。環小姐總是靜默的聽着，直到表嫂又噓一口氣，作她的刻板文章似的結論：「故所以我格書包末，一塔括子還仔先生勸。」有時表嫂背誦她的家務剛到一半，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或是聽得孩子們

的哭聲，那就要改變了她的結論的形式：「有仔家務，看書末，直頭看弗進。」此時環小姐往看着表嫂的俏媚的背影，輕輕的說：「不看也好看了，徒亂人意罷哩！」

除了姑母和表嫂，更常到環小姐房裏的，是女僕阿金。她每天要進來掃地，請喫飯；她應該比別人更明瞭環小姐的「深閨」生活。所以每逢女僕們在廚房裏議論到環小姐的時候，阿金的意見是很有權威的。然而不幸，阿金也說不出所以然；她只能消極的否認。老太太所謂「環小姐是仔細書寫字」，她沒有一次，至少在最近半個月內，看見環小姐拏過書本子拈過筆。雖然早上去掃地的時候，間或發見一些小紙片，撕成了細長條，亂丟在書桌腳邊，彷彿是寫過字的，但是阿金也曾破工夫把這些紙條拼湊起來，才知道並非字，却是些不成名目的圖畫，其中有幾個頗像人面。

在無結果的議論以後，阿金總是搖着頭說：「環小姐實在是怪小姐！」

也許表哥的猜測最近似：有一天，偶然和夫人談起了環小姐，他曾經說：「看那樣子，有點兒近於所謂煩悶。」不過，爲什麼煩悶呢？那是不但表嫂全屬茫然，表哥也覺得很難下一轉語了。環小姐誠然是父母雙亡，無家可歸，然而姑母那樣的疼愛她，表哥是從小一處長大

的伴侶，表嫂又是十二分的賢明，姑母的家就是環小姐的家亦既有二十年之久，何至現在忽然感到異樣呢？所以環小姐而果真有煩悶，表哥和表嫂是有理由可以斷定絕對不是起於身世飄零的感觸。

「大概是想着俚自家格終身大事。」表嫂在她丈夫面前又曾提示過這樣的意思。然而仔細一想，還是不對。姑母和表哥都允許環小姐的婚姻可以自由；姑母早已把粧奩預備得十分周到，只要環小姐有意中人，立刻結婚也是不難的。而况環小姐自己並非是不出閨門的舊式小姐，和男女朋友同去游湖一類的交際，原來是常有的，僅僅是最近半個月來她自己願意禁閉在臥室內，拒絕了一切游玩的邀請。

所以環小姐的忽然冷淡是難解的；但也因為是難解，並且誰也不能負這責任，便只有好事的女僕們作為閒譚的資料，主人方面的空氣是始終無所謂緊張。

白晝去了，又是黃昏。環小姐坐在電燈光下，左手托住了頭，讓自己浮泛在雜念中。四壁是睡眠一樣的靜，襯出對面傳來的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環小姐有點憎恨這些太快樂的

笑聲，然而未始不想聽聽這太快樂的內容。雜念却不肯從命，極無賴的糾纏着。幾個很清脆的字，似乎是表嫂的口吻，已經撞在環小姐腦膜上，但又忽然消失了。她的意識界充滿了許多別的說不明白的事物，絕對排斥外來的新印象。而在這些紛亂的說不明白的事物中，又有一件什麼東西在那里奮力掙扎，像是硬要出頭。終於透露出來了，乃是一句很面熟的話：「環，我們望這里走。」

窗外吹來一陣涼風，掃去了環小姐身上的躁熱，便恍惚已在飛來峯下的石洞裏。依舊是那一句「環，我們望這里走」在耳邊響，很細，然而很分明。從手腕上起來一點輕微的麻痒又擴散到她胸前，她禁不住心跳了。驀地有一個少年男子在她眼前了，捏着她的手腕，懇求似的看着她。心更跳得快，臉上也熱烘烘了，她覺得有一條強壯的臂膊圍到她腰間。她猛然喊出一聲「喔唷！」這異樣的聲浪剛震動她的耳膜，便什麼都沒有了，依然在她的小臥室內，依然獨坐在電燈光下。

手腕上仍舊麻痒，而且加劇；一個花腳蚊子，肚子已經通紅，十分費力似的從環小姐的嫩皮膚裏拔出了牠的長嘴巴，就很大方的飛走了。環小姐目送這蚊子，直到牠消失在暗陬

中她忽然感得這小小的飛蟲彷彿就是適纔幻覺中的男子，半個月前的某一日曾經激動她的處女的靈魂，然而很大方的走了以後，也就不知去向，撇下她在孤寂怨艾中。環小姐低低的嘆了口氣，換右手來支着頭。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早已低下去，低下去，現在只有一片冷淡的寂靜。從遠處來的若斷若續的義憤似的蛙聲又很像是替她訴不平。

環小姐惘然站在窗前了。那邊鳳舞臺左近，在霧氣一般的薄光的籠罩下，透出隱隱的喧聲。這一邊，是環湖的山峯了，黑森森地站着，像是守夜的巨人。還有，疏疏落落閃耀不定的是湖濱的許多別墅的燈火。人間是美麗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環小姐痛心她想，這都於她無分。她已是破碎不全的人，她再不能恬適地享用寶貴的青春，美麗的世間對於她反成了毒辣的嘲諷。她只能自己關閉在房裏，一遍一遍的溫理心靈上的重管。

這祕密的負擔，時時刻刻壓迫她，使她不得不逃入孤獨。每逢許多人在一處談笑，忽然所有的舌頭都停止了時，環小姐便覺得自己成爲衆目的焦點，並且那些尙帶有笑痕的嘴角又似乎都在說：「我們全知道你的事！」平時最親熱的朋友也變了樣子。他們和環小姐

說話的時候，總喜歡笑；而這笑，環小姐都明白的辨得出不是好意的。他們又常談論相識者或不相識者的戀愛事情，環小姐也看出來都是指桑罵槐的譏諷自己。她像一匹膽怯的兔子，只能躲在窩裏了。她讀小說消磨如年的長日，然而小說的作者又似乎都知道她的秘密，拏她作爲模特兒。幸而姑母和表哥嫂好像還沒知道她的事，不然……

環小姐轉過身來，忍不住滴下兩點眼淚。世間太美麗，而她的命運太殘酷；一想到這快樂的人生於她無分，她更覺得人生是值得留戀了。失足的事誠然早已過去，便是造成這終身遺恨的剎那間的歡娛，也成爲過去；但永不能過去的，是別人的惡意的臉和嘴。她將在嘲諷與冷漠中摸索她的生活的旅程！想到這裏，環小姐的眼淚更接連的滾出來。她倒退幾步，仆在床裏，緊緊的抱着枕頭，幾乎放聲哭起來了！她的被悲哀揉碎了的心，努力掙扎似的突地跳，像是一疊聲叫着：「自殺！自殺！自殺！」

她自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有了這個不得已的念頭，但每逢傷心，這可詛咒的兩個字已經是一定要在她心上打一個來回。並且不知道又在什麼時候已經替她定下了走這條末路的日期：那便是姑母他們也知道了她的秘密的一天。她下意識的承認這是當然

的歸束，惟一的解決；但想起了自己奄化以後，世界還是這麼美麗，還是有這麼多的愉快的
人兒在安然享受，並且還有這麼多的人兒，甚至也有她平日所鄙夷的人兒，在那里議論她
的短長，嘲笑，唾罵，憐憫——即使是憐憫也覺得不堪忍受；那她又以為自殺還是不夠，不夠！
她但願世界立刻燬滅，但願孽火把她自己，一切人，一切物，一切悲的樂的記憶，全都燒了個
無蹤無跡。

她忿然跳起來，睜大了哭紅的眼睛，向房裏狼顧。她的本就平凡的臉現在倒因憤怒而
新生一種撩人的風姿。她很快的走到書桌前，開了左邊的抽屜，從一個精緻的小匣子裏取
出一支鑰匙，再開了右邊的抽屜，這里有一束一束的舊信，幾張照片，和一隻長方形赭色袋
鼠皮女子用的文件夾。她揭開文件夾，把微微發抖的手指伸進去，從很隱祕的一格裏掏出一
一張照片來，嘖的一聲，便撕碎了。於是像用完了全身的力氣，她長呻一聲，就落在坐椅裏，頹
喪的低垂了頭。眼淚又慢慢的迸出來，落在她的手背。似乎喫了一驚，她抬起頭來，惘然看着
電燈。現在她的眉梢忽又飽含了懊悵的氣分了，她追悔剛才的舉動太粗暴，太沒有理由。

「何必怪着他呢！」

這麼反省着，她拾起那張撕破的照片，很溫柔的拼合起來，鋪在膝頭，像一個母親撫愛她的被錯賣了的小寶貝。她又忍不住和照片裏的人親一個吻。她愛他，她將永久愛他！有什麼理由恨他呢？飛來峯下石洞中的經驗，雖然是她現在的痛苦的根源，然而將永遠是她青春歷史中最寶貴的一頁呢！以後在旅館內的幾次狂歡，也把她的青春期點綴得很有異彩了。她臉上一陣烘熱，覺得有一種麻軟的甜味從心頭散布到全身。她惘然想：

「總之，是不能單怪他的。自己那時不也是很動情麼？但是，人是那樣的人，她是那樣的人，誰敢說一定不跌進去？況且石壁洞上的佛像可以作證，那時自己並沒過分荒唐，還沒被肉感的誘惑衝激到不知所以；那時雖則做夢似的任憑他撫摸親嘴，然而他的最後一步的要求是被毅然拒却了的。第二天還要到他旅館裏，自然是大大的不該，可是天曉得，鬼趕在我背後，怎麼也熬不住不去！」

她想出當時的心情來了。兩個人在牽扯她。一個是說不明白的，然而難抵抗的，在催促她去；別一個是很分明的道德觀念，則阻止她。渾身的血液都擁護前者去了，而在她腦子的

一角却有個冷冷的東西爲後者助威。但是終於到旅館裏，因爲有一句話把道德觀念說服了。昨天既已把神聖的肉體全部開放給他的手和口，所以今天的吝惜是沒有意義。

就爲的有這一念，她陷進得愈深，到底吮盡了歡喜果面的糖衣，嘗着了中心的苦味了。當她第三次到旅館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他們中間的 romance 就此告終，而她一個人的悲劇從此開頭。

環小姐低聲嘆了口氣，把破照片又放進文件夾，走到窗前，癡望天空。稀薄的幾朵白雲間浮出一輪滿月，似乎飛快的在跑，却又始終似乎在老地位。神祕地映着眼的許多星，像是一羣孩子在那里鬧烘烘的交譚。涼風成片的吹來，又宛然是蒼天的雜感。環小姐惘然看着，思想更亂而且更忙了：自己的行爲，果然是太魯莽了麼？糊裏糊塗跌進了泥淖，完全是自己的不好麼？她所愛的人，真是個要不得的騙子麼？他就是偷得了處女的清白却還要撒下一篇大謊來叫人死心塌地想念着，那樣極頂的壞人麼？他的行動都是預定的詭計麼？他留下的那封信也是宿構，而且說不定已經騙過許多人麼？那樣懇摯纏綿的文字竟會是虛偽的謊話麼？那樣俊偉可愛的人兒竟會是騙子麼？難道自己這樣的不用，連騙子都認不出來

麼？難道自己當真陷於所謂性煩悶，做夢似的就把自己的一生燬了麼？

「不是的！」她堅決的在心裏叫，「全都不是的哪！比自己輕率得多的女伴也沒有碰到這樣的事呢。他不是壞人，他的走是不得已，他捨棄一己的快樂，要爲人類而犧牲，他是磊落的大丈夫。雖然像他那樣負有重任的人是不應當很草率的就和人戀愛，然而他不是說過的麼？他也是血肉做的人，他也有熱情，他也不能抵抗肉的誘惑。」環小姐想起確是自己引誘他來擁抱，便很害羞似的把兩手遮掩了面孔。她又深悔那時爲什麼不立刻去找着他。跟他到火裏水裏，到天涯海角。於是一個新的希望忽然撥動了她的心，如果他能回來呢？有一個爲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的男子做愛人，該可以自傲了罷。

「可是照他信裏所說，他未必有活着回來的希望了。他的使命是永遠的奮鬥，不到死不能離開他的崗位；因此他說他只好一個人去，不願他所愛的女子陪着去作無謂的犧牲。」

黑影又遮上了她的心。但是既已確認自己的處女清白並不是胡濫給一個不值得愛戀的男子，她便覺得心靈上的重負是除去了；她自笑從前爲什麼竟見不及此，却像犯了罪

似的終天苦悶。她很應該很不愧怍地對人家公開她的秘密。她戀愛一個男子，她把全身心都給了他，但是爲了更神聖的事業，他很勇敢的離開她了。這豈不是最光明最崇貴的事！

她還可以在這美麗世界的愉快人兒中間心安理得的笑幾聲。

在自慰的粉紅色霞彩中，在黑夜的神祕的擁抱中，環小姐做了許多快意的夢，她夢見大家肅然恭聽她講自己的初戀，稱讚她的愛人是真正的革命青年；她又夢見愛人回來，胸前掛滿了榮耀的寶星。

神祕的夜去了，又是現實的白晝。耀眼的陽光和嘈雜的人聲，都使得環小姐又出奇的心怯；昨夜入睡時的勇氣是逃走了，信仰是動搖了。她依舊在各人臉上看出侮蔑與譏諷。她又不得不自己禁閉在房裏了。

她看新聞紙解悶，可是本埠預聞欄裏就滿載着男子的薄倖，每一個四方的鉛字也像是在那里掀起臉罵她。扔下了報紙，她拿起一本舊小說；舊小說所表現的，又無非是「癡情女子負心郎」，恰好替她寫照。再換新小說來看，那就更嘔氣了；她看見自己是被剝得赤裸

裸地作了悲劇的主角，看見自己成爲運命所播弄的掌中物，猶如落在頑童手中的小飛蟲。她丟了書本子，躺在牀上，努力不想。她呆呆地望着天空的灰色雲，猜擬牠們的形態。這就像姑母的面孔，那是一匹白馬，而從後方遠遠的奔馳來的，不很像一列火車麼？是的，當然是火車，」她在心裏對自己說。「這一方一方的，不是車窗是什麼？而且，而且，窗洞裏透出人頭來了！」像是毛邊紙上的一滴水，那人頭的輪廓漸漸放大，放大，並且像是準對着環小姐奔過來，愈加近，愈加大，愈加大，愈加近，待到環小姐認明白正是她的愛人的時候，突然和漏了光的照相片似的模糊了，消失了。

環小姐的眼皮慢慢重起來，只留有一條細縫看着看着，終於完全閉合了。但是她還在想：也許他正在火車上，也許他今天又到來了，也許我出門去就忽然遇見他，也許他正在從前約會的地方耐心地等着，也許……環小姐輕飄飄的翻了個身，便已經出了臥房，並且不被什麼人看見就一直到了從前約會過幾次的花木掩映的湖濱了。湖水像銀的小鏡子，有一個人坐在石欄上。正是他哪！環小姐撲在他肩上，急促的說：

「啊，你回來了！」

「回來了。」

「自然是回來和我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我們快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你不是薄倖的男子，你不是騙子。」

「不是騙子，但也不是你的丈夫。」

「可是我們已經——」

「已經發生關係？然而最好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不是你的丈夫，只是你一度的情人。你依然年青，你依然可以使一個愛你的人得到快樂，多量的快樂，比我們經驗過的要多上好幾倍的快樂！」

她不能回答，只抱住了他的頭頸，低聲的哭。

「你應該享受生活的快樂。雖然有過一個情人，你仍舊可以從另一個男子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快樂。假定我已經死了——」

「現在你並沒死。」

「我現在就要死！」

他說着便扭轉身體向湖裏跳。環小姐驚叫着抱住他，果然抱住了，但只是她自己床上的一個枕頭。冷汗已經溼透了她的羅衫，一陣風來，吹的她發抖。

環小姐驚惶地回顧，惟恐有人來偷窺了她的夢中秘密。沒有什麼人，但是像隔了一層板的一個聲音正喊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的心臟往下一沉，便作痛的劇跳。該不至於是表嫂罷，也不像尖嘴刻薄的金小姐。更不是……環小姐苦痛地機械地推想着。突然那聲音又來了，她這才認出原來是和風送來遠處的蟬噪。

她坐在窗前回憶那可愛而又可恨的夢境。她以為這不是好兆。但想到夢裏的他的幾句話原來就是留別信裏所已有的，便又覺得這個妖夢其實是不足怪。「他這意見，當真是合理的麼？」環小姐較為安詳的推敲着。「當真可以不算什麼一回事麼？我已經不是故我，已經喪失了我之所以爲我的最寶貴的資格，已經是破碎的白璧，難道這都可以不算一回事，都可以忘記得乾乾淨淨麼？然而我還是我，並沒缺少了什麼。我的確還能夠給愛我者以一切的快樂，無量的快樂。只要能夠完全忘記，那是多麼好！便算是自己不能忘記，只要永不給別人知道，那又是多麼好！他的信裏允許我絕對祕密，他說他就要走進墳墓去，在他一方

面，這秘密是永久葬在墳墓裏了，在我這方面，永久埋藏在心的深處。這就準定是不會有第三人知道麼？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

於是環小姐眼前又飄浮着粉紅色的希望，幻想的空中樓閣一層一層疊起來，她將——並且一定可以，深藏着青春期的第一次狂歡的祕密在遺忘的角落裏，坦然享受這美麗世界的一切愉快。可恨的是這美麗的世界却又同時屬於許多第三者。

「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只是當真有把握麼？」

她不敢說一定有許多的第三者，——無聊的第三者，惡意的第三者，永遠忙着窺探別人的祕密，永遠準備着冷笑別人的第三者，都一齊湧現在環小姐眼前了。她深恨這些第三者，她把兩手握着脸，咬緊了牙關。她深信自己有充分的權利在這快樂的世界過活，人家沒有半分的理由可以使她復活，但是他們的鬼域的力量却使她不能快樂的活；可恨的第三者呀，她祈求大疫把他們一齊掃滅！

詛咒，憤恨，失望，幫助着環小姐把可畏的太現實的白晝消磨了去。

晚飯的時候，表嫂忽然說要去看看新到的「馬振華哀史」的電影了。她看着環小姐，似

乎徵求同意；她又惟恐別人不懂似的講起馬女士自殺的原因來。環小姐覺得每一個字就是一枝針，刺痛她的心。她偷看姑母和表哥的臉色，見得他們還是和平常一樣，這纔略覺胸口輕鬆了些。她竭力裝出不介意的神氣，微微的笑着。可是表哥的聲音又像鉛塊似的投在她的悸動的神經上。

「像這樣的事，其實不值得編做影戲。社會裏天天演着馬振華式的悲劇。沒有人知道便當作沒有這麼一回事，受騙的女子便也不肯自殺了。」

表哥驀然發了這樣的議論。環小姐猛覺得眼前一片黑；坐着的椅子也作怪的變軟了，像一堆棉花，將她陷下去，陷下去，一直的陷下去。幸而表哥的譚話隨即滑進了另一方向，並且，環小姐自覺得始終沒有一個眼風在她臉上掠過，不然，她一定暈倒了。

「既然嫂嫂喜歡去看，我就陪你去罷。」

環小姐努力迸出這幾個字來。桌面突然寂靜了。大家覺得出乎意外。環小姐今天居然有興致。表嫂的嘴上拋出一個感謝的秘笑。環小姐也輕輕的一笑，心裏慶幸自己的策略居然奏了微效。至少是這個門裏的人並沒懷疑她！

在影戲院裏也碰到幾個熟人。環小姐細看她們的面孔，分析她們的話語；她們都還坦白，沒有譏諷的眼光，惡意的微笑。「看來她們並不知道我的事，」環小姐看着電影中的幽會，心裏想。她確定自己的愛人是絕對能守秘密的，她也想不出僅僅兩次的密會有什麼痕跡落在別人眼裏。那和馬振華女士的經驗完全不同呢！「過去的兩星期，真是神經過敏。這反叫人詫異，反叫人起疑罷？」她就找機會說了好幾次：她是怕熱天的，到了夏季，常常要「病暑」。

她漸漸覺得一切第三者並非絕對的可憎，生活的路上還是充滿着光明。然而她也當真的漸漸「病」了。自然是「病暑」。整天價昏昏的想睡，時常發乾嘔，時常想吃這樣那樣，可是剛一上口便又覺得不是從前那個味兒。

這反常的怪現象延長到一星期時，環小姐發現了個新秘密：每月規定要來一回的事是衍期了。「真是——麼？」環小姐想着心悸。剛造成的一點希望立刻全部消散了。

那怎樣辦好呢？這不歡迎的小生命！這是沒有法子守秘密到底的。現在是連神秘溫柔的月夜也不能給環小姐幾分美麗的幻覺了。白晝和黑夜趕逐似的飛快過去，環小姐覺得

她是一步近一步的走向墳墓向敗滅。而又是獨自的寂寞的走去，沒有安慰，沒有同情，甚至連痛恨也沒有。如果還有人痛恨她，總比虛空的冷漠好些罷；她很想有一個母親，即使是最嚴厲的母親，她也將伏在母親的懷中哭一會，也將直訴自己的苦難，然後去死。可是沒有。母親去世的時候，她尚在襁褓；母親的音容笑貌，早已一點都記不起。在這世上，她沒有半個親人。姑母是她的保護者，表哥只是表哥。她想起表嫂沒有來的時候，表哥還不是僅僅的表哥，但現在早已成爲正式的表哥，不多不少只是一個表哥。

夜來了時，她坐在窗前，癡癡的望着蒼空的繁星。憂愁在她心裏煎熬，她的思想飛得遠遠的，遠遠的，徘徊在羣星的中間。她看見南天升起一道紅光，她又看見紅光裏有她的愛人的面容，她又聽得他說：「想不到再度的結合就留下了這麼一個紀念。從前我要你忘却；現在我請你就培養大我們這紀念！」她知道這是他的靈魂深處的呼籲，大千世界都聽得他這呼籲，羣星也點頭贊同着。

她斗然勇敢了，一條出路橫在她面前了。她將要對世界宣布自己的秘密，自己的決心；她將大無畏的站在社會面前，抱定了她的第一次愛的果實。

但是毀容的下弦月狡猾地對她眯着眼，冷冷的笑，幽幽地說道：「空想！空想！空想！這就能得到冷酷社會的容許麼？而況你又永遠辭別了人生的快樂。但如果有一個人來替你頂名義，那就不同了。社會上需要虛偽的名義。你的最聰明的辦法是趕快找一個人來掩護你的過失。」

環小姐又躊躇起來。有兩條出路這就為難了。永遠是各有利弊的兩條路，叫人難以決斷。星和月是這般的各執一詞聚訟着，只給了她更不耐的煩躁。她果然忘記了笑，却也忘記了哭。這太大的問題，太強的震撼，把她弄成了麻木。

而況她又一天一天的消瘦。似乎那「秘密」已經再不能忍耐着不露臉了。對於這「瘦」，姑母也起了焦慮；她搖擺着龍鍾的身體到環小姐房裏坐了半小時，反覆的絮煩的說：「環兒，你近來瘦了，你有病，告訴我姑媽，有什麼病？想什麼？要什麼？都告訴我，我叫他們弄來。環兒，你心上不快，嫂嫂有什麼話，阿金不周到，都告訴姑媽罷。我娘家就剩你一個了，你再有什麼三長四短，我到陰間怎樣見他們來！」

姑母的老眼也有些潮潤了。環小姐忍住了眼淚，只寂寞的假笑着，輕輕的搖頭。她很想說：「姑媽呀！你老人家是疼愛我的，因為你對着地下的死者負責；可是你還疼我麼，如果你知道我是已經有了你所痛恨的醜事。」然而她睜大了憂悵的眼睛，看着姑母的衰老的長臉，含糊地說些「沒有病哪，」「只不過天熱了不舒服，」「心上沒有什麼不快，」一類的話。她不肯——也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宣布她的苦悶的秘密。

她知道姑母的愛惜她是爲了母族的死者，表哥是爲了姑母，表嫂是爲了表哥；他們都是爲了別一種原因，而不是爲了她本身。眞眞爲了她而愛她的，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去得遠遠，造成她現在的痛苦。如果這是命運麼？如果她是命定着不得好死麼？她願意在這個人面前死。然而他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不知去向了。如果再有一個別的什麼人也能爲了她而愛她——只要再有這麼一個人呵，她也願意死，願意在他面前傾吐自己苦悶的秘密，願意死在他的憤怒的拳下。

迷亂地苦痛地想着，環小姐禁不住眼淚落下來。她看着姑母的龍鍾的背影，心頭猶如絞着一般。

表嫂也來很巧妙的詢問環小姐有什麼「不樂意」也說她瘦了；並且說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請她原諒，請她直說，不要見外。環小姐全身抖戰着；她覺得這些隔膜的撫慰比熱罵還難受，她又感到自己的反常的態度確已引起這一家門內的猜測和不安，覺得偵察的眼睛是埋伏在她的四周了。現在是即使關閉在自己的房裏也不能得到片刻的自在。房外的每一聲小語，每一個足音，都使她驚悸得直跳起來。

「那趑趄然來的，不是死神的腳音麼？你就這麼死了你，剛在青春的盛年，剛只喝着一点一滴快樂的酒，就在寂寞中默默地死！」

環小姐悲憤到幾乎發癱了。她不願死；只要還可以逃避，她決不願死。但現在似乎死是唯一的逃避處所了。挺身而出來宣布自己的秘密，把冷笑唾罵都付之一笑，如何？環小姐再三想來，沒有這麼多的勇氣；自殺所需要的勇氣還只是一時，而這却是長期。找另一個男子來做掩護麼？那也是未必竟有把握。況且這一類的事是性急不來的，萬一誤近了壞人，豈不是更糟？

她無論妒恨着她的女朋友了。她們每個人身後總跟着兩三個男性。她們不怕左右周旋的磨煩，許就是先見到有一日要用來作掩護罷？「所以我是只有自殺的一條路了。」環小姐絕望的想，「我就是心腸太直，太好；現在這世界上，沒有好人立足的餘地！」

寶叔塔後一個小星閃着寒光。夜是越來越靜，充滿着死的氣息。環小姐下了決心，一條絲帶來掛在床柱上，同時簌簌地落着眼淚。腦筋像通了電似的敏活起來，把她短促的二十三年的生活一齊都搬了出來。她記起十七歲那年的新潮流怎樣激動了她的靈魂，怎樣渴望着新的光明，怎樣夢想着將來的幸福，怎樣慶幸自己的尙未訂婚，怎樣暗示給姑母和表哥她自己的婚姻要聽她自由，怎樣的半驚半喜地接近了男性，然而結果如此！她抖着手，指把絲帶挽成一個環，心臟要裂開來似的發出淒絕的詛咒：「哄騙呀，哄騙呀！一切都是哄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還不如無知無識，任憑他們作主嫁了人，至少沒有現在的苦悶，不會有現在的結局！至少不失爲表嫂那樣一個安心滿意活着的人！」

她站在床沿，全身發抖，眼睛裏充滿了血。她再不能想了，只有一個念頭在她的脹痛到要爆裂的頭腦裏疾轉：宣布那一些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惡！死就是宣布她不讓自己

猶豫似的將頭頸疾鑽入絲帶的環內，身體向外一側，兩脚便離了床沿。

同時，一個模糊得很的觀念忽又在她腦裏一動：應該還有出路，如果大膽地儘跟着潮流走，如果能夠應合這急遽轉變的社會的步驟。可是絲帶已經抽緊了，她的眼球開始凸出來，舌頭吐出拖長，臉上轉成了青白色。

凸出的一對眼睛向前瞪視，似乎還想認明那能夠和這動亂轉變的人生合拍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一九二八，七八。

——野薔薇——

十字架

郭沫若

「住在上海的時候使你受了多少累贅，臨行真是又勞苦了你不少了。我們不能不暫時離開你走，我是只有眼淚。臨行的那天，天氣還好，但從正午以後海便狂暴了起來，我是真正苦了。三個孩子都吐，和兒吐得頂厲害的樣子，但到第二天也就好了。我是運動也不能動，就好像死了的一樣。到長崎的時候又是大風雪，是落得非常厲害的。到福岡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便在石川家裏寄宿，T君也在那裏留宿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走了。」

在石川家裏只宿了一晚上，我們便到御虎家的樓上來了，樓居是很危險的，兩天後又要搬家。小孩太多，樓上一人是不能住的，並且又是破了的房子，真是冷得沒法，冷得沒法呢。租了一家二十塊錢一月的房子，念到孩子們的分上，家後有菜園，有橘子樹，覺得也好。

在回上海以前從我們住過的那家樓上不是可以望見的嗎？在鄰近有一家有園子的，便是現在所說的住家了。本想先問你後再定奪，但爲兒子們設想，很想早一刻移住稍爲好一點的房子，所以一個人便決定了，雖是覺得太貴了一點。現刻雖還住在此起，待二三天後

倒想搬過去了。兩天前吃飯是在石川家裏吃的，太久了覺得對不住，從昨天起我在自己做飯吃了。

你在上海的生活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是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只是到此地來後，甚麼人的生活也免得看見，有這一點好。孩子們都很歡喜的樣子。

我依然是寂寞，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一種深不可測的孤獨的悲哀好像迴漩一樣旋湧上來。

想寫的很多，但沒安定，隨後慢慢寫罷。

今天颳大風下大雪，冷得無言可喻。把佛兒攆着，買了東西回來又煮飯，覺得很困苦。別來不過纔半個月的光景，就好像已經隔了一年的樣子。

移到這裏以來，每天天氣都不好，真是窘人。大前天天氣晴了，把三個孩子帶着上街去買東西，走過電影館的時候，孩子們說要看，便引他們進去看了。領着三個孩子看電影，真是

再苦沒有的事呢。回來的時候，各人吃了一碗湯麵。佛兒真個重起來了，搯了半日，夜來身子痛得不能動彈了。

回家來把門開開，又起火，又煮飯，真是累人，淋寂的家中，寒冷的夜氣侵人，徹入骨髓一般地冰冷。我的心境是陷在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一種狀態裏面的。夜到深時也不能睡熟，孩子們因為倦了，都立刻睡熟了。還是只有孩子們好，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沒有不安的心事。

好像想寫的東西很多，但一寫起來，這樣也不想寫，那樣也不想寫，結局是甚麼也不能寫下去了。

這是因為想起你在上海的生活的緣故。真的，我們的生活真是慘！我們簡直是牛馬，對於過酷地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馬，人是沒有些兒同情，沒有些兒憐憫的一樣。我們的生活簡直是一點同情一點憐憫都不能值得！周圍的人都覺得可羨慕，他們只在被賦與的世界裏面享着幸福過去。

像我這無力的人簡直沒有法子。被賦與了的東西也被剝奪了，把持着了的東西也失

掉了，我以後正不知如何。在心裏留剩着的只有這麼一點，女人到了三十無論做甚麼事情都遲了！我是只有這一點遺憾。孩兒的爹爹，我對你說。人生是怎樣短促的喲！這雖是甚麼人都知道的事體，但是實際上浸潤在身心的很少。

我們走後你在上海的生活是怎麼樣呢？

不知道爲何，只是這樣被深不可測的悲寂惱亂着。從上海帶來的點心，也在今天吃完了。夜半不能睡的時候，一個人取出來吃。每天每天，想起來的時候便吃，也把給孩子們吃。雖是稍稍顧惜着在吃，但是到了今天，蜜棗也吃完了，甚麼也吃完了。

這邊百物都貴，貴得沒有道理。小小的鯛魚一匹也要兩毛錢，孩子們一人不把一匹給他們的時候又不夠。佛兒是吃的牛奶和粥。

今天風很大，簡直不能外出。

隨後再寫。」

愛牟夫人回日本後將近三個禮拜了，還不會有甚麼消息轉來。起初寫信去懇求，後來

漸漸生怒，又後來漸漸懷疑以爲是生出甚麼意外了——在這樣搖曳不定的悲情之下苦惱着的愛牟，在今天的早晨，突然纔接到了這麼一封長信。他急切地揭開信來展讀，比得着天來的靈感時還要急切，還要興奮的一樣，他的心尖很敏速地戰顫起來，胸腔緊張得好像要爆裂，讀一句，他的眼鼻只是漲痛一次。

信是用鉛筆寫的，字跡異常草率，兒童們旁邊攪擾着的光景，可以歷歷看出。信的後半部更顯然是夜深人靜後犧牲着睡眠的時間寫的了。一面愛心着目前的兒童，一面又罪念着海外的丈夫，應該歡聚的生活却不能不爲生活分離，應該樂享的愛情却不能不爲愛情受苦，做母親的心，做妻的心，一時把她引到天涯，一回又把她引回尺咫，在空闊的陋室中，在冷寂的夜氣中，一個孤獨的女人，抽寫着生離的恨緒，這在不關休戚的人看來，就如像在殺人場上看見了處決死囚，看見了別人的血肉橫飛身首異地，倒可以感受些鑒賞悲劇的快感，但在身當其事的人在與當事者有切膚之痛的人，他們的悲哀，他們的眼淚，是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計算的了。

——啊，他們是安抵了福岡，只這一點是可以感謝的。

愛牟一面讀着，一面潛潛地謝着。讀了一遍又讀一遍，他的眼淚只如貫珠一樣滴落在信紙上，和紙上舊有的淚痕，融合而為一體。

——啊啊，不錯，我們真正是牛馬！我們的生活是值得不得一些兒同情，我們的生活是值得不得一些兒憐憫！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與的世界！女人啊！你爲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啊！我們是甚麼都被剝奪了，甚麼都失掉了，我們還有甚麼生存的必要呢！

——不錯，人生原是短促的！我們爲時間所圍，我們爲時間所圍，我們還要受種種因習的禮制，因習的道德觀念的凌辱，使我們這簡短的一生也不得享受一些兒安慰，我們簡直是連牛馬也還不如，連狗彘也還不如！同樣的不自由，但牛馬狗彘還有悠然而遊，怡然而睡的時候，而我們是無論睡遊，無論晝夜，都是爲這深不可測的隱憂所盪擊，是浮沈在悲愁的大海裏。我們在這世間上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必要，有甚麼存在的必要呢！我們絞盡一些心血，到底爲的是甚麼？爲的是替大小資本家們做養料，爲的是養育兒女來使他們重蹈我們的運命的舊轍！我們真是無聊，我們的血簡直是不值錢的莧菜水！甚麼叫藝術，甚麼叫文學，

甚麼叫名譽，甚麼叫事業！這些鍍金的套狗圈，我是甚麼都不要了，我不要丟去了我的人
性做個甚麼藝術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個人，我就當討口子也可以，我就死在海外也
可以，我是要做我愛人的丈夫，我是要做我愛子的慈父，我無論別人罵我是甚麼都可以，我
總要死在你們的懷裏。女人嘯，女人嘯，你爲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嘯！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
永遠是你的！你所把持着的是並未失掉，你所被賦與的是並未被人剝奪呢！我不久便要跑
到你那裏來，實在不能活的時候，我們把三個兒子殺死，然後緊緊抱着跳在博多灣去死了
罷！你請不要悲哀，我是定要回來，我們的雜誌也快要滿一年了，我同朋友們說過，我只擔負
一年的全責，還只有三四十天了，把這三四十天的有期徒刑住滿之後，無論續辦與否，我是
定要回來的。我們是預備着生，還是預備着死，那時候聽你自由採決，我是甚麼都可以。你所
住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無論水也好，火也好，鐵道自殺也好，我總隨你去，我誓不再離開你一
刻兒，你所住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的呀……

他自言自語地發了一陣牢騷，又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陣眼淚，他的意識漸漸清晰了起
來，他是在一個小小的堂屋裏踱來踱去地步着。時候已近午後二小時了，淡淡的陽光抹過

正面的崇禡照進窗來，好像是在哀憐他，又好像是在冷笑他的光景。堂屋裏除去一些書櫥桌椅之外，西壁正中釘着一張歌德的像，東壁釘着一張悲多汝的像，這兩位偉大的藝術家都帶着嚴厲的面孔好像在鄙夷他的樣子。你這樣意志薄弱的低能兒！你這樣憂鬱成性的白痴！你的生活是怎樣的無聊，你的思想是怎樣的淺薄，你的感情是怎樣的自私，像你這樣的人正是褻瀆藝術的罪人，褻瀆詩文的罪人……這種尖刻的罵聲，好像從兩壁中迸濺出來，但是他也全不介意，他只是在堂屋中踱來踱去地走着。悲多汝，歌德，你們莫用怒視看我，我總不是你們藝術的國度裏的居民，我再不掛着你們的羊頭賣我的狗肉了，我要同你們告別，我要永遠同你們告別。他顧盼着兩人的像片自語了一陣，不禁帶着一種激越的聲音又謳吟了起來：

去喇！去喇！

死向海外去喇！

文藝是甚麼！

名譽是甚麼！

這都是無聊無賴的套狗圈！

我把我這狗兒解放

飄泊向自由的天鄉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喇！去喇！

死向海外去喇！

家國也不要

事業也不要

我只要做個殉情的乞丐兒

任人們罵我是禽獸

我是死心蹋地甘受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喇！去喇！

死向海外去喇！

火山也不論！

鐵道也不論！

我們把可憐的兒子先殺死！

緊緊地擁抱着一跳

把滿天的悲痛同消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他反反覆覆地謳吟，起初只是一二句不整飭的悲憤語，後來漸漸成了這麼一首歌詞。這是文人的一種常有的經驗，每到痛苦得不堪忍耐的時候，突然經一次的發洩，表現成爲文章，他的心境是會漸漸轉成恬靜的，愛牟也味覺到這種心境上來了，不怕他的心中，他的歌中，對於文藝正起了無限的反抗，但他却從他的衣袋中搜出了一枝鉛筆，俯就桌上，把他的來信翻過背面來，便寫出他這首歌詞。信上的淚痕還有些是濕的，寫時每爲鉛筆刺破，但他也不迴避，只是刺刺的寫，好像他所把捉着了的東西，深恐失掉了的一樣。他寫好了後，又反覆念了一回，他只覺得他的心尖異樣的戰慄。他索性尋了些信箋出來，想趁勢給他夫人寫一封回信去，並想把這首歌翻譯成日文，寫寄給她。但他纔要落筆的時候，大門的門環響了。

——這兒是愛牟先生的貴寓嗎？

——是的。

——愛牟先生在家嗎？

——哦哦！

兩個客人特別表了一次敬意，但他們的眼光有幾分不相信的樣子。愛牟把他們請進客堂。他們便各各道了姓氏，其實在他們剛進門時，愛牟看見他們的容貌，聽見他們的聲音，早知道他們的來歷了。

他們是從四川的C城來的。在兩禮拜前C城的紅十字會給愛牟拍了一張電報來，仍然要找他去當醫生，說不日當派員攜款來迎，務希俯就等等。隔不幾日愛牟又接到他的長兄由C城寄來一封快信：

「愛牟仁棣如面：在渝在滬在萬時均致有弟函，迄未得一覆，不知吾弟究係何意，總希明白表示。頃C城紅會致我一函，附有電稿，特連函送吾弟一閱，便知此中底蘊。須知現在世局，謀事艱難，謀長遠之事尤難，紅會局面較大，比之官家較為可靠，幸勿付之等閒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擋，早日首途，來渝一圖良晤，至盼至囑。順詢近好，并候曉笑。母子旅祺。兄W再拜。二月十三日。」

W仁兄親家大鑒：愛牟兄準定聘請，月薪四百，現因經費支絀，暫作捌成開支，一俟經費

充足，即照訂開支。即希台端備函轉致，誠恐愛牟兄在滬就聘他事。今日由弟電達，緩日派員攜款去申迎駕。電稿附呈台覽。順請文安。小弟區頓首。」

另外還有電稿一張，和以前所接的電文一樣。

他的長兄一向是在C城辦事。紅會的事，兩年前便替他經營好了，去年在他回國的時候，曾經由紅會給他送過旅費到日本去，但是錯過了，旅費又打轉去了。他回到上海來將近一年，他的長兄在朋友處打聽了他的住所，接連寫了幾封信來，他概不會回信。他的長兄愛他的心情甚深，他的父母思念他的性情更切，他們都望他早早回家，但他們却不能諒察他之所以不想回家的心理。

十一年前他是結過婚的，結婚後便逃了出來，但他總不敢提出離婚的形式。他知道他的父母老了，那位不相識的女子又是舊式的腦精，他假如一把離婚的形式提出來，她是定會自殺，他的父母也會因而氣死。九年前他有一位妹子定婚的時候，他寫信反對，發過一次牢騷，說甚麼「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得一個臭蝦蟆，也只得飽吃一口」的話，他的父母竟痛責了他一場，那位女子也尋了好幾次短見。他和他的夫人曉美自由結了婚，他的父母也

絕過他一陣，後來念到生了孫子，又纔寬恕了他們；但他家中寫信給他的時候，定還要稱他的夫人是妾，稱他的兒子是庶子，這是使他最傷心，最厭恨不過的字面。幾次決定寫信回家去離婚，但終可憐老父老母，終可憐一個無罪無辜只爲舊制度犧牲了的女子。他心裏想的是：縱橫他是不願仗家庭，他是不願分受家中絲毫的產業的，他何苦更爲些許形式，還要犧牲多人！父母不願意離她，儘可把她養在家中做個老女；她也樂得做一世的真姑。照人道上來說，她現在的境遇，只是少一個男子陪伴罷了，他不能更逼她去死，使他自已擔負殺戮無辜的罪過。——他懷着這樣的宗旨，所以他便決定了永遠和家庭疏遠的意志。最能了解他的是他的長兄，但是他的這層苦衷，他却不會知道。長兄只是希望他速回C城，但他怎能夠回去呢？C城更和他的家庭相近了。他想起十一年不見的老父，十一年不見的老母，十一年不見的兄弟姊妹，十一年不見的故鄉，他也有流淚吞聲，也有終夜不能成寐的時候，但是要叫他回家，他是不能，他怕是永遠不能的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今身只怕已不能和你們相見，你們老來思子的苦心，我想起便時常落淚，但是我無法安慰你們，我只好使你們遺恨終古了。我的兄弟姊妹們，你們望我的心，你們愛我的心，我都深能感受，但是

我們今生今世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了，我們是枉自做了骨肉手足一場，到頭我們是互相離隔着到死。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過一次結婚兒戲的女人喇，我們都是舊禮制的犧牲者，我絲毫不怨望你，請你也沒用怨望我罷！可憐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時候，每每和着眼淚在無人處這樣的號呼，但是，他的苦情除他自己而外，沒有第二人知道。

——我們是奉了會長的命令來的，命我們來迎接先生。這是會長的信，這是令兄先生的信，還有一張匯票，我是揣在懷包裏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來客的一位把信交了，一面解開衣裳在最裏一層襯衫裏又取出一張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紅會的信和愛牟長兄的信內容大抵和前回的相同。只是多說了幾句派了甚麼人來接和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旅費的話。愛牟一把信檢閱了，他當面對來人說：他不回去，並且謊說了些不能回去的原因。匯票他不願承受，叫他們回四川時一直帶回去。

——我們受了會長的命令交給先生，交給了先生我們便算是盡了職分，不則我們將來會討會長的怪。會長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醫院裏面不是說有兩個德國醫生嗎？

——是，是有兩個。中國醫生也還有三十幾個呢。

——哦，有那麼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但是，人還不夠用呢！二軍一敗，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不能不去醫，一軍又一敗，又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也不能不去醫，所以人手總是不夠用的。

——那也沒有辦法了。軍人們這麼時常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大醫，恐怕也不夠用罷。

——嚇，嚇，嚇嚇嚇……

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人始終不肯拿去，愛牟只得權且收下。他寫了一張收據交給來人，他們便匆匆告別去了。

淡淡的陽光仍然還照進窗外，客堂裏的微塵靜靜地在空中遊戲。愛牟想寫信給他夫人，他的與頭被來人打斷。他的意識的焦點又集中到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上來了。有生以來第

一次接到手裏的這麼一樁巨款！這對於他隱隱是一個有力的誘惑了。他想：他假如妥協一下，把這匯票換成錢，跑到日本去把他妻兒接回來，再一路回C城，那他們以後的物質的生活是可以再無憂慮的了。一月有三百二十塊錢的薪水，即使把一百二十塊錢作爲生活費，也可窮奢極侈。餘錢積展得三五年，已儘有中人之產，更何況將來的薪水還可增添，薪水之外還可以弄些別潤。但是他回到C城，則不得不回到家裏；即使不回家，家裏人也自會來，那時舊式婚姻的禍水便不能不同時暴發。父母是絕對不能和他一致的，人命的犧牲是明於觀火的事情，他決不能爲自己幸福的將來犧牲別人的性命，而且會犧牲他自己年已耄耋的老父母的性命。

——啊，父母！父母！你原諒你的兒子罷！你兒子忍心不回來，固然是不孝，但是你兒子終竟不忍回來，也正是出於他還未喪盡的一些孝心。你兒子回來了，便會把人害死，便會把你兩老親害死，這教你兒子怎麼能夠忍心得呢？父母！父母！我是永遠不能和你們相見了！

他這般思念到他的父母，又不禁流出了眼淚來。他知道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親，最

是痛憐兒女的人，他還未出國的時候，他的長兄次兄都會出過東洋，他的母親思念起他們時，時常流淚，時常患着心痛的情形，他是最知道得詳細的。他母親時常說：絕對再不要愛牟出洋，因為她的心是碎了，再經不着牽腸罷肚了。在十一年前愛牟結了婚，不三天便借故出門，說要上省進學，他母親親自送他上船，在船離岸的時候，還諄諄誡他。

——牟兒，你千切不要背着娘，悄悄跑到外國去啊！

他爲他母親這句話在船上悲痛了好一場，他當時還做過一首詩，而今他還記得。

「阿母心悲切，送兒直上舟。淚枯唯刮眼，灘轉未回頭。」

流水深深恨，雲山點點愁。難忘江畔語，休作異邦遊。」

但是他終竟背着了他的母親逃到了日本，並且別來便一十一年了！在這十一年中間，他母親思念他所流的眼淚，他母親思念他所起的心痛，正不知有多少斗斛，正不知有多少回度。他母親今生今世不能再見他一面，一定是到死都不能瞑目的了。愛牟時常對他的夫人說：他一生的希望也只想回去再見母親一回，但是他不能回去，他不忍回去啊，舊式的婚姻制度的結果啊！世間上有多少父母，多少兒女，同困在這種礫刑之下，正膺受着多少難療

的苦痛嘍！

——啊！算了！這金錢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躪，你且看我來蹂躪你罷！

愛牟突然把那一千兩的匯票，和着信封把來投在地板上，狠狠地走去踏了幾回，他不回C城的決心愈見堅毅了，他立地便分別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他的長兄，一封寫給紅會的會長，把匯票也封在裏面，堅決地便把關聘辭退了。回頭又把他夫人的信來讀了一遍，他接着便寫一封信去答覆她。

「曉芙，我的愛人：你的信我接到了。我在未接到你的信前是如何傷心，我在既接到你的信後又是如何傷心，你該能想像得到罷。你的悲苦我是曉得的，我現在也不能說些無謂的話安慰你，我現在所能說的只有這一句：「我在三四禮拜之後便要回到你那裏去了。」我想這一點或者可以勉強安慰你罷。我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通懺悔了，我對於文學是毫無些兒天才，我現在也全無一點留戀，我還不能不再住三四禮拜的緣故你是曉得的，我們的雜誌要在那時纔能滿一年，我對於朋友的信實是不能不實踐的。」

今天剛接到你的信後，四川的C城紅十字會派人來接我們來了，大哥他還不知道你

和兒子們都回日本去呢。紅會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路費，我拒絕了他，同時把路費也給他送回去了。我拒絕他的原故，想來你當能了解我罷？我固不願做醫生，我尤不願回C城，C城和我家裏接近了，一場糾葛不得不決裂了起來，我不願我的父母到老來還要作我的犧牲。這是我所不能忍的，又是爲我的原故使你不能不受苦，你請原諒我罷！我永遠是你的所有，你所在的地方，我總要隨你來，你便叫我死，我也心甘情願。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體，前幾天我到無錫去過一回。去年夏天無錫的朋友們不是說替我們找就一個住所嗎？那個住所真好，我此次跑去看了來，我可惜去年我們沒有遷去。倘使去年我們是去的時候，我們的生活，或者不會如許落寞，你也不會轉回日本去了。但是，過往了的事悔也是來不及的。我現刻對於生活的壓迫，我一點也感不着甚麼了，我有解決牠的一個最後的手段，等我到日本後再向你說罷。最痛快的事情是我今天把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蹂躪了一次——真個是用腳來蹂躪了一次。金錢啣！我是永不讓他在我的頭上作成福了！我到日本去後，在生理教室當個助手總可以罷，再不然我便送新聞也可以，送牛奶也可以，再不然，我便要採取我最後的手段了，到日本後再說。

爲我抱着孩子們多接幾個吻。」

他草率地把幾封信寫完之後，時候已經將近四點鐘了。身上好像放下了很大的重載，心裏也疏暢得許多，只是兩眼總覺得異常乾澀，他便把紙筆檢好，又去打了一盆冷水來洗了一次臉，把幾封信揣在衣袋中，打開後門出去。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前同着耶穌釘死在 Golgotha 山上的兩個強盜中之一個，復活在上海市上了。

壁畫

滕固

崔太始近來住的地方他的朋友們都不很知道了。他在留學生中資格不算舊，到東京不過五年。今年是他美術學校最後的一年了。他雖是學了五年的畫，從來沒有畫完工過一幅。以前他住的房間裏裝着一疊畫架，至多成就一半又塗了去，或是僅僅鈎了些輪廓罷了。但從這些半途而止東鱗西爪的畫裏，他的結構他的筆致，在在可以看出他有偉大的藝術的天才。

他有位朋友T君，住在白山的近傍，還是他國內的同窗，所以很算知己。有一天午後，他忽然現在T君的房中。

六疊席的房間，四壁都是亂七八糟的書籍。崔太始與T君面對面席地而坐。席上一盤熱勃勃的清茶。T君敬了他一杯，看他一喝而盡，將杯子向盤中一頓，呵了一口氣，從烟袋裏挖出一枝烟來亂吸。T君看他那頭髮有二寸多長，鬚子不消說，制服的兩袖和胸次都塗了紅紅綠綠的顏色，白的硬領也抹了一層污黑的脂肪，他不由得暗暗地笑了。

「太姑，你住在甚麼地方？」

「我住在日本橋我親戚的銀行裏，我借了一間光線很適宜的房間，雇了一位姑娘做 Model，想在這一月內，努力完成一張卒業製作。」

「那好極了。我希望你此次的成功。」

「T君，我倒有一重心事告訴你，你替我做首詩發洩一下怎麼樣？」他搖搖頭，眉目都皺在一塊，彈去烟灰，向T君說。

「那怎能辦到！我做詩都是自動的，自己感觸的。自己要說的，你的心事我何從知道？」

「我講給你聽罷。我今天到你這邊來，經過小石川教堂。今天是特別傳道日，有一羣女學生分道發佈傳單。過路的人都受領女學生們鞠躬和一張傳單。獨有我經過時，她們不來理我，我很憂鬱，你把我的憂鬱寫出來罷。」

「什麼大不了的心事，原來就是這一點。你有了夫人有了三歲的女兒，你還不知足，你每每講起那些女人的事情，就好像垂涎萬丈的樣子，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罷。」

「我們徒然的結了多年知己……唉！我最切齒痛恨的，就是說我有了妻女便不該再

有別的念頭。父母強迫我結婚，這是我有妻室的來歷，一時性慾的衝動，這是我有女兒的來歷……T君！你是聰明人，我不以一般朋友看待你，你也苛責我，我真沒有地方告訴了。」他說了，便斷斷續續的一呼一吸，他不禁滴下了一場眼淚。

你不必悲傷。我明白了。你饒恕我的鹵莽。我一定勉力替你做一首詩。」T君被他的話感動了，不禁起了同情，便安慰了他幾句，他只沒精打彩的吸着香烟。

「你在銀行裏，沒有人和你一同畫嗎？」

「只有一位L君同畫。」

「他是到東京還不上兩個月的那位L君嗎？」

「是的，便是那位。」

他們倆談了些很平常的話，崔太始總覺得沒甚意思，不久便與T君道別。T君也無從安慰他。T君聽得崔太始近來和許多朋友們意見不合，連一連二的絕了交。他的朋友們往往講他的性情大變。T君從這回子談話裏，也經驗了。所以很失悔剛纔說的話，怕因了這個緣故，損壞了多年的交情。

第二天崔太始到銀行去，得到一封快信——他因爲住的地方不告訴人家，一切信札都由銀行轉遞——原來國內母校裏的教授殷老先生帶了兩位女公子，到東京來遊歷，此刻住在神田的長安旅館裏。他歡喜得非常，以爲有機會去招待殷老先生的二位女公子了。他再沒有心緒作畫，便一直到神田去找長安旅館。

殷老先生的一室也不很寬大的。席子上鋪了一條大棉被。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此外T君、L君和別的少年兩位，都圍着坐在大棉被上，鑒賞長女公子南白所作的畫。殷老先生精神振起，講他長女公子平日得的是某先生的指導，某先生的品評。T君、L君和別的少年們都說了一堆恭維的話。

崔太始推進門來，見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說些應酬話。此時他也盤坐在L君、T君的中間，別的二位少年，背地裏望崔太始那種特別的動作發笑。崔太始雖是和殷老先生很有精神的談話，但是一面他很失望。他想殷老先生在東京的門徒不止他一個，在座T君、L君和別的二位少年，也曾受過殷老先生教育的，和他

的二位女公子同一是世兄妹的情誼，於是他預算不能獨盡招待的義務，他的熱望冰消了一半。

殷老先生的長女公子南白，十九歲，她得到名師的指導，她的國畫創作，在國內已有名望的了，次女公子北白，不過十四歲，還在小學校裏讀書。他們這回子東來唯一的目的，想開一個展覽會，陳列南白創作，使東邦人士也知道中國有位閨秀畫家南白女史的作品。

殷老先生和他在座的門人，規劃了半天。展覽會的事情也就有個端倪了。五位門人中大家推T君到日本畫家協會去交涉，推L君擔任編畫件的號數，崔太始去設法借會場，別的二位印目錄發傳單。他們認定了，殷老先生和南白懇切的致謝他們。他們便與殷老先生們道別。

殷老先生不很信任別的門人，因為他有的穿西裝，有的穿制服，都很整潔而漂亮。獨有崔太始衣服上有顏色痕跡，蓬頭垢面，不加修飾，所以殷老先生也很信任他，說他是最老實的一位青年，又說他對於籌備展覽會的事情最出力。因此南白也很感激他，畫了幾幅畫相送。

「支那閨秀畫家殷南白女史，此次隨尊人東來遊歷，所帶作品百幀，於三月一二

三日，假神田東亞俱樂部，由日本畫家協會主任，舉行作品展覽會……」

東京的新聞上都載着這一小段新聞。到了開會的那一天，殷老先生的五位門人都到會幫忙招待。東亞俱樂部在神田熱鬧的一帶，所以參觀者很多，而且都很頌揚南白的作品。東京的新聞記者又時來探訪消息，招待的五位很有應接不暇的光景。

第三天，這是末一天了，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也到會。那時參觀者新聞記者都由他的門人們招待着，在樓下的一室，殷老先生和參觀者新聞記者們談話，T君當了翻譯，樓上的一室，崔太始和南白北白坐在沙發上閒談。

「你送給我的三幅畫，我真感謝你呀！」崔太始柔順的對南白說。

「那沒有價值的，我是亂塗，請崔先生指正才是。」南白很謙虛的回答他說，北白低頭沒有話。

「這三幅畫都很有意思，我尤其愛那幅『紅葉題詩圖』，你的筆法真可說超過石田呢！」

「唉，你不必見笑。你那樣說，我真慚愧。」

樓梯上的足聲響了；參觀者連一連二的上樓，打斷了崔太始和南白的談話。他們站起，避到近壁的一隅，讓參觀者進行環繞的路徑。

崔太始走下樓梯，在樓下的一室踱來踱去的，想起南白那種溫柔可愛的性情，清高秀麗的畫筆，又是恭敬她，又是愛她，她送給他的一幅「紅葉題詩圖」，在崔太始眼裏看來，一定有着深奧的寄託，斷乎不是隨便寫的。他愈想愈高興，搖搖頭，自言自笑。「君坐在入口的地方，偷着他的那種特別舉動，莫名其妙，但只猜到殷老先生樓上贊了他幾句罷了。」

殷老先生和他的女公子門人送新聞記者參觀者下樓，揮別壁上的時計，剛敲五句鐘。「閉會罷，承諸位勞駕三天，心裏很不安。今天預備在中華樓小敘。我們同去罷。」殷老先生對門人說。

「不必客氣，我們便要回寓了。」門人們同聲辭謝。

「不是我的客氣，是你們的客氣。」太始君你爲我邀請他們，你不應該也說客氣的話。」殷老先生對崔太始說。

「我們不應該違背殷先生的命令，殷先生好意教我們去，我們也就去罷。」崔太始變

了語調，得意揚揚的對同伴說，他以為有無上的光榮。殷老先生對他說那句「你也不該客氣」的話，帶有些橄欖的滋味，愈嚼愈甘。L君微微的拉了T君的衣角，T君便斜看崔太始的得意的示威。

他們從東亞俱樂部出來，走上街道，轉了兩處的街角，便到中華樓了。殷老先生早已定好了一間「蘭室」。

圓桌子上殷老先生對門而坐，右方北白，南白，崔太始，別的二位L君T君順次坐下。T君與殷老先生又並肩了。殷老先生與T君談話，別的二位也乘機插了許多話頭。他們談的資料，不出展覽會經過的情形。

崔太始用小刀去了三隻大蘋果的皮，又切成無數的小塊，插上牙籤，盛在盆子裏，諸同座的隨意取啖。L君從眼角裏偷望崔太始他留下四塊大的，分給南白北白，她們說一聲「謝你」，他急忙留意同座的幾位有望他的沒有。L君裝樣沒有看見，他才放心下來。於是他也參加殷老先生的談話。

L君向T君做了一個眼風，T君立刻注意崔太始和殷老先生的談話，崔太始談鋒尖

利，說了一大批上下古今長話，殷老先生連聲贊揚，說他有見識。

「太始君名不虛傳，殷先生都佩服他呢。」T君插了這一句話。

「果然，十年前的地位，我是他的先生，十年後的地位，他是我的先生了。」殷老先生搖頭說了，衆人都笑起來，喧聲大作。崔太始尤顯現自己一臉的光榮。

他們從中華樓散了席後出門。門人們都向殷老先生們道謝，分道而別。但崔太始還瑟縮不前，他很想跟殷老先生們到長安旅館，再去談一談。

「再會！再會！」南白向崔太始辭別。崔太始聽得她的辭別話，一面不好意思跟她們去，一面却想到南白不和別人道別，單向他致辭，他又格外得意，便也致辭而別。

第二天的下午五時，在東京站，殷老先生和他的二女公子上車了。T君、崔太始等等五位排列車窗外的月臺上，各人右手裏拿了帽兒，一揚一抑。殷老先生們在車窗裏致了鞠躬，火車從此遠了。

崔太始從車站回來，到早稻田找他的同鄉陳君。陳君是早稻田大學法科的學生，一見崔太始那種神氣，便連聲說：

「藝術家！藝術家！」他說了後，向崔太始肩上一拍，笑了一笑。

「陳君，你不要胡鬧！我正門正經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

「你和我商量的總不是好事情了。」

「那裏的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此地談不便，到咖啡店去罷。」

「也好，也好。」

他們手牽手從陳君的寓所出來，走上冷落的街道，進一家招牌上有紅茶咖啡牛乳名目的店子裏去，向靠窗的小桌子上對面坐下。

「咖啡二杯。」崔太始大聲對侍女說。

「噯，噯。」侍女走進內室，盛了二杯咖啡，分給他們。

「我們講正經話罷。」

「你講就是。」陳君用右手拿的匙子調咖啡。

「我前次對你說過的那位殷有白女士，今天我送她們回國去了。她對於我很有意思，她的父親也很信任我，我想這種機會是不可失的。我想先把我的妻室離了婚，便可成就我

們以後的幸福。」

「那很好，我勸你進行。」

「那末，請你在法律上查一下，離婚的手續怎麼樣。」

陳君從衣袋裏摸出一本袖珍的「帝國六法全書」，翻了一下，使用日本語讀下。

「那是日本的法律，請你查中國的法律。」

「不關緊的，中國的法律原是抄日本的呀！」

侍女站在他們的旁邊，聽得陳君念離婚法律，不由得發出一種驚奇的笑聲。陳君便將

「六法全書」向衣袋裏一塞。

「我要問你，你的夫人也願意離婚嗎？」

「她是鄉下人，不懂新知識，斷乎不願意的。」

「那你也沒有理由了！你的夫人願意了纔可成。」

「她果然願意了，我也不和你商量。爲的她不願意，才請你想個法子離去她。」

「這是一個人願意，就沒有理由的。我也沒法。」陳君便又摸出「六法全書」翻到離

婚的一章，遞給他看，他接着書睜眼看了好久，搖搖頭說：

「難極！難極！」他將「六法全書」還給陳君，從皮夾裏挖出一角錢，放桌子上，向侍女致了一聲道別，辭出門去。只聽得侍女掩口的笑聲。

過了一個月之後，T君在上野公園半已發蕊的櫻花樹下的石上坐着遠遠地看見崔太始背了畫箱走來。T君招呼了他同坐。

「你從學校來的嗎？」崔君。

「是的，你呢？」

「也是。你的卒業製作成就了沒有？」

「還沒成功。南白有信給你嗎？」

「我那邊沒有信來。你那邊一定有的。」

「哼！我那邊一張明信片都沒有我親見。T君那邊有二三封信，她講的什麼，T君也不肯給我看，我也不要看，總之那種女子沒有價值的。」崔太始憤憤不平的說了，連嘆幾聲。

「何必，何必，不給你信，便罵她呢！」

「不必講起，那真沒有講的價值。你還不知他們的內容。」

T君已熟悉崔太始的性情，所以也不談了。拉着了他的手，在園徑上慢慢的散走到廣道上。

「崔君，我們到動物院去罷。這幾天動物院很熱鬧。」

「贊成的，我們去。」

他們轉身到左方動物院的大門口，T君買了二張入場券付給管門人，二人一直走進院子。

院子裏男男女女老的小的加了鳥聲獸聲，所以嘈雜的了不得。他們倆牽住手走過幾處的鐵網鐵欄，只見一羣人圍着獼猴住的鐵網。崔太始拉住T君的手站停了。

「喂，有什麼好看？」

「T君，你看，真好看呀！」

「噫，湊什麼熱鬧呢？」

「T君，我告訴你呢，你等一歇，你看那幾隻獼猴真享到好福呢。女子婦人們都把果餅

擲給他們喫，我想真是冤枉，連獼猴都夠不上，還活着做什麼？我此刻恨不得變了獼猴，跳進鐵網享受婦人女子們擲給我的定情物。」

「你又胡鬧了！怪道別的朋友都說你是急色鬼！」

「他們都不是真知我，T君，難道你還不知我的心嗎？」

T君緊緊的拉他離去鐵網，坐到人跡稀少的那邊露天椅上。他垂頭喪氣的摸出一支香烟燃上了亂吸，把畫箱脫下，放在地上。

「T君，我還有一件事情告訴你，說來真是太息痛恨。就是我前次和L君雇了一位Model，她的身段面容還可以，但她衣服很襤褸，她若是我好，我誠心送她上等的衣料。我看她可憐所以問問她的家庭怎樣。她支吾不答。L君的日本話還沒純熟，她反而很有精神的和他談話。這也不要講。有一天我教她一同到銀座去玩，她要什麼東西，我可買給她。她拒絕我，我敬佩她，當她是一個清高的女子。但後來我親見她和L君手牽手在銀座一帶走呢！真氣死我！我便停止雇她，卒業製作也不畫了。我停止了她，L君可說沒有能力借某銀行的畫室，隨他們到別處去罷。」

「我以為你卒業製作很要緊，你從來沒畫成一幀完全的作品，總爲了一些小事停止的，你把你藝術的天才糟踏了。」

「T君，說來真傷心。我的境遇，不使我完成藝術的天才。」

「你再雇一位別的 Model，好好的畫去才是。」

「喂，我真灰心了！你救我罷！」他靠到T君的肩上，作長時間的呼吸。T君覺得他那種呼吸裏，有無限的悲涼。

「肚子裏餓了，我們到菜館去喫飯罷。」T君牽了他的手走出院子。

後來崔太始稍稍平靜一點，覺得T君的話還不差，便和他的同學S君商量，另雇了一位 Model 在S的寓所裏二人同時開始卒業製作。

S君和崔太始同學同鄉，又是此次將同時卒業，他也住在白山，雖T君不遠他的房間有八疊席，裝置得很精美。他又是一位很有面子的少年，也很明白崔太始的脾氣。他們雇了一位 Model 畫過三個星期了。

有一天T君從學校裏回來，到S君的寓所，看他們畫，只見那位姑娘披了寢衣，露出上

身雪白的肌體乳房斜靠在藤椅上，目不他瞬的鎮靜着。崔太始與S君離開幾步，裝了畫架，一心一意的調了顏色，進退瞻視；然後塗上顏色。他們見T君的學校已退課了，便也休息。

那姑娘脫下寢衣，披上自己的衣服，她拿了寢衣問崔太始說：

「崔先生，這件寢衣多少錢買的？」

「十二塊錢。在三越吳服店買的。這是最時髦的巴黎式的寢衣。」崔太始很得意回答S，一笑。

「我披了三個星期，很污的了。」崔先生，你送給了我罷。」

「你要就拿去罷，我還去買一件新的才是。」崔太始很豪爽的應許送給她，她便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他覺得非常快活，以為她很有意思對待他。不像那時和L君同雇那一位擺架子。

T君見他們休息夠了，便也道別回去。

星期六的一天，T君得到崔太始發的一張明信片。

「今天我約Mr. Cole到帝國館去看電影，你也同去罷。下午二時，在S君地方聚會。我們

等候的呢。」

T君一看時計快到二時了，便換了新的制服，套上四角的制帽，到S君的寓所。崔君和那姑娘都在。S君也換了西裝，打算出門的樣子。崔太始見T君來了，便振起精神對那姑娘說：

「我們去罷。」

「崔先生，你饒恕我。我有別的事情，不能同你去了。」

「你應許同去，我如今約的朋友都來了。」

「崔先生請你饒恕我這回子失約。」

「你不去也罷，我們二個人去罷。」崔太始覺得大失望，便拉了T君的手向S君道別，走到街道上的停車場站住了。

「我們倆也沒趣，不必去罷。」T君說。

「我以爲女子最賤，我的寢衣她歡喜的，我送了她。我教他去看電影，她應許了，又變計呢。今晚本是某銀行宴會，我好好的辭去了他們的請宴，誠心領她去看電影，她真不受人看

待的。」

「那你去銀行去赴宴就是，何必多說呢？」

「T君，你看呀，真氣死我呢！」

T君一看，S君與Mr. Jones遠遠地也向停車場來，崔太始一轉頭裝樣不見。

「我去了！到銀行去了！T君，對不起你！今天虛約了你，再會！」崔太始說後拉上電車去了，T君一個人離去停車場便也回去了。

第二天在某銀行的會客室裏，崔太始的親戚約摸四十歲，一望是很有經驗的人。他坐在大桌的主位。T坐在賓位。崔太始的親戚把一張英文報遞給T君說：

「這是太始留給你的信。」

T君展開英文報一看，有幾個半紅半紫的大字寫着。

「T兄！你把我的心事做一首詩罷！沒有一個朋友知我的心，你是真知我者！太始留筆。」這一行字也不像用筆寫的，像用指頭寫的，也不像用顏料寫的，像用血寫的。T君雖是有這

種懷疑，但不敢直問。「那末，請先生把昨晚的事情講給我聽罷。」

「T先生，太始的脾氣真真名其妙，你也明白。昨夜我們行裏春季小敘，找他來敘一下，他與致很足。我們當然也很歡喜他。後來他就不對了！連喝數十大杯的酒，我們勸阻他，他也不肯聽。自斟自喝，喝到喝不下了，吐了一地。這也不必說。他便躺在沙發上。教他到寢室去睡，他不肯。客人都散了。我們也要回寓的，不能照管他，便教一個僕人看管。僕人看他呼呼的睡着，自己便也睡去，後來不知他吐了許多的血，寫給你的東西，恐怕是用血寫的呢。」

「我看正是用血寫的呀！」

「今天僕人來告訴我這麼樣子，我嚇得跳起來。我看他已經不省人事了，連忙送他到大學醫院。」

「在這一間屋子裏吐的嗎？」

「不是，在樓上的一間。還有許多血跡，我們去看看罷。」

崔太始的親戚引導T君到樓上的那間屋子。T君只見沙發上的白絨上有許多血跡，靠沙發的壁上畫了些組亂的畫，約略可以認出一個人，殭臥在地上，一個女子站在他的腹

上跳舞。上面有幾個「崔太始卒業製作」的字樣寫着。

「那些怪畫也是用血畫的，大約他的神經昏亂極了。」

「我也這樣想呢。」T君回答了，他心裏一陣寒慄，便與崔太始的親戚下樓，辭別他說：

「再會罷！我到大學醫院去看他。」

五二，作於白山。

迷宮

火和鐵的世界

孫席珍

隊伍開到山背後，突然止住了；天是黑得像深淵，一切都靜得如死。連長不住手地在黑暗中打着信號，弟兄們都似箝了口，於是，從山崗那邊立刻發出「澎」的一聲軍響，而接着便是無數脫腔的子彈，紛紛地在頭上跳舞了。

在連長和三位排長的領導之下，他們瘋了一般，毫無顧忌地望兩個山崗相峙的地方突進。子彈從相反的方面射來，卻老是緊緊地追趕着他們，在和他們成一條平行線的天空中橫行着，彈雨一陣密似一陣，而且各自在尋覓着願主，急急地要鑽入他們的懷抱中去；但他們却毫不領情，互相推擠，互相退避，忽而隊伍隔做幾段，忽而又成堆地在靠近山崗邊蹲倒。胡里胡塗地，一切辨不明，只是頭腦緊張神經興奮而身體却又蜷縮着，摸索而進。

誰也不敢哼一句，咳一下，只是竭力保持着鎮靜，但事實是誰也保持不住，腳尖着地，山徑上的落葉沙沙有聲，而鎗彈逼近地墜下來，有些人終於不免叫喊出來了。

「啊唷唷……」幾聲沒有尾音的怪叫，不時從地面上尖銳地躍起來。

夜也是啞而靜的，啞而靜之中，只有七九鎗的爆竹似的單響和九五鎗的「格蓬格蓬」的重音混合着，此外便是曳長着的「噓……噓……」的兩種子彈的飛聲。手脚都招架不住，但大家還是心旌搖搖地擁擠上來。隨後，山徑拐灣了，轉過山崗了，陡然，過山炮的驚天動地的巨響轟然發動，一剎那間，頭上刷過幾道迅捷的光，即刻又在空間炸裂；那散布開來時的迴光照耀着，使一些發抖的人有互相一瞥的工夫，但誰也不覺得誰爲卑怯，爲可笑。

又是一道紅光，而又是一道紫光，飄洒地颯蕩着，遠遠一帶山巒便在變態的雲烟背後映出，那大概是北軍的炮兵陣地。

「散開……一齊向山上前進！」連長抖擻楞地喊督。

大家在這鎗彈的雹霰和大炮的洪雷之下，個個人都有些戰慄，但誰也不敢則聲。黑暗中聽到營長踏在山的尖凸處發着口令：「向右轉……第四連向右轉！」於是大家都捉迷藏般望山的右翼摸索過去。

七九步鎗所洒的雨點更加密了，迫擊炮彈直向着這邊奔過來，一股火藥氣也彷彿凍凝着一般久久不肯消散，而對面山頭的兩架或者三架水機關，也開始呼春的貓似的嗥叫。

起來，軋軋地，沒有間歇地響着，子彈也成羣成隊地似一股旋風席捲而來了。

「臥倒！」是第二排排長的指揮語聲。「放排鎗！」

深秋的夜，已是冷得非常，刺骨的霜風拂着，但大家個個反而都嚇得一身冷汗。弟兄們飲彈後四肢抽搐的樣子，不絕如縷的呼聲，轟轟的巨雷，劈拍的尖響，咳嗆似的機關鎗的軋軋，淒緊的軍號，怒潮般的喊殺聲，粗暴而混亂，大家都驚駭得目瞪口呆。舉起捏着鎗的戰戰兢兢的手，將子彈裝上，然後不辨方向地向黑暗中繼續放出去，於是眼前更加蒙上一層從許多鎗眼中噴出來的匯合而成的迷霧。腦袋是澎脹欲裂，心是最高速度地跳躍着，但頃刻之間，又被更準確，更洪亮，更迫近的狂吼聲所震碎……

「唉啊……啊啊……」一個人從旁邊踉踉蹌蹌斜奔過來，突然在黃得標和韋虎所臥倒着的距離三尺的隙地間倒下，用盡最後的力量狂喊一聲，便沒有響動了。

「唔，又是一個！」由於本能的惶駭作用，黃得標這樣說了一句，聲音立刻便在大聲巨響的混雜之中消失了。

黑夜中一切情形都辨不清楚，誰也無暇管誰，誰也不知道誰死了，誰受了傷，或者誰還活着；各自只能讓鑽心的鎗炮聲把三魂六魄幌得東飄西蕩沒有着處，各自只能扳動鎗機無休止地向着遼遠的黑暗中放鎗。

這時各人的臉色定然是灰白的，四肢定然是拘攣着，而各人的左右也定然七扭八歪地挺着死屍，東一攤西一堆地凝着血痕。但夜中作戰不許點燈，因此無論那個都懷懂地不能明白各自周圍的環境，而他們也都不願意去明白各自周圍的環境，因為他們已經連照顧自己都來不及，他們知道他的周圍到處無非都站着死神的陰影，他們唯一的等待，也只是讓死神一下子來攝取他們久已枯寂的靈魂……

近處山灣裏，躍起一陣迂緩的閤閤聲，雖在異樣的喧囂中，却清脆地可以聽見。

「哈哈，我們的機關鎗也向他們回敬了！」

「我們，唉，我們的炮隊怎麼總是老不見來呢？」

這樣談着，大家可是毫不動彈，只竭力將身軀伏地，竭力將腦袋縮入肩胛中，竭力將雙腿收緊……陡然，又是一陣颶風猝不及防地掃蕩過來，一切便都在昏茫中聽不見了……

於是，又是幾十道燦爛的閃電，又是一陣使人窒息閉悶的彈藥氣……而最後便是許多尖削的怪叫：「啊唷…… 啊唷……」

大家這時都躲在各種明知其並不安全而在毫無遮掩的禿子似的山上，却只有這裏還可以勉強藏一藏身的掩護物背後：土岩的下面，山壁的窪處，荆棘傍邊，長草叢中，都有許多人蹲着，伏着，或者臥着……又是一陣連發的排炮，砰砰，邦邦，砰砰，接續響了三次，五次，十次……

「媽呀……痛死我了……」

雷鳴電閃交加，每次炮聲一發，隨着炮彈飛來的火花便紛紛落在各處；全體都瞠目咋舌，而幾十個呼聲同時響起，但在黑夜中又瞧不出那些受傷者的面目。忽然，滾上土翻身一撲，恰恰撲在兩個屍首中間；他股上已中了幾鎗，却還爭扎着用雙手把腦袋抱住，隨後終於漸漸不能動彈了。

狂風驟雨向他們橫掃了幾十分鐘，隨後逐漸轉到別個山頭去了，而七九步鎗的鎗彈却還一大把一大把丟擲過來。於是有些人便站起，吁一口氣，但立即很快地又蹲下，伏倒。

「啊……媽啊……痛……」

「我渴得不行了呀！」

「不許吵，蠢東西！」是第一排排長的口氣，但接下去却切切地發問了：「連長，我們仍然在這裏等着嗎？」

「自然，等命令再前進。」

「弟兄們，各自注意！」於是，第二排排長高聲喊着。

忽然，北軍的炮隊又橫過方向到這邊來尋開心了：似從獅子的鼻子裏發出來的怒吼，怪厲的，憤鬱的，延長着，不絕的咆哮，頓時把所有的人都驅逐到昏沈盲昧境界中去了……

不久之後，水機關旱機關和步鎗的嘶啼嘶喚又都息滅，獨有重炮，還蠢笨地向陣地後方搥着搥着，而牠那呼嘯也顯然沒有剛才急促了。於是，弟兄們都說「北老已在後退。」第三排排長說，「第一營已經佔領了對面的山崗。」第一排排長卻說「怕是別團的隊伍已和我們聯絡而向北軍取包圍的形勢了」……這樣地議論着，大家便都把彎曲的香樅伸

直，匍匐的四肢展開，以求暫時的舒適一下。

但是，忽然，從對面山脚下傳過來一片狂烈的喊殺聲，而陣線背後靠左邊的山角上，彷彿同時也起了騷動。

「快快，開鎗呀……向山脚下瞄準……」連長亢奮得非常地喊說。

於是，大家都毫不審察地開鎗，「格蓬格蓬」成串成行地擲出去，而全條陣線的鎗聲也跟着大肆活動，機關鎗也即刻開始必卜必卜地燒起開水來了。耳根又頓形紛擾，心房又迅速地震動，隨後，一聲警笛似的高呼：「北兵從側面包抄過來了！」

連長聽到這呼喊，簡直要發狂了，個個人也都慌亂失措。有些人已經預備挺起黑刺刀衝鋒出去，因為在這時候，已經沒有了別的任何顧忌，只有衝出去，是唯一的死裏逃生的辦法。陣線開始發生動搖，漆黑的夜色中，營長的號令，急迫而有似呼救。

「第四連不動……快放，快快呀！」

這時，左翼的鎗聲，突然移向後面，猛烈而緊張，大家跟着齊聲吶喊，而迎面衝鋒過來和從側面包抄過來的北兵的喊聲和騷動，也就全歸消滅。不久，北軍的重炮又恢復牠原有急

促的調子，而且更加憤激狂暴，水機關旱機關和步鎗，也立刻四面八方一齊發動了。

大家又都俯身貼地，死的和活的攏總聚集在一處：死的都已安然睡去了罷，至於那些活的，卻只能屈起腰板，跌跌倒倒，毫無把握地在驚風駭浪中掙扎着，同時卻又百念俱銷的等待着——等待着什麼呢，他們恍恍惚惚地似明瞭，又模糊，終於也不知這究竟是在等待着什麼……

約摸又過了一刻鐘。在這種沸騰激蕩的情形之下，那些還活着的人，摸摸自己的腦袋，竟還依然無恙地嵌在頸項中間，自己也弄得不相信起來了；比過了一年還長的這十五分鐘的時間，是值得怎樣珍惜地去紀念牠的呀！

離陣線後面沒有多少遠的山坳裏，炮聲跟着發動了，這是這邊的炮隊也已開始加入戰鬥。那聲音是延長着，彷彿從叢巒絕谷間奔躍出來的晴天霹靂。於是，炮聲立刻擴張了來源，對面山頭北軍陣線的前後左右，也馬上滔滔滾滾地響起大雷來；炸裂時的洪鐘和出口時的吼聲幾乎同時並作，而許多迴旋於實際的牠那呼嘯，更如鬼哭狼嗥。

大家這是射擊，而北兵也仍然射擊；這邊的機關鎗搭搭搭，那邊的機關鎗闐闐闐；重炮與重炮，互相應答，互相唱和，一似萬馬奔騰，巨浪澎湃的光景。大家頭也炫了，耳也聾了，而雙腿又發軟，發麻；誰也憤懣得要想狂跳起來發作一下，卻又誰也無力地只能咬牙切齒數着不可計數的炮聲而窺伺着。

個個人的頭腦漸漸毫無感覺了，漸漸覺得身軀飄浮在空中了，陣亡了，毀滅了……陡然，又是一陣風暴浩浩蕩蕩地過來，從那火光的一閃中，每個人都可以瞥見他那傍邊都有仰天覆地，頭殘肢缺的死傷者；其中有些人還在轉輾翻滾，而有些人卻都躺得異乎尋常地安靜……大家又興奮起來，繼續開鎗，而迎面的密發的鎗聲又向着這死而復甦的山頭飛撲過來，於是模胡中又聽得幾聲垂危者的呼聲……

一顆大炮彈恰恰落在這山頭炸裂，熊十一已經不動了，而伏在他傍邊的人，卻都混身滴着血向前後左右亂竄……接着又是一顆，兩顆，七顆，無數顆大炮彈在頭上插翅飛過，盡力向着後面的防線上沖洗，那聲音越發暴戾，彷彿因為這邊的人還沒有死完，而憤恨了，而躁腳了，而發狂了……

這邊的炮隊也不肯示弱，也不肯讓步，不絕地以同樣的嗥吠去回答，這場兩軍合奏的複雜而粗獷的音樂便越來越起勁……猝然間，第二排排長隨着一聲炮彈的悲鳴而連頭帶脚被一股壓力推擠着陷入地底下去了，而另外兩個不知什麼人，也似遇着兩把猛劈過來的板斧而被削去了手足……濃煙，彈藥的硝磺味，交織在這山頭上，泥沙噴泉似地撒開來。一些未死的人，便只能將身體縮成蝦，縮成球，不知道應該怎樣好地伏着，聽天由命。

似一把剃刀，似一柄掃帚，連發的排炮橫衝直撞過來，從大處着手剃掃；再湊上無孔不入的機關鎗和步鎗的鎗彈，從小處往裏面死鑽——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是毫無抵抗地聽憑踐踏，聽憑虐殺，聽憑拋擲，聽憑壓迫，他們只是癡啞，只是發抖，絕不敢動彈一下，因為一不小心，就會闖入那有去無來的死的門牆……

緩緩地，緩緩地，所有的牛鳴虎嘯，都似聲嘶力竭而低沈下去了，只有尖銳的鎗響，還透着賸餘的威勢，點綴夜的空閒；於是，所有受傷者的斷續的哀吟，都格外聽得分明，而大家也覺得他們自己是，又從殘酷的死的國土的邊界上逃回來了……

「底——底達底達——達底，——底底達底達——達——達——」

半點鐘以後，第四連的散兵，在這樣一派淒切的「前進號」聲中開始前進。他們從山頭向山坳走下去，又從山坳歪歪扭扭地走上較前更峻峭的另一個山頭。北兵的大部分，已在退往更後面的山頭去了，但掩護退卻的彈雨還間歇地灑過來，因此他們都是彎着腰，低着頭，連爬帶跑地進行。脚下無論是荆棘，是漫草，是碎石，都毫不受阻礙地跨過，草鞋腳上滲出好多血來了，他們也並不覺得；可是，雖是這樣，其間卻也很有常常將他們的脚步絆住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呢？因為天色依然深黑，看不清楚；但腳尖一經和那東西接觸，便會發生一種幾乎不是戰場上所有的柔軟感覺；有時更駭人的，那東西甚至於發出微弱的死了似的哼聲來……這是許多北兵的死屍！

爬上山巔了，而他們也累了，但各自仍然趕緊找低窪處蹲下；那地方原來躺着的許多北兵，現在死了，傷了，於是便和他們夾雜着。其中有些在哀吟，有些在亂滾，有些氣息敗壞，任人橫拖倒曳當作掩護牆。

「老黃，你那里還不錯嗎？」

黃得標用手揩着被子彈擦過的額頭的血，緩緩地答道：「還可以……」

「怎麼，這仗要打到幾時纔得息呢？」一個人憤憤地說。

「肚子餓啊……口渴……一口水……」

「不要發瘋罷，」韋虎氣喘吁吁地插一句，「等着再說！」

「只要現在能夠多活一會子，已經是有福分的了……」

「一口水……阿阿，一口水……」

許多人這樣沒有次序地談說着，而許多人却在安排藏身之處，隨後一個得意的高聲：

「吳壽仔，到這邊來罷？這裏有四個北老的屍首堆成的一梁掩護牆……」

吳壽仔還未及回答，一顆火焰強烈的星已經很快地飄過來了，霎時發出炸裂的巨聲，而立刻，一顆又一顆地掠着火的羽翼的炮彈追縱上來，隨後，邦邦，砰砰，澎澎，格蓬，格蓬，必卜必卜，萬頭鑽動似的，百獸同舞似的，一場嘈雜聒耳的合奏曲又開始了……

這幕兇劇既又重複開始，便很難望其即刻收場：大家都啞口無言，陡然縮着頸項，斂着音容，而防不勝防的怪物總仍然忘形地在他們頭上穿梭似地來去，有時還特地要找到他

們之中的那一個親熱一頓。他們對於這種橫暴的熱情，很不願接受，但又無法推拒，無力抵抗。直似一羣可憐的山兔，直似一羣沒有母親的徬徨無主的羔羊。

塔山崩頹一般的炸裂作用互相衝突，五色燦爛的火光爭豔奪目，刺鼻欲噁的火藥充塞了全個空間，而機關鎗的急雨就在這黑暗的舞台中盡量地浙瀝……過山炮忽而向東，忽而向西，漫山遍野地搜索，而有幾顆炮彈尤其很低而且很近地在他們的陣線上掠過。

誰都疾首蹙額，誰都肝腸寸斷，沒有一個人還有思慮，沒有一個人還有留戀……只是候着那對於無論聰慧好歹美醜都給一種相等的待遇的無情的平等主義，賜他們以悲痛的恩惠，便算了了心願；因為在這種時候，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是枉然，都是白費的了……

如果有人這時還能甯靜地懸想一下，那麼，他定然即刻會聯想到許多不相識的促狹孩子躲在壁角裏拋擲那燒得通紅的煤球以取樂的情形。這原是一種無目的的兒戲，但戰爭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許多生命白白地送在無目的的兒戲之中，他們至死也不能明白自己倒底是爲了什麼……幸而他們倒還不會這樣想過。他們僅僅乎由於炮聲的一發，而陡然將腦袋一低，鎗聲的併作，而竭力將身子一扯；到了鎗炮聲混和雜作，奔騰澎湃的時候，

便頭也抬不起了，身子也不能再動了，而自己和外界的一切，不論屬於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什麼也記不起了，都什麼也不覺得了……

這時，全線當然好久好久毫無進展，傳令兵急急地冒着彈雨跑上山巔末之後，各連的號兵立刻同時吹起「衝鋒號」，而「殺！殺！殺！」的喊聲也似決堤一樣在山前山後爆發起來。

黃得標帶着額頭的微傷，仍然是頭一個衝上去；因為他已不能再在這樣毫無把握的掙扎中等待什麼了。他原是最膽小最怕死的人，但每次衝鋒總是他挺身當前，因為他明白在戰爭中只有衝鋒而把敵人殲滅纔有或可不死的希望，此外，無論怎樣躲閃，無論怎樣遮掩，無論怎樣匍匐或者臥倒，都是免不了了一個死的！

第二個衝上去的是戴金發，他也記着同樣的信條，因而不顧一切，挺着九五長鎗的黑刺刀便望前衝……

「殺！殺！殺！……」連長和第一第三兩位排長揮着手中的左輪和駁殼狂叫，鼓勵其餘的弟兄們一湧銳不可當地捲過去……

沿着北軍全條陣線的鎗聲頓時更加狂躁了，所有的機關鎗，都在黑暗中捉摸住了這三四隊同時出發的衝鋒行列的方向，而對準着他們猛烈掃射……他們一路直衝，但一路的喊殺聲反而逐漸薄弱下去，人數是多量地在減少，而後面司號長或者號目的「衝鋒號」還是緊緊地相催……

終於一部分殘存的隊伍轉過一個方向繞道回到他們原來的陣地……於是這邊的鎗聲立刻齊齊發動，陣地後方的炮隊也立刻妖魔似的播起鼓來……發顫的炮聲與發顫的炮聲相應答。鎗彈與鎗彈在半空廝扭廝打般攪成一堆……

這驚心慘目的把戲，竟繼續了好幾十分鐘。

不知什麼時候起，炮聲似乎延長距離了，響亮的轟轟之聲也逐漸遠去。小心翼翼的他們，喘吁吁地把頭向上舉起一點，突然又被那還未收斂的生着眼睛似的小雨點所逼迫而趕緊縮回。營長的啞喉嚨的命令，又在鎗彈噓噓中叫出來了：

「第四連向正面警戒……第六連注意側面……」

「弟兄們……快放……各自注意！連長得命後，也便高聲地喊。

黎明慢慢地在眼前展開了……

但黎明的到來，與這些血戰竟夜的弟兄們，其實並無多少關係；他們仍然得在一種火與鐵的世界裏掙扎，他們仍然得在造物者面前作盡量破壞的大決鬪，他們仍然只得等待着接受那命運女神的最後的審判。

重重疊疊的萬山，是在薄光裏露出頭角來了；但牠那鬚髮已經幾乎盡被剃去，而高的矮的樹木，也被截斷了腰肢，枝桿是垂折了，分裂了，有時還在枝杆間挂着血和肉和衣服的碎片，那些被大水牛所炸碎的東西，死屍觸目皆是；血肉模糊凝成散亂的一堆的，被截去了頭顱手足的，大煤炭似的，爛田裏的田雞似的，四肢攤開如一個大字形的，在山頭山脚到處點綴着；他們的死況，正和那些破壞了的東西的慘狀同樣的可憐可悲。

現實世界的淒慘面目，是怎樣地使人痛心呀！大家不約而同地只一瞥，便都不願再看，不忍再看；整夜不絕的雷聲，整夜不住的閃電，整夜不住的雨點，早把他們的頭腦和五臟都驚碎了！——在這種轉眼便是死期的時節，還有什麼可看，還有什麼可說，後死者的流不出

眼淚，比起先烈們的血來，也許要更為多些，更為紅些……

曙色確定地露出了，而戰爭也更加緊湊活潑了。

忽然一顆大開花彈，乘着一股牛勁，排山倒海而來；聲勢浩大，似乎要想一下子便把那羣峯全都剷平一般，那羣傢伙隨後在不知什麼地方轟然開裂了，接着便是一道遷延的白色煙霧向上衝出，而和大堆的奇形怪狀的從各種巨炮的口徑裏所吐出來的烏雲混合。

炮聲越轉越高，狂騰也越來越猛烈了，從這端到那端，都被那硝磺氣味所凝結的煙霧所覆蓋，而幾千支幾萬支火箭便在這當中忙碌地穿來又穿去。這些火箭，團團打轉飛了一頓之後，又緊緊地在他們的四周纏繞着，好似夏夜的蚊虻，又好似秋收時的蝗蟲。

炮彈的挖掘工作，毫不休息，地下的泥土沙石，都被牠沖蕩而噴射在他們身上，有時那較大的鵝卵石夾臉擲來，那被擲中的人竟以為自己是中了彈了……

一種可怕的爆烈現象，在他們旁邊發作，那蓬勃的不規則的野火，竟將他們的眼睛完全眩住。於是，大家心膽俱碎，這個向那個撲去，那個又向這個撲來，亂七八糟，攪做一團；有些離開爆烈處所較遠的，便將全身蜷屈，腦袋藏在兩腿之間，雙手緊緊地把握着泥土……

慢慢地，待那白煙自行消散以後，他們纔敢略略把不放心的腦袋伸一伸……這時，那嗜殺的殘酷的連長，混身滲着血，瞪着最後的慈祥的眼，正在默望這幅慘景……又是一陣排炮，一陣鎗殺，一陣暴風，一陣急雨……大家頭腦沉重而又空虛，什麼也胡塗了……

待他們漸漸地從昏沉境界中甦醒轉來時，對面遠遠的山背後還仍然把一朵朵黑色的大香菌推到半空中來，鐵錐在鐵砧上猛擊似的炮彈的轟轟聲，炸烈聲，仍然非要把他們的耳朵震得聾聵不可似的奔放着，但稍微遠了些，似乎不是向着這里瞄準，也不是預備到這里掃蕩的……他們在這當中，又欣然自得了，這幸福的一剎那是值得慶賀的……

有人看見從別處奔過許多血臉血手的人來，似受傷脫逃的野獸，發狂一般踐踏過鋪陳在地面上的屍首而東奔西竄，隨後便大叫一聲而倒下，倒下後有些還在翻攪打滾。同時，另外一個人高喊着：

「阿，連長，連長死了！」

「不許胡說！」第一排排長這樣攔住了發喊者，便膝行着爬到連長身邊，彎着腰細細地審視他那躺下了的身軀。但是，那可憐的連長，他早已在無人知覺之中，獨自嗚咽了一頓

之後，氣絕多時！

不可思議的鎗雹炮霰，又奔着跳着向他們拋擲落下，鼓動……大家一言不發，將子彈裝上，然後繼續地把牠送出去……

「啊呀，北兵來了！」

這一句驚心動魄的警告從不知那人的嘴裏發出來後，全線立刻騷動了。離開他們的陣線約摸四百米突的山坳上，一羣北兵麻雀似的蹣跚着衝過來，同時，左邊的雲霧叢中，右邊的山岩背後，也鑽出兩行隊伍，喊聲連天，直望着這邊的一帶山頭狂奔……

「四百米突瞄準……快放！」

於是，立刻，左右翼的機關鎗，齊齊高叫起來，口吐焰火，彈若噴泉，而沿線一帶的步鎗也緊急地活動，濃密而且猛烈，直向着下面的山坳射擊。許多北兵都絕沒來由地自行倒下了，而還有些人卻冒着漫天的暴雨，跨踏過那些新倒下的同伴的屍首，仍然擺動着身軀飛向前。

「他們好厲害！」一個正在向那些北兵射擊着的弟兄開口。

「這都是一些出錢買了纜肯這樣捨命的傢伙，你懂了沒有？」

幾隊北軍的衝鋒行列，一邊衝，一邊接連連自行倒下，到奔過半山腰時，幾乎所有的北兵都倒地了。於是這邊的弟兄都狂呼起來，而和後面的炮隊的大聲相應答。

但是北軍的鎗炮卻始終是緘默着，這時纔零零落落隨意飛過幾點來。營長站在較後面的墳堆邊，通紅着臉，忙碌地指揮，忽而他把頭一側，似乎在辨別鎗聲，接着卒然變色說：「莫非還有第二次的襲擊？」

「弟兄們，向正面注意……正面……」

第一排排長喊聲還未住口，那邊灰色棉花似的煙霧的魔樹背後，果然又蠕蠕地鑽出許多北兵來了，喊殺的聲音更為激昂，而脚步也不似剛才的蹣跚，卻是非常矯健地一奔一跳着過來。

「快放……」

弟兄們都已早有預備，機關鎗步鎗又立刻瞄準着那些北兵大肆屠殺了，只如刈草一

般，一個一個北兵便都望風而倒。最後贖下的幾個，掙扎着，終於也禁受不住，匆匆返身奪路而回。這時，鎗彈便向那些逃跑者的後背直通過去；跌倒後，血便從他們的前胸噴出來，而在屍首左右的地上滲開。

大家低頭端詳一下，沿着這邊陣線的一帶山腰，竟什麼都沒有了；只是死屍的展覽會，只是血的泥濘……

於是，頃刻之後，北軍的炮隊重新又衝向烏雲怒吼，而萬千唿哨着的子彈也向着這邊縱橫馳驟……互相迎頭痛射，使弟兄們都不得不跌跌倒倒地躲閃；有時子彈在半路上墜下，那些攤在山腰上的屍首，甚至於不得不重遭鎗斃一次……

北軍的鎗炮，直掃千岩萬壑，許多成堆成簇的煙羽，到處旋轉，到處開拓。彈花的飛奔，速度快到即使睜圓着眼睛也看不見……每當炸裂的猶厲聲一發，連山谷都似乎受了震動而搖撼……這樣奔雲驚電地向這邊橫掃了一陣之後，又靜下去了。

黑灰色的煙塵遠布滿着山崗，攔住他們慘澹的視線……營長用先發制人的迅雷不

及掩耳手段，叫號目叫起「衝鋒號」……弟兄們一聽到號聲，便毫不躊躇地站起，挺着鎗直望山巒處衝去；似錢塘江的夜潮，簾一般地橫捲……迎面北軍的陣線裏，同時也正衝出好幾排的北兵來……

喊殺之聲，互相接近；兩邊的鎗炮早已完全沈寂，只是讓一種無可言說的危急狀況緊迫攏來……無論什麼人都已絕無思索一下的餘裕，腦子裏似被什麼塞滿了一般，但實際又是空着；無所謂自己，無所謂一切，無所謂生，也無所謂死，只是要在剎那間，用刺刀去解決別人，或者讓別人用刺刀來解決自己……

衝鋒的行列越衝越互相接近，而他們每個人也越緊張，越興奮，越勇敢：「殺！殺！殺！」這邊喊着……「殺！殺！殺！」那邊也喊着……突然，兩股狂濤，互相衝激，互相推撞，而混合在一堆了……刺刀和刺刀……喊殺聲和喊殺聲……軍帽和衣服的碎片懸空飛起，血漿和肉漿夾頭夾腦飛濺……有些丟了鎗的，用腦袋和拳頭做武器……翻身跌倒的神情，粗暴的呼號……這樣地混亂着，哄鬥着，最後，終於有一部分人從這怒潮中衝出而到外面了……

他們不辨方向地一個勁兒往前猛衝，呼嘯着；望山巔上一直跑去……

「阿哈，北老退走了！」他們趕上山巔時，北兵都已放棄了一切，都已狼狽地在向山背後退走了。

「放排鎗！」這是喘息未定的第一排排長的聲音。於是，大家便都舉起鎗來，直瞄着逃竄不遠的北兵的背脊亂射……

奪得了這高的陣地，射擊了一頓之後，個個人都疲乏了，個個人都爲困倦，腰痛，頭重，喉乾所襲擊，所征服了。前後左右，都躺着屍身，屍身多得太多了，他們看着，絲毫也不爲感動；但許多受傷者的狂奔氣喘，卻也很使人發生恐怖。

北軍佔據着較低的山頭，還在抵抗，仍然射擊着，然而這是死了的百足蟲的幾隻腳的最後的顫動了……而且，終於也就慢慢地，慢慢地，完全消滅下去……

「排長，我們還守在這里嗎？」戴金發伸長着脖項問。

「當然，我們在沒有奉到命令以前，是不能自由行動的。」

於是，許多弟兄都抬起頭來，切切地議論着：「還要我們守在這里……我們實在再也

熬不住了！」

「總是沒奈何阿，我和你們還不是都一樣麼？倘若北老反攻過來……」第一排排長解釋着。

「如果反攻過來，我們還受得了……唉，我們連裏還贖得多少人……」

「至多不滿四十罷。」

「官長也只贖你一位，連長和二排長三排長都沒有了……」

「全營算起來，也不會過一百多人！」

「口渴……阿阿，口水……」

這樣地談說着，大家都喘了，乏了，骨節僵木了，肚子餓得不能再動了，許多人都打着哈

欠！忽然，韋虎大聲說：「我們又算是打勝了罷！」

「當然……」

「只要自己沒有死，便算是真的打勝了！」黃得標嘲弄似的回答。

「歸隊！原地向右轉！托鎗！常步走！」

挨過了正午，挨過了長的不容易挨過的時間，短短的隊伍，便在第一排排長的領帶之下，一羣跛子似的走下山去。

破壞了的山頭，摧折了的樹木，星羅棋布的屍身，哀吟痛哭的負傷者，都被留在後邊，他們不留戀，也不惋惜。他們和世界隔絕了好久，現在纔算脫離了這辛酸艱苦的魔窟而回到人間去了。

「只要自己沒有死，便算是真的打勝了……」在軍號的得勝的鳴奏中，每個人都這樣默默地想着。

桃園

馮文炳

王老大只有一個女孩兒，一十三歲，病了差不多半個月了。王老大一向以種桃爲業，住的地方就叫做桃園——桃園簡直是王老大的另一個名字。在這小小的縣城裏再沒有別個種了這麼多的桃子。

桃園孤單得很，唯一的鄰家是縣衙門——這也不能夠叫桃園熱鬧，衙門口的一座「照牆」望去已經不現其堂皇了，一眨眼就要鑽進地底裏去似的，而照牆距「正堂」還有好幾十步之遙。照牆外是殺場，自從離開十字街頭以來，殺人在這上面說不定王老大得了這麼一大塊地就因爲與殺場接壤哩。這裏倘不是有人來栽樹木，也只會讓野草生長下去。桃園的牆的一邊又給城牆做了。但這時常惹得王老大發牢騷，城上的遊人可以隨手摘他的桃子吃。他的阿毛倒不大在乎，她還替城牆栽了一些牽牛花。花開的時候，許多女孩子跑來玩，兜了花回去。上城看得見紅日頭——這是指西山的落日，這裏正是西城。阿毛每每因了這一個日頭再看一看照牆上畫的那天狗要吃的一個，也是紅的。當那春天，桃花

偏樹，阿毛高高的望着園裏的爸爸道：

「爸爸，我們桃園兩個日頭。」

話這樣說，小小的心兒實在滿了一個紅字。

你這日頭，阿毛消瘦得多了，你一點也不減你的顏色！

秋深的黃昏，阿毛病了也坐在門檻上玩，望着爸爸取水。桃園裏面有一口井，桃樹長大了的不算又栽了小桃，阿毛真是愛極了，愛得覺着自己是一個小姑娘，清早起來辮子也沒有梳！桃樹彷彿也知道了，阿毛姑娘今天一天不想端碗扒飯吃哩。爸爸擔着水桶林子裏穿來穿去，不是把背弓了一弓就要挨到樹葉子。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過這許多的樹，這一棵一棵的樹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爸爸拿水澆得這麼大嗎？她記起城外山上滿山的墳，她的媽媽也有一個……媽媽的墳就在這園不好嗎？爸爸什麼同媽媽打架呢？有一回一籬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個一個的朝籬裏揀！天狗真把日吃了怎辦呢……

阿毛看見天上的半月亮了。天狗の日頭，吃不掉的，到了這個時分格外的照澈她的天……這是說她的心兒。

秋天的天實在是高哩。這個地方太空曠嗎？不，阿毛睜大了的眼睛叫月亮裝滿了，連爸爸已經走到了園的盡頭她也沒有去理會。月亮這麼早就出來有的時候清早也有月亮！

古舊的城牆同瓦一般黑，牆磚上青苔陰陰的綠……這個也逗引阿毛。阿毛似乎看見自己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豈不連苔也看不見……她的桃園倘若是種橘子纔好，苔還不如橘子的葉子是真綠！她曾經在一個人家的院子旁邊走過，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橘樹的濃陰儼然就遮映了阿毛了！但小姑娘的眼睛裏立刻又是一園的桃葉。

阿毛如果道得出她的意思，這時她要說不稱意罷。

桃樹已經不大經得起風，葉子吹落不少，無有精神。阿毛低聲的說了一句：

「桃樹你又不是害病哩！」

她站在樹下，抱着籬筐，看爸爸摘桃，林子外不像再有天，天就是桃，就是桃葉……這是這個樹嗎？這個樹，到明年又是那麼茂盛嗎？那時她可不要害病纔好！桃花她不見得怎樣的喜歡，風吹到井裏去了她喜歡！她還丟了一塊石頭到井裏去了哩，爸爸不曉得！（這就是說沒

有人曉得……

「阿毛，進去，到屋子裏去，外面風很涼。」

王老大走到了門口，低下眼睛看他的阿毛。

阿毛這纔看見爸爸脚上是穿草鞋……爸爸走路不響。

「爸爸，你還要上街去一趟不呢？」

「今天太晚了，不去……起來。」

王老大敬了水桶伸手挽他的阿毛。

「瓶子的酒我看見都喝完了。」

「喝完了我就不喝。」

爸爸實在是好，阿毛可要哭了……當初爲什麼同媽媽打架呢？半夜三更還要上街去家裏喝？了不算還要到酒館裏去喝？但媽媽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沒有回也不應該老早就把門關起來！媽媽現在也要可憐爸爸罷！

「阿毛，今天一天沒有看見你吃點什麼，老是喝茶，茶飽得了肚子嗎？我爸爸喝酒是喝

得飽肚子的。」

「不要什麼東西吃。」

慢慢又一句：

「爸爸，我們來年也買一些橘子來栽一栽。」

「買一些橘子來栽一栽！你曉得你爸爸活得幾年？等橘子結起橘子來爸爸進了棺材？」

王老大向他的阿毛這樣說嗎？問她自己也不答應哩。但阿毛的橘子連根拔掉了。阿毛只有一雙瘦手。剛纔，她的病色是橘子的顏色。

王老大這樣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纔不是醉漢。

「這個死人的地方鬼也曉得騙人！張四說他今天下午來，到了這麼時候影子也不看見他一個！」

「張四叔還差我們錢嗎？」阿毛輕聲的說，

「怎麼說不差呢？差兩吊。」

這時月亮纔真個明起來，就在桃樹之上，屋子裏也鋪了一地。王老大坐下板櫈脫草鞋，

……阿毛伏在桌上睡哩。

「阿毛，到牀上去睡。」

「我睡不着。」

「你想橘子吃嗎？」

「不。」

阿毛雖然說栽橘子，其實她不是想到橘子樹上長橘，一棵毛樹罷了。她還沒有吃過橘子。

「阿毛，你的手也是熱的哩！」

阿毛……心裏曉得爸爸摸她的腦殼又捏一捏手，枕着眼睛真在哭。

王老大一門門把月光都門出去了。門了門再去點燈。

半個月亮，却也對着大地傾盆而注，王老大的三間草房，今年蓋了新黃稻草，比桃葉還要洗得清冷。桃葉要說是浮在一個大池子裏，籬牆以下都溼了，——葉子是剛溼過的地面。

到這裏很是低窪，王老大當初砌屋，就高高的砌在桃樹之上了。但屋是低的。過去，都不屬桃園。

殺場是露場，在秋夜裏不能有什麼另外的不同，「殺」字偏風一般的自然而然的向你的耳朵吹，打冷噤，有如是點點無數的鬼哭的癡和，巴不得月光一下照得牠乾，越照是越濕的，越濕也越照。你不會去詢問草，雖則濕的就是白天裏極目而綠的草——你只再看一看黃草屋！分明的蜿蜒着，是路，路彷彿說牠在等行人。王老大走得最多，月亮底下歸他的家，是慣事，——不要怕他一脚踏到草裏去，草露濕不了他的腳，正如他的酒紅的，算不上月下的景致。

城梁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來，故意縮着那麼矮，而又使勁的白，是衙門的牆；簇簇的瓦，成了烏雲，黑不了青天……

這上面爲什麼也有一個茅屋呢？行人終於這樣免不了出驚。
茅屋大概不該有。

其實，就王老大說，世上只有三間草房，他同他的阿毛睡在裏面，他也着實難過，那是因

爲阿毛睡不着了。

衙門更鐘響。

「爸爸，這是打更嗎？」

「是。」

爸爸是信口答着。

這個令阿毛快爽：深夜響鐘，她懂得打更，很少聽見過打更。她又緊緊的把眼閉住……她怕了。這怕，路上的一塊小石頭恐怕也有關係。聲音是慢慢的度來，度過一切，到這裏，是個怕。

接着是靜默。

「我要喝茶。」

阿毛說。

燈是早已吹熄了的，但不黑，王老大翻起來摸茶壺。

「阿毛，今天十二，明天，後天，十五我引你上廟去燒香，去問一問菩薩。」

「是的。」

阿毛想起一個尼姑，什麼廟的尼姑她不知道，記得面孔……尼姑就走進了她的園！

那正是桃園茂盛時候的事，阿毛一個人站在籬牆門口，一個尼姑歇了化施來的東西坐在路傍草上，望阿毛笑，叫阿毛叫小姑娘。尼姑的臉上盡是汗哩。阿毛開言道：

「師父你吃桃子嗎？」

「小姑娘你把桃子我吃嗎？——阿彌陀佛！」

阿毛回身家去，捧出了三個紅桃。阿毛只可惜自己上不了樹到樹上去摘！

現在這個尼姑走進了她的桃園，她的茂盛的桃園。

阿毛張一張眼睛——

張了眼是落了幕。

阿毛心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有想，只曉得她是病。

「阿毛，不說話一睡就睡着了。」

王老大就閉了眼睛去睡。但還要一句——

「要什麼東西吃明天我上街去買。」

「桃子好吃。」

阿毛並不是說話說給爸爸聽，但這是一聲霹靂，爸爸的眼睛簡直呆住了，突然一張……上是屋頂。如果不是夜裏，夜裏睡在牀上，阿毛要害怕她說了一句什麼叫爸爸這樣！

桃子……王大爲得桃子同人吵過架，成千成萬的桃子逃不了他的巴掌，一口也嚼得一個，但今天纔聽見這兩個字！

「現在那裏有桃子賣呢？」

一聽聲音話是沒有說完，慢慢卻是……

「不要說話，一睡就睡着了。」

睡不着的是王大。

窗孔裏射進來月光，王大不知怎的又是不平！月光居然會移動，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會亮了起來！王大怒目而視。

阿毛說過，酒都喝完了，瓶子比白天還來得大。

王老大恨不得翻起來一脚踢破了牠！世界就只是這一個瓶子——踢破了什麼也完了似的！

王老大挾了酒瓶走在街上。

「十五，明天就是十五，我要引我的阿毛上廟去燒香。」

低頭喪氣的這麼說。

自然，王老大是上街來打酒的。

「桃子好吃，」阿毛的這句語突然在他的心頭閃起來了，——不，王老大是站住了，街
傍歇着一担桃子，鮮紅奪目得利害。

「你這是桃子嗎？」

王老大橫了眼睛前問。

「桃子拿玻璃瓶子來裝。」

王老大又是一句：

「——你這是桃子嗎？」

同時對桃子半鞠了躬，要伸手下。

桃子的主人不是城裏人，看了王老大的樣子，一手捏得桃子破，也伸下手來保護桃子，攔住王老大的手——

「拿瓶子來換。」

「拿錢買不行嗎？」

王老大抬了眼睛，問。但他已經聽得背後有人喊——

「就拿這一個瓶子換。」

一看是張四，張四笑嘻嘻的捏了王老大的酒瓶——他從王老大的脅下抽出瓶子來。王老大喜歡極了。張四來了，幫同他騙一騙這個生人——他的酒瓶那裏還有用處呢？

「喂，就拿這一個瓶子換。」

「真要換，一個瓶子也不夠。」

張四早已瞧見了王老大的手心裏有好幾十個銅子，道：

「王老大，你找他幾個銅子。」

王老大耳朵聽，嘴裏說，簡直是自己桃園賣桃子的時候一般模樣。

「我把我的銅子都找給你行嗎？」

「好好，我就給你換。」

換桃子的收下了王老大的瓶子，王老大的銅子張四笑嘻嘻的接到手上一溜烟跑了。

王老大捧了桃子……他居然曉得朝回頭的路上走！桃子一連三個，每一個一大片綠菜，王老大真是不敢抬頭了。

「王老大，你這桃子好！」

路上人也問王老大只是笑……他還同誰去講話呢？

圍攏來四五個孩子，王老大道：

「我替我阿毛買來的，我阿毛病了要桃子。」

「這桃子又吃不得哩。」

是的，這桃吃不得……王老大似乎也知道——但他低頭看桃子一看，想叫桃子吃得！王老大的歡喜確乎走脫不少。然而還是笑……

「我拿我阿毛看一看……」

乒乓！

「哈哈，桃子玻璃做的！」

「哈哈，玻璃做的桃子！」

孩子們並不都是笑……桃子是一個孩子撞跌了的，他的小小的心兒沒有聲響的碎了，同王老大雙眼對雙眼。

一九二七年九月

——桃園——

禍水

溜子

一覺醒來，要不是抬頭看見對面壁上貼着的「禍水」兩個大字，風幾乎忘記昨晚在斐頓俱樂部的事了。

早晨的陽光正由東邊一個窗戶射進來，照在那兩個大字上，本來在紙上似乎站不穩的字，更要有要往下掉的樣子。日光中夾着一堆樹影，在牆壁間掃來掃去，風的思潮也正和樹影一樣，在心頭搖擺不定。

他的頭伏在枕上，兩手把着牀欄，對着禍水兩字沉默了好一會，接着一聲長嘆，那嘆聲來得這樣突然，把窗外一隻正在陽光裏歌唱的鳥兒也驚走了。

如其聲音也像化學的混合物一樣，能在試驗管中化驗時，風的這一聲長嘆中，怨恨的成分要比追悔多得多。

樓梯上傳來踏踏的聲音，一個人口中哼哼有詞的走上來了。聽那哼哼的調子，風知道那是誰，趕緊一翻身，把眼睛閉着。

並沒有出乎風的意外，那人一推門便進來了，風於是聽到下面的話：

「唯，孩子，八點五十分了！」

風沒有回答，那人把桌上的鬧鐘開滿，放在風的床頭，手一鬆，叮噹叮噹，如一陣急雨，風的眼睛不得不睜開了。

「噶，居然有醒的日子，我的天。」那人笑着說，把臨下來着的書本放下，坐在風床前的一張搖椅上。

「東生，我告訴你，信不信由你。」風一翻身，坐了起來，嚴肅地說：「我現在真的醒了，不再做那些玫瑰色的夢了。」

「哈哈，孩子，」東生笑着，兩手扶着膝頭直搖，「又是從雅瑪那裏受到了甚麼刺激了？」

風搖頭，兩眼瞅着對面的字。

東生也見到那兩個字了，笑了一笑：「到底是怎麼回事，居然鬧得貼標語了。」

「是昨晚……在斐頓俱樂部——」風一搖頭，不說了，鼻子像有點發酸。

「我知道，孩子。」東生的頭向後一靠，椅子跟着向後搖。「是不是雅瑪和別人跳舞，你看不過眼？」

「你怎麼知道？」

「知道？七年的老留學生了，甚麼事我不知道？這不是一套。」東生停住了椅子的搖擺，說道：「認識，交情，吃館子，看電影，跳舞，吃醋——」

「更正你那最後的兩個字！」

「喝，你不承認？」東生帶着驚奇的樣子，望了他一眼，接着又笑了。「更正就更正，反正是那麼一回事。告訴你，風，這樣事我看得太多了。我老早就對你說過，咱們是內地來的，她們是美國生長的，背景環境，相差得太遠，做愛是不易的事。」

「不必再說了，再往下說便是：土生子女既根本不懂中國的事情，美國人的好處又一點沒學到，是不是？」

「你既知道，我又何必多說。」

「但是，雅瑪與旁人不同。」

「那兩個字就不應有」東生指着「禍水」

「我恨她，我恨一切的女人。」

「恨那好辦。」東生站了起來。「十點你還有課——我也有課，我還得先上圖書館找一點參考書，再見。」

東生走出了房門，口中哼着近來電影中最流行的新調子：

女人，我恨你！

我吻過的香唇，

爲甚麼又印上他的

女人，我恨你！

女人，我恨你，

我枕過的白臂，

爲甚麼讓他安息？

女人，我恨你！

.....

.....

歌聲轉入了對面房中，風的心頭卻湧上了雅瑪的小影。那眼睛，那嘴，那全身，無一處不呈一種誘人的姿態。想到第一次和她接吻時，所得到的那溫柔甜蜜的感覺，他惘然了。

無可奈何地起身穿衣服，在外衣的左邊口袋裏發現了一條淡黃色帶紅點子的薄綢手巾，他一看便知是雅瑪的，但爲甚麼會跑到自己的口袋裏來，他一點也不知道。微微的一股淡香，還逗留在手巾上。他想：「魔，女人是魔！慣使這些魔法來迷人。」

歌聲又從對面房中傳出，是東生的聲音，在門上敲了幾下，大聲的說：

「戀愛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戀愛，你十點還有課啦！」

「知道。」風答應。

東生仍是哼哼有詞，走下樓去了，這次不是哼的『女人，我恨你，』卻換了『馬利，我愛你，我真愛你。』

想到上課，風記起十點這一堂是『十九世紀文學史』無疑的他要遇到雅瑪，因為他和她認識，便是在這課堂上。他想：雅瑪今天也許不願見我，缺席也說不定。

萬一她來了呢？好像有誰在問他。他的回答是：給她一個不理。女人是禍水，惹不得的，不管雅瑪怎樣來引誘他，他決定不理。這是一個好的試驗，如果他這次戰勝了，能不為女人的魔力所屈服，有這樣的毅力，以後在任何一個女人面前便不致低頭的了。

把起身後一切例行公事辦完，已快到上課的時候了。他在書架上找到筆記夾子，一眼便看見上面畫着的一個女人的頭，那是雅瑪平時在講堂上替他畫的。為免除這魔鬼的符咒起見，他把夾子留下，祇拿了幾張筆記紙走出房門。

正是下課的時候，路上夾着書本的學生往來不絕。他走過教室的長廊，那廊下的日光中坐着一對男女，書本拋在一邊，兩人頭接着頭不知在講甚麼。另一對則坐在草地上，互攬着腰，那女人的腿翹得高高的，有時還不住用腿在空中打圈子。這兩對年青的男女們，臉上

蒙着快樂的顏色，心頭溫着香甜的美夢，在風看來，更覺得是幸福的，幸福得使風不願多看，忙忙走到自己的教室門口。

教室的座位，和他昨晚的命運一樣，是派定了的。因為班上祇有他和雅瑪兩個中國人，所以他們被派在最後一排。他進門看到後排沒有雅瑪的影子，心中覺得平靜了一些；但走到自己的位前坐下時，卻又似乎感到空虛了。

上課的鐘聲響了，白頭髮的老教授走了進來，跟在後面的便是雅瑪，她帶着那自有生以俱來的神秘的微笑，仍是沒事似地，走到自己的位子。風裝做甚麼也看不見，低着頭默對着手中的幾張白紙，但他心中感到一陣酸楚。

替她脫下外衣，幾乎是風每次的例課，但他今天坐着沒動手，明知她用兩手很費力的在掙扎着卸那外衣。那淡黃色薄呢的外衣的衣袖拂到了他的左肩上，他輕輕的把她挪開，仍是一聲不響，頭也不向左望。

雅瑪奇異的向他望了一眼，見他那臉若冰霜的樣子，她抿着嘴，微笑了笑，淡然地打開筆記本，從皮包內取出了自來水筆，也低着了頭。

老教授今天講的是英國浪漫主義的一章，正講幾個浪漫大師的生平和作品，講得天花亂墜。大家都知道老教授是世界研究浪漫主義有數的權威者之一，選這課的目的，一半也是爲的要聽這一章，都豎着耳朵靜聽，右手機械般的筆記個不停。祇有風和雅瑪兩人各有各的心思，雖然都裝着在用心聽講，手也寫個不停，但上面究竟寫些甚麼，連他們自己是莫明其妙的。

過了一會，雅瑪回過頭來，望了他一下，他仍是苦着臉低着頭，沒有理她。雅瑪於是把左腿疊在右腿上，那用絲襪裹着的大腿，便呈露到風的視線中，風不自主的從那新流行像中國草鞋式的黑鞋望起，一直望到她的膝頭。她又把短裙往上提了提，那膝頭以上又多露出兩三分。風卻趕快集中視線在筆記本上，他心頭惴惴，像剛從一個陷阱裏逃出來的野獸。

雅瑪見他不再注視，似乎感到一點失望，但她臉上仍是帶着神祕的笑容，淡然的，像對於甚麼都有把握，甚麼都不在乎。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雅瑪的自來水筆掉在地板上，替女人拾東西，在西洋幾乎成了天經地義，並且當着許多男子們，風雖然決心不理雅瑪，卻不願忽視這禮節被人笑話的他。

隨手拾起了那支筆，遞給她，卻不敢望她的臉。雅瑪接着，輕輕道了一聲：

「謝謝！」

這聲音是多麼輕柔，多麼甜蜜，風心中動了一動，極力忍住，幾乎是用的哭聲，照例說了一句：

「你是受歡迎的。」

經過這一次的難關，約莫平靜了十多分鐘，風心中似乎感覺到勝利。他想：女人，禍水，魔，你的伎倆也不過如此！這次我要戰勝了，我在世上任何女人前，都不會屈服的了。

雅瑪心中卻不是這樣想，她以為坐在這旁邊的男子始終是，在她掌握中的，就像一匹毛頭小狗，無形中有一根繩子拴住了頭，繩的另一頭，始終是握在她的手中，祇要甚麼時候手中的繩子一緊，自然會乖乖的跑回，伏在腳邊，圍住亂嗅的。

雅瑪打開了手邊的皮包，把夾層中的鏡子翻開，對着鏡子往唇上擦胭脂，從鏡子中她看到風的面龐，仍是那冷冰冰的樣子。這時太陽正從後面窗戶中射了進來，她把鏡子略向右歪，那日光便正反射到風的鼻子上，更由鼻子轉到右眼，風忍不住向左一望，在鏡中已見

不到日光，祇見到那新塗的腥紅的嘴唇，嘴邊還掛着絲絲的神祕的笑容。

半天，他似乎嘆了一口氣。

一嘆氣，勝利便跑到雅瑪這邊來了。她放下了胭脂，取出了銀質鷄心形的粉盒，拿起那圓形的粉撲，在臉上擦粉。她察覺了風的不安的情形，又從鏡中窺見風時時在偷看她，她心頭更有把握了。

粉中放出絲絲的香味，這香味是風在這女人臉上聞慣了的，不濃不淡，幽幽的，沁到人的心坎上。從這上面，風又想到許多過去的溫甜的夢，他忍不住，像要哭，卻又哭不出眼淚來。女人卻更加放恣了，擦完粉，取出小象牙梳子梳頭髮，兩手向後掠，那彎彎的白嫩的手臂，差不多湊到風的臉上來，臂間放出另外的一種女人的氣息，混合在一種濃烈的人造的香氣中，比粉的香味更使人難耐。

他忍不住，用着乞憐的眼向雅瑪注視，像哀求，又像道歉。雅瑪驕媚的向他望了一眼，抹去了嘴上神祕的笑容，低着頭整理皮包中的零件——那些戰勝了風的法寶。

雅瑪再一回頭，兩人的目光又遇着，她笑，他也笑。這時堂上的老教授正講到大詩人雪

萊向革命大家哥得文的女兒求愛的豔事，大家都在笑。

十分鐘後，雅瑪從風那裏接到一張紙條，上面是：

「雅瑪，你知道我愛你，一千個吻。」

「爲甚麼昨晚和我決裂？今天又不理人？我很想知道，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暫時不給你吻。」雅瑪在紙背面寫的回答。

「因爲我愛你，我愛你已到了發狂的地位，再吻。」風的紙條又遞了過來。

雅瑪看完，向風神祕的一笑，右手懶洋洋的攤在那琵琶形的半塊桌子上，指甲是新修剪過的，尖尖的，光亮的，像五片白玉，腕上一個雕成龍形的手釧，把手臂壓得緊緊的，更顯得肉的豐滿。風不自主的伸出手想去握住，但白的手臂卻縮回去了，雅瑪低微但極嚴肅地說：

「下了課跟我去，我有話要同你談。」

說完，她默默地望着講臺上的老教授，一聲不作，樣子很嚴肅，比以前的態度顯然是兩樣。

風祇好也規矩地坐着，默默的望着老教授的一嘴白鬍子，心中的野馬卻在四處奔馳，連自己也不知想到甚麼地方去了。

下課鐘打後，沉靜的講堂起了紛擾的現象，關筆記夾子的聲音，夾着椅子在地板上擦出的格格的聲音，充滿在這講堂內。雅瑪站起身來，風替她拿起擱在椅背上的外衣，她不讓風替她穿，自己接過拿在手中，夾着皮包，向外便走，風無言地在後面跟着。

雅瑪今天穿的是薄綢的上衣，兩臂短袖在春風中搖擺，有時緊貼着肉，更顯出圓美的外形。頸後露出白嫩的肉，像一彎潔白的月亮，襯着淡綠色的綢子，真是美極了。風望到那塊半圓形的肉，恨不得咬在口內。

風想和她並排走着，雅瑪似乎不願。他緊走幾步，剛和她並排時，她加快她的脚步，又走在他的前面了。這樣，由教室的走廊，出了黃色的拱門，轉過紀念堂，走過草坪，下了白石階級，往左拐，在一輛新式佛德汽車前，她停住了。

望到那深綠色的車身，和那中間拱起兩人座的蓬子，風便知道這是雅瑪一月前新買的汽车。他照往常一樣，坐在開車的那座位上，但雅瑪卻趕了他下來，要他坐在旁邊那座位，

她自己把住了車盤。

他退下車來，卻不敢上車去，心中奇怪，爲甚麼雅瑪這次不讓他開車。

她一踏「開關」，汽車呼呼地響起來，見風仍是呆在一旁，她帶笑的說：

「上來呀，先生，我不會謀殺你的。」

風祇好坐在她旁邊，剛關好車門，車身便開動了。車開得那樣急，風幾乎向後栽倒，要不是他把住了車邊。

向她說話，她不理，用左手圍過去，也遭了拒絕。風沒法，既不知她究竟要把車開到甚麼地方去，又不知她這小心裏安排了甚麼主意，更不敢問她半句。女人的心是比「斯芬克斯」(Sphinx)更難猜的一個大謎，他祇好默默的望那風鏡前的景物。

這是一個已經熟透了的春天，雲外，水邊，樹上，都充滿着勃勃的生機，大路上來往的汽車格外多，比平時開得格外快。山上一望是青青的，山連山，一片青，永無斷處。路旁草地上滿開着那叫「加利福尼亞」的黃花，像一羣星子，到處都佈滿了。遠遠平整的草地上，有人在打哥爾夫球，男的，女的，紅的，綠的，點綴在這春意瀰漫着的畫圖裏。風心頭忽有所覺，回頭望

着雅瑪嚴肅的臉，他不敢說甚麼。但他覺得雅瑪真美極了，先前媚惑時有媚惑的美，這時嚴肅時另有嚴肅的美態，他簡直找不出她有任何缺點來。

車離開了大路，轉入一條不大平整的小路中，汽車漸漸地少了，房屋幾乎看不見，四圍是青的，青天外見不到甚麼。這小路引到一個小山上，山上的樹木很多，尤其是那種加利福尼亞特有的「猶克利」樹，高可參天，同時又有樹枝低垂到地上。那樹皮好像是永遠掉不完似地，常有一些掛在枝葉間。祇要有兩三顆這樣的大樹，便抵得過一座大森林。山上輕易沒有人來。除非是成了對的青年男女。特來此地完成他們浪漫的美夢。

在山坡一個更僻靜的地方，車突然停住了。雅瑪把「停閘」閉住，回過頭來，嚴肅的向他說：

「請你向我說明白，爲甚麼昨晚那樣同我決裂？今天又裝模作樣的無理人？」

「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風勉強笑着說。「因爲我愛你，我愛你到發狂。」

「我不要再這樣含糊的回答，我們要把事情彼此弄明白，揭一回總賬，免得心裏不舒服。」

「她兩手交叉在胸前，對他說：『說，痛快的說。』」

風始終是不願把心中蘊藏着的真的理由說出來，不但不好意思說出，並且那不過是一種妄測，連自己都覺得難成立爲一個理由。

「說呀！她的眉頭緊縐着，兩條黑的弧線向中集攏起來。」你不說，我替你說了罷。因爲我不該同那男子跳舞，對嗎？你疑心我——」

「雅瑪！」

「怎麼不對嗎？」她歪着頭，問。

他無言，頭低了下去。

「於是，你不願當着那許多人的面前，強迫我回去，我拒絕了你那無理的要求，你就生氣，粗暴像一匹猛獸，罵你甚麼話都罵得出來。你罵我父親開賭場，騙華僑的錢。」說到這裏，雅瑪的眼淚掉了下來。「我不知你憑甚麼能污辱我父親的名譽，退一萬步，即使我父親開賭場，爲甚麼這罪名要加到他的女兒身上來？」

雅瑪哭得很傷心，他不知怎樣纔好。想到昨晚的情形，他心中又悔又愧，雙手伸過去想擁抱她，但給她打掉了下來。

「你毫無理由的罵別人，要不是我從中阻住，你知道別人在緊握着拳頭等你；你知道那人是得過拳術比賽的獎品的，你知道那會有甚麼樣的結果。」她的眼淚一串一串地往下掉。「父親決定今天下午起訴，我希望你拿出他開過賭場，欺騙過華僑的證據，我希望你能有證據。」

「雅瑪，我錯了！我認錯。」

「我本不想來上課的，不想見你，讓你去坐監牢，你知道無端侮辱別人的名譽，至少是半年的徒刑。」她哭得更利害。「但是，鬼使我來見你，我被鬼迷了，鬼，魔鬼！」

她氣得亂抓頭髮，風用力抱住了她，然後在她耳邊，低低的哀哀的說：「雅瑪，我錯了，我悔，我對我自己的行為慚愧，我求你的饒恕，我答應我以後再不有這樣的行為。」

她仍是哭，直到他用盡了男人對於女人應有的溫柔，並且承認向她父親及那一同跳舞的男人道歉，她纔止住了哭。

「你不是不知道的，」她說話仍帶着抽咽，「我和那男人並沒有絲毫的關係，我是純潔的。你知道在跳舞場中，是任何人都可請求同跳，並且又是事先得到了你的同意——」

「不必說了，讓我們忘了罷，我承認是我錯，我愛你，你也愛我。」

「誰愛你？」

「儘管你口頭不承認，我看進了你的心。你不愛我，你今天是不會見我的。」

「我是被鬼迷了！」

「不必再提這些了，雅瑪，讓我們儘情的享受這大好的春天，莫辜負了上帝的賜予。」

風替她拭去了臉上的淚痕，又打開皮包，拿出隻紅粉盒遞給她，替她捧着鏡子。

看到那些女人的法寶，風有點惘然。再看到雅瑪那一頭散髮，那哭後微浮起的眼珠，那仍然緊鎖着的眉頭，那闔在一塊往上翹的小嘴，他忍不住突然擁抱了她，把嘴唇強烈的湊了上去。

風回到自己的寓所，已是晚上十一點鐘，進房開了電燈，第一件事便是去扯下那「禍水」的標語。使他吃驚的是：那標語已翻轉了過來，上面用英文寫着：(The Fountain of

Happiness) (樂源) 下面有兩個小字：T. S.

他正在驚愕間，對面房中發出了東生的「馬利，我愛你，我真愛你」的歌聲，不過凡是「馬利」的字樣，都換成了「雅瑪」。

十九年七月於美洲。

——小說月報——

蜜柑

沈從文

一到星期，S教授家是照例有個聚會的，錢由學校出，表面歸S教授請，把一些對茶點感到趣味的學生首領請到客廳來，談談這一星期以來校中的事情，學生中在吃茶點以前，心裏有點不愉快的就隨意發揮點意見，或者是批評之類，S教授則很客氣的接受這意見，立時用派克筆記錄到皮面手冊子上頭，以便預備到校務會議席上去提案。其實這全是做戲。等到雞肉餛飩一上席，S教授要記也不能，學生們意見便爲點心熱氣沖化了。縱或是吃完點心仍然可以繼續來討論，但是餘興應爲S教授太太來出場，在一杯紅茶以後大家又都覺得極其自然的是應各個兒分開，散到園子內樹下池邊去談話，也才像個會，所以S教授手冊上結果每次記錄都只是一半。不過這正可證明聖恩大學顯然是全滿了學生意，縱有一點兒不愜人意處，茶點政策亦已收了效，不怕了。

在這種聚會上，有一個人所叨的光要比每次餛飩餛飩所費還要多，這是少數學生也極明白的。但這關於個人的私德，有些地方本來德行這字原只放在口上講講就行的，如像

牧師的莊嚴單單放在臉上就夠了一個樣，所以我們還是不說好。并且，又據說有一類人正因為常常有人做了文章形容過，不依做文章的人，說是輕視了上帝；這一來，天國無從進，危險的，莫讓詛咒落在自己的頭上吧，我真不說了。

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了專為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牠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麼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褥子，也只單為一對情人坐在上面做一些神祕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在這樣天氣下，一個年青人沒有遐想那是他有病。再不然是已經有個愛人陪到在身邊，他只在找出一打的機會使女人紅臉，沒有空再去想那空洞愛情了。

本星期仍然有例會，男女同學仍然都像往天一個樣來到S教授住處，聚在一塊兒，用小銀匙子自碗內的雞肉餛飩吃，第二次又吃火腿餅，一人各三個，放到銀的盤子裏，女人還素胃口本來是弱的，這時可是平均分到吃。吃完後，美國磁器繪有聖母畫的杯子裝着紅茶

出來了。

坐在主位的教授太太開了口：

「這樣天氣好，大家正可以到那園子裏玩一個整天！」

「我們還有一大筐蜜柑，是吳師母昨天送我的太太的，大概太太今天要請客，所以留大家！」

S 教授說了就微笑。這是一個基督教徒一個大學教授在學生面前不失尊嚴的微笑。學生是撫掌。

有蜜柑吃撫掌原是值得的。

「柑子正要吃，不然放着天熱會壞了，」教授太太站起身來說，一面用手指點在餐桌上的客數目。

這一來，幾個剛才離開衆人到沙發上去躺的男生立時又走過來恢復原位了。

「我要數，」太太說，「我有一個好意見，我數你們那一個有女朋友，這柑子就可多得兩三個，因為天氣這樣熱，別人去到樹下說情話，口乾那是自然的。你們沒有女朋友，陪到S

先生到這客廳中談話，還有茶，所以各人有了兩個柑子也夠了。」

「那不成，大家是一樣，S師母不應特別愛他們的。我們沒有朋友在此是師母的過，爲甚麼不先日早告給我們，我們縱不有，也好要師母幫到找！」

男人方面涎臉原是自然的。女人方面原來只是一個人的便早紅了臉。

「師母說的話是有心袒護幾個少數帝國主義者！」這是一個曾經在學生會做過主席的抗議，話說得漂亮透了。

另一個，正要同S教授商量一點私事的，就說「我們陪到S先生也是要說話，難道就只有談情話能夠使人口乾麼？」

「那你們有茶，有奶汁，有可可，在客廳裏多方便！」

「可是憑天理良心說，我們莫有情人的，應當在柑子上多得一點便宜，也才是話！」
「……………」

這是一個利權得失的大問題。又因爲在S教授夫婦面前撒一點嬌不妨事，於是這邊以理由的矛來攻，那邊的理由盾牌也就即刻豎起來。甯可大家慢點吃，分配方法不妥貼，大

家也就不能即刻散開的。

「好，算我的，你們這些陪到我同師母談話的人我要師母回頭再送你們一樣好點心，總算公平吧。」S教授說。

幸得S教授來解決，於是叫了聽差即把蜜柑簍子取出來，分散了。

二十三個人中十二個人是得了雙份，其餘則等候別的東西再看了。

這時間，有一個人忍受了損失不說話，蜜柑分到她的面前時，却只取兩個。

「怎麼，交際股長難到是一個人麼？」師母笑了。

不當真。這中有三個人原是可以算得夠同她在一塊兒來談情話的，但人是三個，就不好辦了。她很聰明的只取一單份，使他們三人都無從爭持。大家本來都知道，只暗笑。

三人見到是這樣，也只取單份；這三人中共有兩個是學政治的，一個人是在學校中叫做詩人的小周，那麼一來，政治顯然是失敗，詩人也算失了戀，明日周刊上大致又可以見到一首動人的愛情散文詩了。

領雙份的大大方方用手巾兜起蜜柑兩個兩個走去了，剩下的便是一些兩方面都算失敗了的人。不過不到一會兒，客廳中人就又減少了一半，這因為還有兩對是那已有交情不願衆人明白的男女，所以犧牲了蜜柑，保存了祕密，此時仍然走到別處談私話去的。

天氣這樣好，正是詩人負手花下做詩的好時節，況且又失意，小周就先就自願跑到後園池子邊去了。

交際股長密司F，乘到大家不注意，也一個人離開了客廳。大凡學政治的人頭腦都是一個公式所衍化，是以兩人看到自己的蜜柑，爲詩吸引去，也不敢再追上前去看看命運的。密司F不消說是即刻就把小周找到手。

直到密司F走到身邊來，小周才知道。

「你爲甚麼一個人却來此地玩？」

「那你？」

一個坐着一個站着兩人相對笑，於是站着那個就酥酥軟軟挨到身邊坐下來，這一坐，下期周刊詩的題目變了一個了。

我再說一遍：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專爲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牠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麼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褥子，也只單爲一對情人坐在那上面做一些神祕的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池子邊是算得S教授住處頂僻靜樹多的一個好地方。雖然這些人都向這地方走來，一些小土坡，這裡那里堆起來，却隔斷了各人的視線。花是那麼像林像幔的茂盛，還有大的高的柳樹，罩得池邊陰涼不見天。明知是各人離得都不會很遠，聒人也能聽得到，但是此刻各人正是咬到耳朵說些使那聽的人心跳臉紅話語的時節，誰也不會前來妨礙誰！

因此大家都隨意點，恣肆點。

回頭來，密司F轉身到客廳，見到一個茶几上放了個柑子，口正乾，不客氣的就撇開吃了。大家全都不注意。只是當密司F同到一個政治學生眼光相碰時，臉紅了。柑子就是這位政治學生故意放下的，她心明白了，只冷笑。她揣想：

「下一次必定又會有人提議在周刊上不得常登一些無聊詩歌的……」

於北京東城

——密柑——

失散

趙景深

「妹妹，明天遊南鎮去好不好？」達善問他的妻。他結婚兩三天後，立刻就和他的妻同到人地生疏的紹興來做事。現在正是他們度蜜月的時候。

「不去，」她似恨非恨的說；每每他問她要求一件事，她總照例有個不字說在前面；然而却不一定是拒絕。

「我每天到學校裏去教書，妹妹總是獨自一個人在家裏，冷清清的。還是去玩，散散心吧。」

「不去，煩煞了！」她把眼恨恨的一瞥。

「南鎮好玩得很呢，這兩天頂熱鬧，燒香的人不曉得有多少，賣東西的攤担也很多，還有打詩謎的，還有馮王陵，還有香爐峯。你要是願意去，可以同五中附小的教員一同去，沒有學生。有十幾個男教員，三個女教員。你藉此機會，也可以多認識幾個女朋友。此後熟了，還可以常常來往，解解寂寞，不很好麼？」

「路遠不遠？」她有點心動了。

「不遠，我們坐船去，半點多鐘就到了。現在正是市集的時候，過了這個時期就不好玩了呢。」

「和他們一同去，難爲情煞了。不去。」

「這有什麼難爲情！你又不是自己一個人去。」

「太費錢。」

「也不要我們出錢。就是自己出錢，也只是一次，又不是時常要去的。到了紹興，南鎮總該去玩一趟呀。」

忽然有敲門的聲音。達善跑去開門，原來是五中附小裏的何先生。

何先生在客廳裏坐着，他們家裏爲了節省的緣故，沒有用僕人。他自己倒了一杯茶敬客。她把點心盤子放了上來，又進去了。

「明天早晨七點半我們出發到南鎮。務請晏先生和晏師母早點去。我的妻也去。邢先生的夫人也去。」

他聽說又有兩個女眷去，高興極了，連忙跳到房中，像小孩一般的做着手勢說：「明天何師母也去，邢師母也去。七點半我們到學校裏去。今天早點睡，明天六點鐘起來。」

「我不識字，配不上。人家問起來，怎樣回答我不去？」

「不要客氣了去罷？」

「隨便你罷，」她這樣地說了。其實這「隨便你罷」四個就是答應的意思，達善早就明白了。他這時真非常高興。

南鎮真是個熱鬧的地方，最熱鬧的是禹王宮。渡頭一字兒排開許多船隻，都是遊人和朝山客僱的。從渡口順着一帶長堤走過去，再過一道小橋，人就擁擠起來了。這天氣很好，又是星期，人更來得多了。這是達善不敢快步前走，只是慢慢的走在前面，時時回過頭來看。何先生和邢先生也各自看着他們的夫人。達善的妻和兩位師母以及三個女教員跟隨在後面。除了兩三個男教員同行以外，其餘的男教員早已走在前面，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走下了橋，過了石牌坊，便擠到活動的街道的核心。達善走得更慢了，走兩步一定要回過頭來看一看他的夫人。他看見她正和新結識的一位蘇州同鄉，五中附小的女教師

拉着手唧唧嚷嚷的講話，他的心也就安穩了。如果他離她遠了，他一定要站着等一會。這活動的市街是許多帳篷和粗竹棒支撐起來的，每一個帳篷賣一種貨物，有賣點心的，有賣雜貨了，有賣玩具的，有賣書的，有賣甘蔗的。差不多人到了這裏，要疑惑自己到了西藏，新疆的市會，或是回到二千年的猶太，想到耶穌用鞭子趕走賣牛羊的聖殿的情況，許多人影在遠善眼前晃過。有的是鄉村的姑娘，有的是城裏的太太，有的是學校的學生，有的是燒香的客人。兒子喊着母親，商人叫賣着貨物，一陣塵囂的聲音浮在帳篷頂上，似乎有不可見的煙霧迷矇了我們達善的雙目。達善幾乎快暈了過去，但依舊「一步一回頭地瞟他的意中人。」

一家賣泥塑人物的舖子吸引了何師母，於是大家都停了下來。最做得好的是果品，那荸薺，桑椹，櫻桃都做得和真的一樣；其次是青蛙和金魚；再其次便是各種花盆了。高興起來，各人都隨意買了好幾件。何師母買得最多，滿滿的挑選了一大盒。

從這活動的街道，一直走過去，略轉一個灣，就看見巍巍的禹王殿了。正中的廟門是開着的，游人都從偏門進出。一個很小的入口要容納幾千人進出，於是擁擠便不可免了。達善這一羣人都手牽着手連着走，跟着走；因為小門只能容兩人，一人進，一人出；因此進出都不

能成雙行走，只好挨着走。大家都不敢抬頭，低着頭看着路，看着腳。進了門以後要走三四分鐘方纔下石階，雖然這小術並沒有多長。下石階又是一件爲難的事。因爲上石階的人也很多。達善和幾個男子先跳了下來。達善立在那裏想接着女伴的手都攙扶下來，最要緊的自然是他的妻；拉別人的手不過是做個襯託，恐怕只拉妻子，被人嘲笑。如果這廟裏只有他們倆，他一定要抱着她的腰下來。終於他拉着一位女教員的手下了石階，她則和蘇州同鄉以及別的女伴同牽着手下來的。過了石階，便到了大殿。他們在殿上瞻仰禹的豐饒，方正肥胖的面孔，和悅的容顏，穿着袍，捧着玉圭，覺得格外可親。達善一抬頭看見左邊有一亭子，高高的聳出牆外，忙問：「那是什麼地方？」

有一個同去的人答道：「那叫窆石亭，可以求子。」

「去，去。」達善好奇的心驅使着自己發出熱情，大家便又向窆石亭走來。窆石亭的中心有一塊大石，削立着，蒼老古樸，自然的能引起人神祕之感，上端有一孔隙，約如茶碗大小。相傳拋擲石子，能穿過孔隙的便可得子。聰明的何家夫婦怕人家揶揄他們，要他們求子，早趁着人不知鬼不覺的當兒逃到山後去了。他們都圍在旁邊，慫恿着邢師母和達善夫人試

一試石子。那師母用力一丟，因為希望心太切，石子竟打着了實處，迸了回來，幾乎打着遊客的臉。達善夫人也同樣的失敗了。倒還是達善用拋籃球的方法「甯靜致遠」，穿了石子過去。他便自爲解釋，說是第一年不能得子，第二年定可得子，引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後來他們又參謁禹王陵。從禹王陵回來，太陽已經在天中了。在渡口的小廟裏用過午飯，他們又預備再游南鎮的故宮，據說那是永興王的宅邸。香爐峯太高，時間又來不及，只好不去。

依舊是這樣的走，男的一羣在前面，女的一羣在後面。一路墳塚纍纍，野草叢生，頗是荒涼落寞，方纔遊過禹王殿，益顯得此地的孤另淒清，幸而是春天，小小的雛菊在草叢間點綴着，不知名的小花在墳頭上開着，倒可以稍破岑寂。加之英爽的少年鞭策着寶駒時時在過道馳過，遙遠的藤轎又抬着遊客慢慢的踱過，愈加增添了一番顏色。沿路有所謂菩薩的化身乞丐老爺乞錢，有爛腿的，有爛額的。女先生們看看不過意，都丟了些銅子，達善夫人也丟了不少。

天氣漸漸的熱起來，達善午飯時喝了一點酒，隨着友伴前走，有點力乏了，回頭看看女

的一羣，竟看不見，他有點着急起來了。他是近視眼，雖戴了眼鏡，也不大行。仔細一看，方纔看見後面較小的幾個人影，他的妻也在裏面，他這纔把心放下。

困倦的一堆又向前移動了幾百步。等到達善再回過頭來，又使他吃了一驚，原來她又看不見了。一條很長的地帶單調的堆着灰綠的土色，冷冰冰的什麼也看不見，即使此外還有什麼小點綴也是看不見。他的心只希冀看看那大的黑點。

「她們呢？」達善驚慌的問。

「她們喝茶去了，聽說是走不動，在那裏略歇一歇，等一會就來的。」一個走得較後的而現在同行的人這樣不經心的回答。

達善想要回原路去找，又怕同伴嘲笑，說是這樣要好，竟和妻子一刻也不能分離。況且他如走回原路，她再走來，兩方錯過，沒有固定的處所，不是愈加尋不着了麼？他只得自己寬慰自己：「不要緊的，等一等她就來了。」

香爐峯麓是一個土堆，土堆上有個茶篷，從這裏可以望得見香爐峯，達善等男的一羣都在這裏停下。阿師母走得快，也同來了，其餘的女遊客都沒有來。邢先生也沒有來，喝了一

口茶，達善又問：「她們呢？」他明知她們喝茶去了，却忍不住要問，却依舊要問，自然所得的
答案也不過如此。

忽然有一位同伴坐不住了，慌張的立起身來，要下山坡。

「那裏去？」寂寞無聊的達善問。

「逛廟去。」

「我也去。」於是他便和那同伴一同到土堆旁的南鎮廟內走了一轉。不久達善獨自
從永興王廟出來。因為他那同伴還戀戀不捨的在那裏遊覽，他等得不耐煩了，心裏又記掛
着他的妻，只好告辭了先行。

未走出廟門以前，就已不住的仰首望那土坡，但見茶篷中密密雜雜，吃茶的人很多，不
知誰們是自己的一羣，又不知她來了沒有，誰是她。他的眼力本來太差，將眼鏡湊緊眼睛也
不大看得清楚。只得快走幾步，出了廟門，上了山坡，進了茶篷。在茶篷內張了一張，不禁「呀
」的一聲喊了出來：

「呀，她呢？」

「晏先生，」一個同伴從一個茶桌上起來招呼。

「她們呢，」達善慌忙改了口。

「不知道，我是後來的。」他也替達善張望了一下。

「後來女先生們來了沒有？」

「不知道，我是後來的。」

「她們到那裏去了呢。」達善自己問着自己。他着急了。

「大約回去了。」

「大約回到船上去，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回船去罷。沿路也好找找。或者他們去得不
久，能夠在半路上趕得着他們。」達善說。

「好的，」那位同伴無可無不可的應着。

這是春天，嚴寒的冬天方纔過去不久。天氣乍暖，添了達善熱鬧的心，想念她的心。途中
的急步，達善的臉上額上便有點油膩膩地出汗了。

睜大了眼看過路的人，可恨，誰也不變成她，雖然誰也彷彿是她。一直走過禹王陵，步到

禹王宮，仍是不見她的蹤影。『半路趕得着』的希望現在已是不可望了，他便轉了念頭：『她大約已和女伴們先回到船上去了。』

於是經過禹王宮，再過小橋，再過長堤，他的心一步步地走近他猜測的坐着伊人的船上來。漸漸渡口的那隻包船已看見了，船頭一隻茶壺，一隻風爐是他認得的。但是船中靜悄悄的，不像是有人的樣子，他已有點心虛了。他還有點希望，設想他們都躲在船裏閒談，沒有人伸頭出來張望。待得他和那位同伴上得船來，除了吃醉了酒的張先生以外沒有看見別人。這時他真驚慌了！晏達善推醒了張先生，張先生連忙爬起身來招呼，因為達善到底是客。張先生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茶給達善，找了幾句話來談了一談。達善總覺得寂寞得很。他更覺熱鬧了。推開窗來望了望，雖是隔岸的菜花，滿地黃金；渺遠的青山，遍灑翡翠，在他都漠然無所關心。望望這邊堤上沒有她，望望那邊堤上也沒有她。他急得好像火烙他的心，一方面却又寬慰自己，『她大約不至於遺失的，有這樣多的女朋友同行。』

他胆怯而羞慚的問張先生：『她們呢？那些女先生呢？』恐怕張先生不懂，所以重複了一句。

「不知道。」

「回船來過麼？」

「一個也沒有。」

脚步聲驚醒了他。他歡喜極了，以為她們回來了。一看，只來了一個同伴，他在船上拿了一件東西，立刻又走了。於是，他又悵惘了。

「究竟她到那裏去了呢？怕不至於有什麼不測罷？鄉村地方是很危險的呀！」達善自言自語的說，他要不是為了他自己身體疲乏，他一定要再跑到南鎮去，他要是多喝了幾杯酒，他一定要披髮狂吟，歌哭着去找他的愛人。

「她們呢？」他又無聊地問着張先生，問得張先生也笑起來了。

他像這樣悶悶的過了幾分鐘。

「好了，好了，來了！」那同來的同伴手指着船頭向達善說道。

達善一看，見是一位女教員，心裏想：「倒霉，又只是一個人回船。怕又是拿了東西，就要走的吧？」但心仍未死，到底要看看來了沒有，便背轉身來，伏在船窗前，向那長堤上望，果然

望不見她們，更望不見她。他更悵惘了。

忽聽得一陣愉快的笑聲，回身一看，原來她回來了，何先生陪着何師母回來了，蔣先生陪着那師母回來了，她們和他們都回來了，那位蘇州女教員一路走，一路說：「晏師母把晏先生記念煞了呢。」

「晏先生也在記念晏師母，連問了幾聲『她們』，『她們』呢。」張先生挺着肚子笑着說。

「我怎麼看不見你們來？」達善問來的人。

「我們是從那邊場上回來的呀！」達善夫人回答，她的面色灰白，氣喘喘的，似乎方纔受過驚嚇的樣子。

蘇州女教員又笑着說：「呵呀，晏師母直頭（非常）想煞晏先商（生）哉，門（問）我好幾商（聲）哉。」

「晏先生也想晏師母的，他問『她們』其實是恐怕單問『她』不好意思，拿你們做陪襯的。」張先生說。兩個人一吹一彈引得大家都笑了。

後來人陸續都回來了。船開時，男的一羣搶橘子吃，達善也搶着一個，女的一羣都沒有得着，也不會來搶。他羞澀的分了一半橘子給她。她不伸手來接，口裏却也羞澀的說：「不要！」他便將橘子放在她的桌上，他望見她趁着人家不覺時偷偷地拿了，他給她的橘子吃了，但她的眉梢終似乎含了一腔無可訴語的怨恨。

★

★

★

★

★

倦遊的他倆回得家來，不多時倒牀便睡了。

天將明時，達善在床上正睡得熟熟的，濃濃的，忽然一陣嚶嚶哀泣的聲音衝入他的夢鄉。他醒了！

「我方纔夢見我的母親，」她說了一句話以後，又哀哀的哭泣起來，翻了一個身，將背朝着達善。她哭得非常悲痛，傷心，可憐。

「妹妹，妹妹，」他的手撫着她的背，要她回過臉來。她哭得更傷心了！

她將他的手摔了下來。他又將手搭了上去。她重又將他的手摔了下來，並且怒着說：「勿要！」

「妹妹真是至情人，這樣的想念母親！」他柔婉地說，沒有再將手搭上去。

「不要說了，我受不起你抬舉。」她一邊哭，一邊更怒了。

「我們今年暑假就可以回蘇州去，去看你的爹爹，姆媽，好麼？妹妹，不要哭罷！」他更柔婉地說。

「我偏要哭，怎麼樣！」

「哭了傷身體呀。你不是說，我一不在家，就想念母親；我在家裏，你就不想念母親麼？爲什麼今天我在家裏，你也想念母親呢？是我待你有不好的地方麼？請你告訴我。」他圍着她的頸說。

「呃，是的，以前是這樣的，前二十多天都是這樣的，你在家裏我就不想念母親。但自從昨天以後，我就知道你的心了。你以前待我，都是假的，都是假花頭，沒有真心。我錯相信你了。我看錯人了！此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說時長嘆了一聲。

「爲什麼從昨天後你就不相信我了呢？」他也長嘆了一聲，圍着她的頸。他的心難過得很。

「呃，我不說。」

「說呀，說呀，」他急切的搖着她的臂膀。「悶煞我了！」

「我不說，不說。」

「你說我是假心，我真不服。我那一時那一刻不是想念你，願念你。我的全生命差不多都交給你。譬如前天，你隨意說了一句「菜刀切東西真不方便，能再有一柄小洋刀就好了，」我就記在心裏，午後立刻從大路將小洋刀買來；你喜歡吃橄欖，金柑，我又將這兩樣水菓也買了來。這也是假心麼？」

「呃，是的。總之你對待我全是假花頭。」

「唉，說呀。你爲什麼不相信我呀？」

「我不說。」沉默了兩分鐘。她不哭泣了，已由哭泣變而爲愠怒，仍舊沒有平息。

「說呀。你爲什麼不相信我？」

「以後再也不和你一道出去了。」

「呵，原來你是爲了遊南鎮失散了生氣的。」他這時明白她所以不高興的原因了。

「是呀，」她似乎歡喜的音調說：「你看人家何先生總是看顧着何師母，那先生總看顧着那師母，一道回來。你呢？」她又有點氣了。

「我也看顧着你呀，不住的回頭——」

「是的，不要假花頭了。」她將身子移了一移，睡得和他更遠了。

「我沒有和你同走，是怕不好意思呀。早知會失散，那怕是任人家怎樣取笑我，我也要和你并肩攜手，一同走着的。」

「我也不是要你同我并肩攜手，何先生那先生又何嘗同他們的夫人并肩攜手呢？」

「妹妹，那末請你明白我，一個人的外表和內心有時爲了社會習慣的拘束，是不能充分表現出來的。」

她並不回答達善的話，自己說，也是向達善說：「唉，人家都取笑我。她們故意的嚇我。我真担心得很。我尋不着你，不知你怎樣了。我因爲你多喝了酒，恐怕你走迷了路，不得回來。男朋友說，別人都看見，只是沒有看見你。你知道我的心那時是怎樣的著急呵！我連臉都嚇白了。玩也沒有心思玩了。她們沿路安慰我，說是不會尋不着的，我纔稍放心點。」她又長長的

嘆了一口氣說：「唉！男人家總沒有女人家心好。倘若你尋不着我，你呢？——我總是永遠愛你的，無論你怎樣待我不真心。」

「我也想念你呀。你不是聽見張先生說，我常常問『她們』、『她們』麼？」

「哼，那是人家說來開玩笑的。你會真的問『他們』、『他們』呢？（？）」

「你怎麼連我說的話也不相信起來？」他的聲音顫抖了。

「那是自然。」

「妹妹，妹妹，相信我，相信我，我是永遠真心的愛你。」達善懇切的要求。

「不相信。」她簡捷的回答。

「我起誓好罷，我要是不真心待你，我就是狗。」他實在沒有法子想了。

「不相信，不相信。」這時朦朧的光照見她頻頻搖着頭。

「唉~~~~！我如何纔能使你相信我的心呢？」他仰首向着帳頂，苦悶而且悲切的說。他

的心幾乎要裂了！

「無論你怎樣待我不真心，我終愛你，永遠愛你。」

「唉……也罷，只要你永遠的愛我，我之愛你雖然你現在不相信，總有一天你會相信我的。我現在就是受些委屈也不要緊。」他含着一腔抑鬱說出這樣沉痛的話，放下圍她頸子的手來。

「呵，我相信你好哥哥。」她忙回轉身來，胸貼着他的胸圍着他的頸子，狂烈地接了一個吻。這時黎明的光剛剛透過窗紗。

一九二六，三，二九。

——梔子花碎——

愛麗

章衣萍

他冒着寒風從大學校挾了書包回來的時節，心裏的確有點倦了。回到公寓裏，他把書包向書架上一丟，回身往牀上一躺，口裏就嗚嗚咽咽地哼起：「我想起，當年事，好不……：……淒涼」的老調來。

哼了一刻，他把牀裏面的被往外一拉，壓在自己的身子下。房裏的火爐烤得他渾身和暖起來。被兒又正在身底下作怪，使他有點發燥。他把眼兒朝上一望，牀頭掛的胖女子的相片，似乎正涎着臉兒朝着他凝望。那女子胸前的衣襟，可以看見隱隱約約隆起的曲線。伊似乎正躺在旋椅之上伸懶腰，一種嫵媚之態，令人魂銷。

「愛麗真有點妖！但也好，大約容易到手，不妨同伊混混。做老婆可不行！做老婆還是用英好。月英也有點鬼！似有情，似無情，令人摸不着真意。伊總想讀書留學，讀書留學有什麼用！蘇曼殊罵得真好：女子留學，不如學髦兒戲……愛麗？月英？自己已經二十四歲了，沒有老婆，怎麼辦？」

他愈想愈覺得衝動起來。他俯身抱着紅綾面兒的棉被，便感覺棉被也正同女性一樣的溫柔了。可憐的亞雄，他把棉被當作對手的女性，已經不止一次！當他正想解開褲帶犯着無可奈何的罪惡時，心中又忽然發生了許多感想。棉被上的黃色成績太多了，實在不十分雅觀。上回叫公寓裏的夥計拿到外面晒被時，祕密已經給夥計們發現了，大家傳爲笑談。況且近來身體已經沒有從前健康了，不是在課堂上困得想睡，就是每晚睡醒，身上總出了一身虛汗。他想到虛汗乃癆病的前兆，心中非常害怕，便一縱身跳了起來。

「我想起，當年事……」他又嗚嗚咽咽地哼着。隔壁房裏忽然有敲着板壁的聲音說：「亞雄，不要哼了，我的肚子痛得要命了！」他覺得奇怪，便匆忙地推開房門，跑到隔壁房裏去，口裏說：「慶民，怎樣了？」

他看見慶民正躺在牀上，頭朝牀裏，身上還蓋着被。「又是吃東西吃壞了罷，老是好，不要命！」他帶笑地說。

「吃壞你的紅色補丸害了我了！」慶民轉身朝着牀外帶恨地說。

「紅色補丸會吃壞人麼？我不相信。」亞雄覺得有點奇怪。

原來亞雄因爲自己的身體給棉被弄壞了，所以便買了一瓶紅色補丸來，想把自己弄得強壯些。不想昨晚慶民到他房裏來玩，一看見便搶着倒了半瓶去。這慶民是個有名的好吃鬼，只要吃得東西，不論是青紅白黑熱冷酸臭，總要張開大口送下去的，況且紅色補丸上面明明有個「補」字呢！亞雄當時雖然也有點吝惜，但紅色補丸已經到了慶民的手裏了，料來不肯放回，於是說：「吃這東西不是玩的！你應該記着：飯後吞下，吞後幾十分鐘內不要喝茶！」他的話沒有說完，慶民便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回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這會兒慶民說是紅色補丸把肚子吃痛了，亞雄覺得事必有因，於是便問他：

「你幾時吃紅色補丸的？」

「飯前。」

「你吃過紅色補丸後，喝過茶沒有？」

「我是用茶將紅色補丸吞下的。」

亞雄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說：「這是你好吃的報應！我昨晚不是告訴你，吞了補丸後不要喝茶，而且要飯後纔吞麼？誰叫你只顧搶着丸藥跑，不聽清我的話！」

慶民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又有些害羞，於是一翻身便將被兒沒頭沒腦地裹住。

亞雄笑着踱回自己的房裏了。他覺得房裏的火爐太熱了，紅色的棉被又在那裏涎着臉兒誘惑他。他覺得非逃出不可了，於是便戴起帽了，穿上大衣，搖搖擺擺地踱出門。

他已經走到煤山街上了，他看見許多大學生都挾了書包搖來擺去。一個剪了頭髮披着紅圍巾的女學生，身旁跟着兩個男學生，一面走着，一面說笑。這女學生大約也不過十八九歲的年紀，身穿一件嘩嘩旗袍，旗袍上還鑲着絨邊。臉龐白裏帶紅，不肥不瘦；身材不長不矮，恰到好處。

「這個女生大約是新來的，從前沒有看見過。呵，真美麗！在大學裏，可以做 Queen，一定可以做 Queen 了，月英不如伊，愛麗更不如伊！可恨！可恨！偏偏有兩個男生跟着，而且很親密地談笑。他們真有福！我也跟上去，跟上去，跟上去！但是伊有兩個男人了，再跟上一個，不太多了麼？管什麼跟上去！」

他一面想着，他的脚便不知不覺地跟着走了，轉了一個灣，他看見那個女生走進一個公寓去了，兩個男生也跟了進去。他髡髡「侯門似海」地站在公寓的門前，望了一刻，不見

有人出來，他自己也覺得無聊起來。左邊有個豆腐公司，他便無精打采地走了進去。

其實亞雄此刻肚裏並不餓。但是他既走進豆腐公司來，總不能不吃些東西，於是便說：

「來，來一碗豆漿，兩塊蛋糕！」

他口裏喝着豆漿，嚼着蛋糕，心裏却在想：「那剪髮的女學生，是住在這個公寓裏麼？假如是的，我一定每天來這裏吃豆漿，好找個機會看看伊。這豆腐公司的生意也許要好起來了，因為隔壁住着那樣好看的女學生。」他覺得好笑，因為身邊掛着一個電機，他又想打電話：「打電話給誰？月英嗎？愛麗嗎？打電話到隔壁公寓去，又不知道那個剪髮的女學生的名字。時候不早了，月英家裏又管得那麼緊，一定不肯出來。打電話給愛麗罷？愛麗臉上有疤，鉛粉也填不滿。但是還好，身上胖得好。女人應該胖，愈胖愈好！月英太瘦了！誰叫伊那麼用功？玩玩罷，管什麼，叫愛麗來玩玩。人生有什麼混混而已！」

亞雄自發明了他的「混混哲學」以後，做事已經不似從前的胆小了。他站了起來，決定打電話給愛麗。

「喂，你是誰？」

「我，你猜猜？」

「呀，亞雄呀，什麼事？」

「終身大事！」

「別胡扯，真的什麼事？」

「我請你玩去。」

「我不去，天氣太冷。」

「去罷，真的有大事商量。」

「又是胡扯，什麼大事商量？」

「真的，不騙你，你一定來罷。」

「那麼，你在那裏等我？」

「公園後門的柏樹下。」

「月英也去嗎？」

「不去，我一個入。」

「好的，我就來。」

亞雄放下電機來，心中又充滿了希望了。夥計走過來算帳，說：「一共十六個銅子。」亞雄從大衣袋裏摸出一張一角的毛錢票，大模大樣地說：「一總拿去，不用找了，多的就算小費。」

夕陽照在公園的屋瓦上，幻作黃金色。暮鴉也隊隊地向西飛去。池中還剩得許多殘荷斷梗，在風中搖曳。幾個匠人，在那裏搬運浮石，堆造假山。亞雄坐在沿水的靠椅上，眼睜睜地望着公園後門。

然而愛麗的影子也望不見。

幾個零落的遊人，也給晚風陣陣刮走了。亞雄覺得有點冷，把手放在大衣袋裏。他想着女子出門真不容易：要擦臉粉，換衣服，梳頭髮，對鏡子，一弄就是半點鐘。唉！女子！女子！真是玩物難怪！叔本華要那樣討厭伊們。愛麗更靠不住！據大學裏同學傳說，愛麗至少有三十個以上的好朋友。這還了得！月英真好，能用工，性情又溫和，臉兒也不醜，不說別的就是愛麗額前的小疤，月英的臉上就用顯微鏡也照不出。

他似乎有點恨愛麗了，這個「恨」心是從期望的心來的，他的思想又一轉了。但是英也有點虛僞，伊口口聲聲說是母親管得緊，要自由要等伊出洋留學歸來後。一個人有了戀愛，還用得着母親嗎？爲了母親而犧牲戀愛不對的人生幾何！出洋留學至少也要五六年。等伊求學回來，大家都老大了，有什麼趣味？況且自己家中有的是錢，只要大學畢了業，混個資格，回去還愁什麼吃用？享樂，享樂，人生不過享樂而已。要想享樂，這是愛麗好。

他正在想得出神。剛聽前面水中悉索一聲，他連忙站起身來倚着欄杆凝望，只見一隻水鳥向空中飛去。身後似乎有人喊道：「亞雄。」他回頭一望，愛麗已經珊珊地站在他的面前了。

「等久了罷，對不住！」愛麗把眼珠向着亞雄一飄，臉上微微一笑。

「我也是剛來不久……」亞雄含笑着答，他把愛麗上下一望，只見愛麗今天穿了一件淡白花絲葛的棉襖，外面套着一件藍色的絨線衣，黑色團花的湖縐裙，底下鑲着絨邊，脚上是穿了高底的漆皮鞋。頭髮已經燙得蓬鬆鬆地高起來，雖然臉上的鉛粉終掩不住伊額上的疤痕。愛麗已經夠美了，據亞雄的眼裏看來。

「你邀我來商量什麼大事，大約又是騙我出來玩玩罷。」愛麗似乎窺破亞雄的心思地說。

「真的有事，不騙你！」

愛麗把眼兒向四周一望，說：「今天公園真好，這般清淨；我最討厭的是夏天的公園，因為來的人太多。但是秋天和冬天的公園，都是可愛的。你看今天公園裏真靜。這麼偌大一個公園，幾乎是我和你兩人的領土了。亞雄，你說是不是？」

「是的，人少，談話也可以自由些。」

他們倆兒一壁說着，一壁向前走，不久便已走到地壇的後面了。亞雄愈走愈接近愛麗，便拉著伊的手。愛麗把頭兒靠近亞雄，因為伊的身材矮小的緣故，所以雖然穿了高底鞋，伊的頭兒還只能靠著亞雄的肩。亞雄把頭兒低了一低，臉頰正碰著愛麗的蓬鬆的頭髮，便覺得一股香氣，沁入心脾。

「亞雄，你今天為什麼不邀月英回來？」伊飄着眼兒向着亞雄一笑。

「月英，沒有邀伊……」亞雄含糊地答。

地壇左邊有椅子，他們倆兒便並列着坐下了。亞雄伸手去摸愛麗的背，從背後又伸到腋下。愛麗把臉一沉：「放尊重些，別被人看見笑話！」

「這裏沒有人——」亞雄涎着臉兒說。

「你既愛月英，又何必愛我？」愛麗想了一刻，忽然地說。

「哦……」亞雄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了。他想他愛月英，已愛了兩年，誰也知道的他。他可以對着愛麗否認他對於月英的愛，在愛麗的面前，又怎可以老實說他愛月英？素日油滑的亞雄，此時也有點艱於回答了。停了一刻，他纔若無其事地笑著說：「難道一個男子不能愛兩個女子麼？」

「一個男人愛兩個女子，一定得不著歸宿，將來總是痛苦的。」

「是的，總是痛苦。但是一個女人愛兩個男人或兩個以上的男人呢？」

「當然，也是一樣。」

亞雄湊著機會把他對於愛麗懷疑的心思說出來了，他笑著道：「愛麗，請你恕我說話唐突！本科裏的同學都說：你至少有三十個以上的男朋友，這話當真嗎？」他說完了話，緊

緊地把眼睛瞞著愛麗。起初看見愛麗臉上有點怒容，後來愛麗忽然淡笑地說：「你不要相信他們的鬼話！他們寫了許多情書給我，我不理他們，所以便造出許多謠言。誰理他們，像大學裏那些窮鬼！」

「我本來也不敢相信……」亞雄怕愛麗生氣，只得賠罪地說。暮色已經從空中籠到地面，他低下頭來看了一看手錶，說：「冬令天氣，果然這樣短促！剛纔五點鐘，天色就這樣黯淡下來。愛麗，我們還是吃晚飯去！」

愛麗把頭兒向亞雄身上一靠，正靠在亞雄的胸前。亞雄用手撫摩着愛麗蓬鬆的頭髮，在伊的髮上輕輕地吻了一下，說：「走罷，我的好愛麗！」

愛麗和亞雄對面坐在共和飯店的一個房間裏了。愛麗抬起頭來瞻這房間的四週，靠窗擺着一張白色鐵牀，牀上披着一張黃色的俄國氈子，什錦被兒整齊地摺着。牀的對面擺着一張白色的照衣鏡，愛麗遠遠望去，可以瞧見自己紅暈的臉孔。伊知道這是一間寢室，想起共和飯店門口的馬車汽車，不由的有點害羞起來。

「不是吃晚飯麼？爲什麼跑到這寢室裏來？」愛麗懷疑而且玩笑地問，其實伊心中也

有點了然了。

「在飯廳裏人太多，而且談話也不便。這房間不精緻可愛嗎？」亞雄走向前去，把愛麗抱住，低下頭來就要親吻，愛麗並不躲避，把嘴兒迎了上去，他們親吻的時間很久，足足有二十分鐘。

「你同月英也 Kiss 過嗎？」

「沒有……」亞雄答了一句，放開愛麗，腦中的疑團更深了：他和愛麗從公園坐車到賓和飯店來的時節，他髮髯瞧見單牌樓大街上月英坐着洋車馳過，後面慶民騎着腳踏車跟着，他看得千真萬確，月英身上還穿着厚呢大衣。慶民的肚痛已經好了麼？兩月來慶民只是鬼鬼祟祟地，課也懶得上，整天關起門來不知道做什麼，大約是寫情書？月英同慶民認識還是自己介紹的，却想不到他們深夜裏還一同出來，真是狗男女！月英總說母親管得緊，要讀書留學，原來都是鬼話！他又想試試愛麗瞧見沒有，於是便問：

「你從公園來時在單牌樓街上瞧見什麼沒有？」

「沒有，我怕人看見，用手帕包着臉。」伊說了，抿着嘴笑。

亞雄愈想愈呆了，凝眼望着天花板上的光明的電燈，愛麗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笑着說：「你想什麼！想月英，是不是？」

「不是……」他含糊糊地說。

「有點不舒服嗎？」伊用手摸摸他的額。他乘機向牀上一躺，把愛麗抱在牀上，心裏想：「管什麼！女子都是靠不住的，還是玩玩罷！」

愛麗爬在亞雄的身上，把口兒放在他的耳邊，低聲說：「我真愛你！」

「我也真愛你！」

亞雄正想動作起來，猛聽得房門外旅館僕人敲着房門說：「用飯不用？」亞雄同愛麗都無端地吃了一驚，恨旅館僕人多事，於是亞雄便大聲說：「不用，過兩點鐘再預備。」

他又把愛麗緊緊抱着了，而且愛麗已在亞雄的身底下。「你真重……」愛麗呻吟地說，「但是要快些，我吃了飯還要回公寓，因為我的妹子在中學校裏今晚要打電話給我……」

胡胖子請客

羅黑芷

這是胡胖請客的事，事情却已經過去許久了。但是現在他想起那一種景象還有點戀戀不捨。

胡胖從前的人生觀是很小心的。一個月十個銀元的收入，一個喜歡在枕頭邊施教訓的妻子，兩個頑皮到要鞭笞總能制伏的男孩子，和一碗酸青菜兩碗水豆腐做早餐的下飯，便是製造這種小心的人生觀的材料。但是境遇和他相同而人生觀恰在正反面的人也頗不少，這便是他的高明處。

近兩年來他却不同了。他每逢走過洋貨店就要進去看看有什麼可買的東西沒有；看見了熟食店就要和那店主講一回小小的生意，結果，一個裹着燒豬肉的枯荷葉包便掛在他的左手食指上搖擺着而出店來了；又每逢他走過熱鬧的市場聽見街旁高樓上的胡琴聲和女人的歌聲，雖然不好意思混在那排立街邊石階上仰着頭去望那樓上的幸福的一羣閑棍中間去偷瞧，他的一顆歷來很謹慎的心總不免要動一下；他有喝三斤西汾酒的本

領，每從朋友或親戚的家裏歸來，他那灰色的肥臉上常浮出一種從心底鑽出來的迷迷的笑容，這笑容裏就有胡琴聲和女人歌聲的影子，而這個影子就足以使他完全忘記八九年前的生活的苦味。

他現在抱着很大的希望來生活了；雖然孩子數目由二增加到六，雖然近來每月的收入由十元變成了四十元，他總感覺得這人世間確有多量的幸福在內。他說：「清蒸一隻大的肥鴨子加上些蘑菇和清笋，還要一瓶上等的酒，也還快樂，也還快樂。」但是有時他又深深地嘆息道：

「金錢確是好東西呵！我就是對於這個東西要緊得很！我要得幸福麼？幸福就是他！」所以他穿着精緻的衣服，喝着上等的酒，吃着肥膩的食物，那細細的眼睛裏醉神一閃總要聯想到金錢上去，這不免要使他有一二分鐘的不怡然；但是他也常常感覺一種不滿足，以爲人世間多量的幸福他只嘗得一滴呵！於是發生他請客的事。

他從前的請客，常用一封口氣非常平常的信，說「……明日午後乞撥冗到舍下一談……」或是當面向着那個人說「先生，明日午間得閑麼……沒有什麼……不過是便飯……」

……」跟着便是咳咳的笑聲了。但是一餐便飯也得要和他的妻子費一番轉折，不然，便飯是不容易吃的。

然而近年來他之對於這一件事却又不同了，他知道這方城十里內的士紳們愛一種費去了人類幾許心血所圖案出來而有鮮美花紋的請客片；他因為這是萬物始茂的春天第一次的請客，又因為恭敬和體面的原故，但是實在是因為自己的幸福之熱烈地在要求試驗，所以他選用了一張蔚藍地粉紅花的客單，外加一個朱紅金圖樣的請客片，分送給被邀請的客人；他的客單上列着三十幾名煌煌的姓氏。

「將有一個理想的熱鬧的宴會快出現了。」他前三天就抱着這樣一個大的熱望等候着。

他在這三天裏得閑暇的時候，便把他肥大的身軀躺倒在辦公室中一張籐臥椅上，在他的想像中細細地去描畫未來的快樂。

「那個酒樓也還不算壞，也軒敞，也華麗，有寬大的庭園，園中有山水，也有花木，我在那裏吃過別人多次的酒；第二層樓上的第一號廳堂要算是最好最寬大，裏面的陳設很華麗，

有外國式的桌椅，有高的穿衣鏡，在夜裏電燈的光下更是令人心曠神怡。

「這間應房的外面就是寬的走廊，扶住關干可以俯看庭園內的小景緻；假如我搬一張臥椅來躺在這關干邊，望見一個一個的熟識面孔從走廊灣角處現了出來，一步一步地移近了我的面前不遠的地方便笑嘻嘻地向我拱手說，『對不起，到遲了，』我便怎樣呢？」

「我便趕快站起身，也搶一步向前，還他們一個拱手禮，說『今天對不起，』這真是好笑，我請他們來快活，我有什麼對他們不起？然而我總是聽見傍人這樣地說，我也便這樣地說罷。

「客都來了，中間有徐老大，他是個好叫局的大少爺，還有龐五也是個曉得尋快樂的關子弟，這真好笑，年紀輕輕的人怎麼都愛玩這個把戲？於是乎有徐八老爺，還有王家的幾位令郎，聽說也是慣會鬧花酒的好手，哈哈！有了他們更有趣了！

「哦！東門正街的賴先生我也得補個請客片去，前次我曾多謝了他的酒，那教吳施先生和校長仇先生必定來的，但是他們知道我請的這些客裏面有……那也不妨事，這些人中間只有吳董事幫助我的地方不少，這人的脾味也還同我合得上，這次我要多敬他幾杯

酒。

「於是在電燈光下許多的人就吃喝起來了；定了猜拳的酒令，大家呼喊起來了，「八馬」「五魁」喊「八馬」的只伸兩個指頭，他輸了；喝酒喝酒！真爽快！於是熱辣的臉上都有了些意思了；有鬍子的嘴巴都油光光的了；於是——於是大家便亂喊着叫姑娘來，喊鬧得最利害的必定是龐五和徐大；我自己呢？——一大圍的客，一面喝着噴香的酒，嘴裏鼓着肥美的肉，醉昏了的眼球時時轉動着去偷瞧廳堂的門口。哈哈！來了！哈哈！寶貝來了！」

他的想像中的快活與幸福竟已實現了。那樓上大廳房裏，在溫暖的春夜八點鐘前三分二十秒的一忽間。開始捲開了那隔着的一層帷幕；你看！那溫熱糊塗的肉氣，酒氣飛騰在雪亮的電燈光裏非常地快活着；許多粗的銳的高的低的聲音嘈雜着；許多被酒灌赤了的臉在高高矮矮的肩頭上動搖着；許多大的小的的眼睛都迷迷地笑着；許多歪的斜的口都張開着的時候，只見外面進來了一個青衣的中年男子，手裏提着一個舊黑色長形的布袋，很不講禮讓地就在門邊一隻檯上坐了下去，接連一個全身黑衣的女人出現在門內三五

步的地方亭亭地立住了。

「胡三老爺的局到了！」廳堂門口黑鴉鴉地擠着向裏面望的許多張着嘴的面孔中間，有一個黧黑的臉擠了進來，這樣地高聲喊着。

此時正值那些在盃盤狼藉漿汁淋漓的四大圓桌邊圍坐着的人類，一半都亂動起來了，有的立刻圍攏伊的身旁嚷着。

「哈……胡三的寶貝！請這里坐，請這里坐！」

一個精細瘦小的人物走來拉着這寶貝放在火爐邊按伊坐下。這個人物平日的生活是很像那特賴可憐的小飛蟲爲活命資料的屋角下的蜘蛛；他抓住一個弱小的生物時，任他若何乞憐，也必待將他身內的生機吮完了，拏腳爪一撥，纔放了他去，但是那小東西已經是個死的了；他又像造幣廠中的軋小銅元的機械，每次聽見一個銅元鏘然落了下地，更自己安慰着「這又是一個成功了！」他的人生見解是如某種藝術家之爲藝術而樂藝術，所以他眼中看見坐在火爐旁那人所稱爲他的寶貝的伊，也不過是在交際場中發展他的藝術的一種器具，這同母兄弟的胡二老爺在這一點上便與他的哥子胡胖相反了。

當我們的胡胖看見這廳內闖進了一個女人，他臉上的精神頓時光耀四射，因為剛才自他看見桌上一盤一盤的精肴，一盃一盃的旨酒，就是這樣無代價消滅了去，這種刺激是很容易令他惘然的，然而此時他突然忘記了這麼一回事，他覺得人人的心裏和他自己一樣受了電力的吸引了。

冷不防一聲柔而哀的絲音隨着肉的喉管裏顫動出來的尖銳的歌聲一發，我們的胡胖便左手執壺，右手把盞，滿滿斟起來一大盃酒，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東西逼着他向本座上的客說道：

「對不起——真笑話——我是胡爲的——難逢的機會——請乾一盃罷！」

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喝了六七盃，便拿起酒壺到那些客人前鬧酒去了。因為這座上的人除去三個客已離了坐位在那處和着混鬧，只剩下一個四十多歲有翹角鬚紅面的教員，一個有鷹鼻子寬頭額和捲曲頭髮的校長，一個全身都是道德包着的胖律師，還有一個有了兩個媳婦三個孫子的肥頭肥腦的細眼睛的老太爺，却都也一聲不響地情願去做那歌聲的忠順的奴隸。

那歌聲故意地緩慢，又故意地急促；故意地飄揚，又故意地沉重；那聲音裏好像有很秘密很哀痛很不自由的許多歷史在內，想要告訴你這多情的人，然而却被那邊桌上的高談聲笑聲和胡胖與人猜拳行令的怪叫聲壓了下去；那歌聲越細越微，到了聽不見的地步了，而於是劃然終止的時候，滿廳中恰起了一陣闐然的聲音，在那聲音裏現出了一個寬額骨低鼻子的黃色粉臉，一個嬌小十三四歲的女孩，和一個長臉長袍的中年婦人。

胡胖立時忙起來了，他彎着粗大的腰，縮着肥的頸膊，張開兩隻直角形的臂膀，很親暱地但又很卑順地逼迫那副黃色粉臉的主人翁教伊扭起那肥大的臀部到坑上去坐的時候，那粉臉底下的厚嘴唇皮向左邊一歪，撐開了一角而露出半個森黃的金牙齒，齒縫間立時噙地一下噴出一線含有唾沫的氣落在胡胖那副被酒染紅的灰色肥臉上，於是只見一隻大手向肥臉上一抹，口裏吃吃地道：

「謝賞！謝賞！」

而一羣人便野獸般怪叫起『好』來了；只有那教員，那校長，和那律師，總是迷迷地觀着面前的酒盃，羹匙，和食箸。他們似乎正在想着這個地方真不好，但是轉到良心上去尋覓，

又尋不出那不好的東西在什麼所在。

於是那許多肉的喉管和着亂雜的胡琴聲，登時嘈嘈地一齊並作。那小的女孩子的嘴皮微微上下波動，好像是在那兒唱什麼東西。那金的牙齒噙着一根紙煙捲，吐出來的烟雲散開去了，重現出那厚而歪的嘴唇的時候，那口也張開了，也好像在那兒唱什麼東西。只有那受過龐五、徐大和胡三等人在衆客中贊揚伊爲善歌的那個長臉長袍的女人，此時坐在教員和律師的中間自己悠悠地拉着胡琴；伊的長而灰白的臉上兩隻薄暈的眸子在唱到得意的時候便閉合了，手裏的胡琴更加勁地透出悠然而顫抖的聲音，一個整個的女人此時完全變成了一個活動的石膏模型。只見伊的頸項直着，胸腰挺着，張大的口動起來，畫成種種變化的圓形；那震人耳膜的銳聲就是從那不規則的圓形中流放了出來的。

「這是一個有靈魂的東西麼？」有一個好思索的客這樣地自己問着。

絃聲歌聲停住了，伊的絃聲歌聲也停住了。伊直着兩隻薄暈的眸子瞧着空中，好像環繞伊周圍的這些燦爛的電燈光，耀目的陳設，醉人的酒芬，和許多喧鬧着的，高矮美醜的男子，都與伊的眼耳鼻和身上的肉完全不生反應；伊在空中瞧見的只有圓圓的金錢！但是伊

眼中所見的那金錢和我們胡胖眼中的這金錢卻是兩樣。胡胖的金錢是把來買幸福的，而伊的金錢卻是和驢馬眼中的一大包給他們負在背脊上的東西一樣。

絃聲歌聲停住了。我們的胡胖很忙碌地兩手捧着許多的煙捲，彎着肥大的腰，荷荷地又送了一根到那低鼻子黃色粉臉的面前。人衆的笑聲談話聲，和女人受了描臉摸腿的戲謔而驚呼咒罵的聲音，立刻使這廳中的空氣與光景又變了一番氣象了。

在這樣的中間，胡胖正忙着又巡迴到吳董事的面前。吳董事正和賴先生談着善堂經費的困難，社會狀況的衰頹，和目下一般青年的道德墮落，滿臉正充佈了悲天憫人的神氣，不防一大盃滿滿的酒已到了他的鼻子底下。他趕忙站起來很恭敬地說，多擾了，不能再領了，「但是你足下的酒也是很難拒絕的呵！」便骨都地擎這盃酒流下了肚去，立刻又把自己面前的一盃斟滿了，仍繼續他的談話。

此時又新來了二三個歌妓，衆人見了其中的一個，便又闐然叫絕：

「哈哈……徐八老爺的寶貝也來了！」

這位老人家坐在那歌妓的對面，裝出若無其事的態度，他的平穩的眼光四處遊移着，

很想說「這是年輕人的把戲，我們已經是老年人了，你們還開什麼玩笑？」但是這句話剛爬出了他的喉管，却又被那嬌滴滴的一聲「老爺……」軟化了滾了進去。你坐在他的側旁，很可以偷瞧見那老猾的目光有點昏眊而在他微溫的笑容裏停住不動了。而此時我們的吳董事也不覺停住話頭，擎他的視線從一雙細縫的眼簾裏飛了過來射在這可愛的女人身上。他眼中看見的是一個裝飾在玄色白花邊的衣裳中的苗條的腰肢，短袖邊露出來的嫩白的手臂，被燦爛的金鍊環繞着的柔細的頸項，兩道修眉，一雙玲瓏巧笑的眼睛，和一個小的正直的美觀的鼻子。他慢慢端起來的酒盃剛到唇邊又不覺隨手放下去了；他的兩塊微微浮腫的眼皮內有兩個小圓球動得很遲鈍；他似乎正在感覺困難；他耳邊彷彿聽見那尋他繼續談話的聲音；他如在夢中答應道：

「是的——本年的善堂經費麼？有着落，有着落……」

一陣哈哈大笑的聲音把他震清醒了；他大概喝醉了；他也沒有剛才那樣談吐的鋒利了。然而我們的胡胖到底還是始終不懈怠的英雄；他能喝酒，他能愛那低鼻子的黃色粉臉，他能鼓勵賓客們的歡樂，一直到酒冷了，燈昏了，人倦了的時候！

但是第二日他逢着昨夜的朋友們便很快快地說：

「昨天真是胡鬧，很對人不起。」

這似乎他又在懺悔了。

瘋婦

許欽文

從前，十三四年以前還是這樣，在這前後二百餘家的泰定村裏，婦人們不做活的毋庸說，做活的是惟一的做布；就是把彈鬆了的棉花捲成花條，由花條績成棉紗，然後經，織成布。雖然難以嚴格的分別，無形中大體是分工的。捲花條和績棉紗是一種人，經，織又是一種人。會經，織的比會捲，績的少；會經，績的比會織的更少，因為在這村裏經布照例只教兒媳婦，不教女兒，以為女生外向，教她會了，「好寄生在笆外面」，無非令人可惜。所以在這村裏會經布的一定已是太太們。自從「放紙船」搖到了這村以後，一般年輕的太太和姑娘們都積錫箔了。因為這比做布的工資較豐，每積一捆，三千六百張，可得小洋一角。積的快的兩天可完，錫箔大的還得另加制錢二十文。可是年紀大的因為手腕硬了，就是學會了，也是積不快，只好依然做布。

矮矮的兩扇烏搖門裏，短短的明廊前面，一個狹長的小天井，是雙喜的家。這時他二十八歲，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中，他委實還是在上海的時候多。這些印象留在他的腦筋是很深

刻的，那天早晨，他十三歲時的一個春天，天還只有白濛濛的一點亮，他肩着衣包經過小天井，走出搖門去趁航船，到上洋的酒店裏做學徒，他的母親手捏着一把細竹絲，眼淚汪汪的跟送他，吩咐他說：「雙喜，你爸爸只有你一個，你總要熬點志氣，好好的做去，早早出山，那麼爲娘雖苦也甘心，你爸爸在泉下也高興；千萬不要半途回來，給人叫『回湯豆腐乾』是多難聽呀！」惘惘然一別，他到了十九歲的下半年才得第一次回家鄉。嗣後每年至多不過一二次，合計在家逗留不過一個多月。他已娶了妻，每天，除非是四時八節或者有祭祀等事，天氣晴朗的時候在天井前的廊下，風雨的時候在廊前的堂內，晚上在堂內點着燈，總有個臉孔圓穩矮矮肥肥的二十多歲的婦人在那裏滴得滴得的積錫箔，她就是雙喜的妻。晚上直到十一點過，早晨七點鐘就起來，她的積錫箔比較的是快的，並且積的是大錫箔。她自定規律，上午六百張，下午六百張，晚上也是六百張，兩天積完一整捆。如果上午因事少積了幾張，下午就得努力多積些。如果上午多積幾張，她下午仍積六百把可早息的機會留到晚上去。她每積二百張，把積好的拿進房去，未積的再拿出來，稍歇息一息手。她把未積一個整捆打開，高高的豎在四仙桌上，二百張的拿下，旁邊積好的漸漸的高將起來。積好的高過未積的

以後，她知道大半已告成功，心裏也就高興了，未積的漸漸的低去，已積的漸漸的增高，「快了，快成功了！」她總是這樣想。然而領得了一角小洋二十文錢以後，整捆的未積的又豎在眼前，稍好的又須從空積起了。領得的工資呢，三十文買煤油，六十文交給他的婆婆買菜蔬，留作自己的零用的不過二十多文。開始，告成，開始，告成，兩天兩天，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究竟爲的是什麼，她從未切實的想過。這正如她的丈夫在上洋的酒店一樣，一天到晚，從櫃頭跑到店堂，從店堂跑到櫃頭，三百六十多天的忍受，似乎專爲一個多月的好夢。

一天上午，雙喜的妻照常的坐在明廊裏積錫箔。靈敏的，迅速的，她把簿簿的錫片攤一頁到黃紙上，反轉手掌用指尖輕輕的整一整，先用「砑頭」在四角按幾下，然後盡力的砑幾砑，不絕的做出滴得滴得，噉咕噉咕的聲音。這時她穿着綠布夾褲，簇新的月白色的棉襖布衫，外面罩着青布的背心，頭髮梳得精光，臉上搽着胭脂，這是她的丈夫回家了的記號。——在這村裏凡是年輕的婦人要丈夫在家才得花花絮絮的裝飾，否則就要被人議論的。——她把秋海棠葉的耳環也掛在耳邊，裏金的調羹簪也插在頭上，鞋子也換上新的，雙喜剛給她買歸的粉紅洋襪也穿在腳上。這雖然是雙線襪，但是在她的心中，比什麼都還貴重。粉

紅的顏色夾在黑的鞋和綠的褲的中間，一般人或者以為太欠調和了，但是在雙喜的眼裏，比什麼都還好看。她的對面，小板桌子的那邊，竹製的紡花椅上坐着個五十左右，高頰骨，尖下顴的老太太，手捏着針線，俯着頭在那裏縫衣服，就是雙喜的母親。

「哼，我好把雙喜苦了出山，倒給你這婆娘來享福！」

老太太正在憤憤的想，忽然呀的一聲，搖門開處，現出一個滿臉生着水波紋的老婦人。
「難得，難得！廿六婆婆，你怎麼高興了起來到這裏來走走。」老主人放下針線，站起身來歡迎說。

「真是越嬉越嫩，越老越變，整天的只是到東到西的閑逛。可是你也大肯苦了雙喜的娘，像我輩的做人還有幾年？真是今朝不知明朝事，許多事情讓媳婦大娘做去就得了！」來客說。

「那有這種福氣呀，我！」老主人說完嘆了一口氣。

「廿六婆婆請坐！」小主人停下工作，從堂內端出一把大木椅招呼來客說。

兩個老太太一齊坐下，談起話來，小主人繼續工作。

「哦，還說沒有福氣，真是好福氣呀，如花似玉的，又會做，又肯做，這樣的好媳婦村裏有幾個！」

「可是一朵鮮花插在糞缸裏了，因為我老太婆的福氣實在太差了，也沒有老媽子服侍她，也沒有小丫頭供她遣使，只有我的老……」

「你別這樣說了，雙喜的娘，年紀輕的時候總是——」

「阿廿六婆婆，做人實在是空的，多房媳婦，少個兒子！」

談話的聲音忽然低下，兩個老太太的頭靠攏在一起，雙喜的母親的嘴接着廿六婆婆的耳朵。雙喜的妻的動作不由的緩慢起來，這時她的婆婆所說的她雖聽不清楚，是在說她的不好，她很明白。因為她有許多地方使她的婆婆不滿意。最大的兩點：第一，她的婆婆是會經布的，而她連捲花條，績棉紗也不會，教她經布是簡直無從入手，使她的婆婆有不得其傳的慨嘆。第二，自從她進門以後，雙喜對於母親常常有不順從的神氣，有時老太太訴說媳婦的不好，他總是老不開口，似乎不承認他老婆的錯處。

冬天日短，到上洋去的航船仍然照時刻開行。這時天空中還只有紅凍凍的一點光，

喜的妻送她的丈夫出搖門去趁航船。他背着印花布的衣包向前走去，漸漸的模糊起來，後來一點也不見形狀了，她還是呆呆的站在搖門旁邊。光明漸漸的戰勝黑暗，門前的道路已一目了然，她終於明白，她的丈夫不在眼前了。但她似乎以為這是夢境，醒過來總得仍在一塊。

朦朧懂懂的，好像是憑着筋肉的記憶，她量好了米，就檢了點小菜，一個釜頭，一把醃菜，捏起淘籮到後門去洗滌，預備做早飯。

後門是在一個樓的河沿，對岸是塊葬地，有許多高高低低的坟墓。樓裏的水通一條廣闊的河，站在河沿就可望見葬地的那邊白濛濛的水，是從泰定村到上洋去必經的航路。不知道怎麼一來，她把米淘籮等物放在河踏步上，直挺挺的站在高凸的坟墓上了。她的面前只有白洋洋的一片水，但她的眼睛裏似乎有一只尖頭的白篷船，載着她的丈夫飛也似的從東邊破浪而來，撥起着無數的泡沫，向西邊過去。一只在西邊沒去，另一只照樣的又從東邊起來。後來有一只將要西邊沒去的時候，忽然掉轉頭來，並且似乎就有人告訴她，說是不再到上洋去了，霎那間雙喜就在她的眼前了。

他繞過樓底，將走到後門口的時候，看見一頭白毛黑斑的動物翹着尾巴的蹲在河踏步上，放米淘籮等物的地方。「嚇！」她不由的驚嚷了一聲，那動物驚着聳了聳身子，就含着鬚頭飛奔的爬上一株枯枝的樟上去了。她追趕到樟樹根下，那動物高高的站在枯樹枝上，緩緩的把鬚頭放在枝叉裏，用着一爪按住，伸了伸舌頭，向她睜着碧油油的兩眼，「咪嗚——」的叫了一聲。她沒法趕牠下來，想去找一枝棒，旋轉身去，可是又看見盛米的淘籮底朝着天的浮在水中，漸漸的離開河岸去了。她趕緊跑到河踏步裏，蹲在離水面最近的一級石階上，盡力的伸手去找淘籮，可是覺着手臂不夠長。却看見河底上散着無數的白米，一羣小草魚很活潑的游着在那裏吞食。

這些情形終於都給她的婆婆知道了，這是免不了被責罰的了，她只得希望應受的責罰早早發生，快快的過去。可是她的婆婆知道了以後却即向外走。她很明白，她的婆婆出去無非去宣傳她的不好。於是她的希望只得改爲她的婆婆早點回來。只是等着，直到傍晚五六點鐘，她的婆婆還是不見回來。

她沒有法子可想，也覺得沒有事情可做，就把擺在堂內的煤油燈點上，做了一忽的事。

情，她似乎覺得一忽的難過。

太陽的光漸漸的減退，煤油燈的光漸漸的得勢，靠着明廊的窗板也就漸漸的顯露真相，倒掛的塵條歷歷可數了。室內的每件東西，似乎都變了條件，而她行走的時候也就有個大忽小的跟着她移動。這樣的過了好久，她的婆婆才板着脸孔回來，仍然不即責罰她，却放聲大哭起來了：「還做什麼人呀，討得媳婦，連釜頭，米淘籮也……」

一星期以後，「雙喜大娘瘋了，也不吃飯，也不睡覺……也不積錫箔，把積好的錫箔都撕破了。」這消息已傳遍了前後二百餘家的秦定村。

「我的苦媳婦呀，叫我怎麼過日子呀；你要來早點叫我去呀，我要同你一道去呀……」

苦……呀……一道去呀！過了三星期又二天，雙喜家裏後門的對河岸的葬地裏，就是雙喜的妻站着望過她丈夫的高凸的墓坡旁邊，有個五十左右高頰骨尖下顎的老太太坐在一堆新堆成的土旁，淒涼的哭泣。

在雙喜家的東邊第五間的樓上，臨河沿的窗口，有個滿臉生着水波紋的老太太坐在那裏表同情的想「真難怪她，現在討房媳婦多為難！一出一進，像雙喜的十年難反身呢！」

幸而這些情形一時還沒有人寫信去報告變壽，他在上洋的酒店裏仍得安心的從店堂跑到櫃頭，從櫃頭跑到店堂。

——長壽附刊——

春桃

周樂山

我現在在長江輪船上了，你接着這封信後，定然十分驚訝，昨夜還在你溫暖的懷抱中的我，居然不別而去親愛的我的春桃！我知道你一定會怪我的，唉，我這走那又是得已？我們的事情，我知道，我十分地知道不是一走可了的；但是，昨夜，唉，親愛的，昨夜偌大的旅館裏恐怕只是有我一個人獨自在流着淚罷，可憐你還偎着我的臉，散髮披着肩際，睡得很熟，只有雪亮的電燈見着我流淚！我靜靜地將我倆的事前後的想一想，覺得要求於你的前途比較平安些，那非我暫時離別你不可，親愛的，你要記着，我這次離別你，是暫時的，千萬不要悲傷！

這船望下水開去，三日後就到上海了，船雖走得這樣快，但離隔不了我念你的心；船一里一里的遠離你，我的心啊！卻一程一程的接近你，春桃，我愛！今天早晨我離旅館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目前，我走，不告訴你走，是今晨四時決定的，到了八時的時候，我輕輕地將你枕着的我的右臂抽出來，你還是很熟的睡着，我當時忍着眼淚，在你玫瑰的唇上接了三個吻，當接第三個吻的時候，你忽將眼皮微微地睜開，我怕你驚醒了，又走不了，還好，你又緩緩地合

着眼皮，一翻身又呼呼地睡着了，春桃，親愛的，當我蹣跚腳蹣手的偷走出房的時候，我良心上在受針刺般的痛苦，我對你不起，我十分對你不起！望你赦了我罷！

春桃！我來的這船，正隨着滔滔的逝水流去，我憑着船欄閒望，幾隻白的水鳥，繞着船尾飛鳴上下，我凝望着滔滔的江水和漫無邊際的浮雲，我想，——這就是我倆命運的象徵。

我這次不別你而去，是想求我倆生命的總解決，不知世故，在社會的歷程上沒經驗的我們，那知道路途的險惡與崎嶇！我們是真實地相愛，社會——無甯說是惡魔——說我們的行爲是「軋妍頭」！微弱的我們，那受得起社會的唾罵；但是，唉，生命的總解決又豈易言？我是有婦之夫，你是有夫之妾！

我倆如此奇怪的相遇，回憶起來，真如一夢！

你還記得麼？五年前的雙十節之夜，K省S中學開了一個盛大的游藝會，慶祝雙十節，我是這校裏的四年級生，被舉着當游藝會的總幹事，那天晚上S校的游藝會開幕了，真所謂躑躅踰踰極一時之盛！N城的太太小姐和男女學生得着請柬的差不多都來了，我爲這個會連續的忙了幾天，身體已覺得十分的疲乏，開會的那天晚上，除掉開會時向來賓致幾

句開會辭外，我就偷跑到臥室去休息了，不久，一個同學——當招待員的——跑來告訴我：「Mr. Wong！你還不去照料呀！女賓廳裏有一個女賓在那裏嘔吐，恐怕是時疫，還不快點去！這是你的責任。」我跑到會場的時候，你正吐得很利害，臉上和紙一般的白，偌大的會場，擠滿了的人，都注視着台上的游藝，沒有人對你作理會，隔壁座位上的兩位女賓，還表示不高興你嘔吐的狼藉滿地的樣兒，用手帕蒙着鼻孔，招待員呢，也多向他們的愛人獻殷勤去了，——如此歡樂的會場，好像簡直沒一些兒同情心！人類原是求獨自的享樂的！我因為我的責任所在，扶着你出會場，雇了一乘馬車送你上時疫醫院去，未會和女性接觸過的我，忽然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嬌，躺在我的臂上，怎不令人心蕩？當馬蹄得得的經過修長的黑暗的街道的時候，親愛的，老實說：我禁不住在你的小嘴上輕輕地接了一個吻，我當時的心境和賊一般，恐怕被人看見，同時又和進了寶山般的，說不出來的歡喜！

你經過醫生的急救手術後，漸漸的醒了過來，向我道謝，你的病醫生已宣告出了危險期，不過要看當晚的體溫如何，如果晚上的體溫繼續升高，那就不致擔生命的危險！醫生要我第二天早上來看你一次，我猶豫了，一個漠不相干的女人，怎好如此親密的照料，不怕旁

人說閒話麼？我想卸責到你保護人身上，見你清醒了許多，詢問你的來歷：

「你家住那裏？」

「××街百五十號。」

「你家有什麼人？」

「沒有。」

我茫然了，那有如此奇特的婦人，又見你說話時可憐見着快要流淚的樣兒，只得不住下問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醫院裏去看你，你的病已大好了，醫生很歡喜的告訴我，說你的病已出了危險期；因為昨夜已平安的過去了，我走進病室時，你很軟弱的躺在床，潔的床帳做背景，越顯得嬌媚！你看見我進來，欠起身想起來接我，我叫你躺下，經過昨夜的一場患難，我倆已是深交的朋友了，我大膽的捏着你的手，你也不拒絕，呵，好嫩白而柔和的手兒呵！我問你：

「家裏的人呢？怎麼只你一個人？」

「……………」

你哭了，你伏着枕上傷心的哭了！未經世故的我，這脆弱的心，怎禁得這強烈的刺激呢？也不知所以的陪着你哭了。你含淚的告訴我，你是可憐的天涯流蕩人，你是一個商人的妾，丈夫到F省經商去了，家中只有一個女僕；你也是智識階級的人，曾在F省的省立女師讀過書，後來因為父親營業失敗，欠了你丈夫的一筆鉅款，不得已，把你嫁給他做妾；你又說：你丈夫很愛你，但你不愛他，他每年來K省走一趟，住半月或一月，你那時期就和受刑罰一般，一直到他回F省去，方恢復了自由；你又說：你丈夫有五個妾，因為互相吵擾，分五個地方住，那正太太已經氣的生病死了！

從此以後，我倆一天天的接近，每天喫飯的時候，有女僕送熱騰騰的紅燒肉或五香爐魚等小菜來，同學都很詫異的問我：「老王！你家不在N城，那來人家送小菜，怕是那個戀人送來的吧？」我當時好像臉上有點紅，答道：「不要瞎說是……我舅母家送來的。」戴羅克眼鏡的K君那裏聽我的話，直着脖子嚷道：「老徐，老熊，老周，老古，都快來喫老王戀人的肉呀！」引得滿飯堂的人都笑得肚皮痛。

不久，校中放寒假了，你怕我住在校裏冷清，要我搬到你家裏去住，我當時的靈魂和現在一樣已經寄托在你身上的了，毅然的搬到你家裏去，你住的那所房子，雖然小點，却也幽雅精緻，天井裏有幾根竹枝和一棵梅花，一座玲瓏的假山，你的臥室前面有一間小巧的廂房，做了我的寢室。你親自替我整理書籍，女僕打開我的鋪蓋的時候說：「王先生可憐，枕頭破得這個樣兒還沒人替您做一個！」你聽了，立刻從你寢室拿你常枕的一個給我，上面是你親自織的幾個字：「Sweet Dream。」我接枕頭過來的時候，口裏說句：「謝謝你！」暗地裏將你的手緊緊地捏了一下。

舊曆除夕，女僕因為喫醉了酒，先自去睡了，我倆也都醺然有醉意，窗外雪下得很大，一陣陣地湧下來，我倆坐在沙發上，對着熊熊的火，你那晚穿着紅綾的小皮襖，臉上本來有七分酒意，爐火映着，你的臉兒越紅得可愛，保持了兩星期的心，此時矜持不住了，我抱着你接了一個深長的吻！你微微地將我一推說：「你要承認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就任憑你怎樣就怎樣。」

天哪！我的心呵！我那時的心呵！我那敢承認你是我的，你是被惡社會的金錢所束縛着

的！你是契約上的你丈夫的所有物！我頹然的倒在沙發上，我哭了，你也哭了！經過長久的時候，你擁我到你懷裏，替我拭淚，笑着安慰我說：「別哭，我大你四歲，你叫我做姊姊，我們無條件的相愛罷！」——如此悲哀的除夕，多麼值得紀念的除夕，你應該很清晰的記得吧？我的

春桃姊！

光陰走得和我現在筆底寫的一般快，那個寒假不知如何的一剎那的過去了，說給人家聽也未見相信，我倆雖然天天廝叙在一起，但除接吻，擁抱外，決沒有涉及什麼「肉」的上面去，並不是故意不做，實是精神的愛到了極點，遮蔽了「肉」，看不到「肉」的上面去。我是一隻孤飛的小鳥，一旦投到了母親的懷裏，被天真的愛陶醉了，我陶醉在你的懷裏！你溫暖的懷裏！

每晚上，你總在我房裏談得很遲才去睡，你愛談文學，很同情於五四運動後國內文壇的革命文學，你愛新詩，但也愛不從墳墓裏出來的舊詩，你最愛的我的詩句是：——

「奴家未解相思事，無故楊花入夢多。」

無論窗外的雪下得怎樣厚，我倆總是談得很起勁，等到桌上小鐘的長短兩時針都指

着十二點的時候，你才催着我睡，我撒嬌地不肯睡，你說：「乖乖，睡罷，明天再談罷！」替我蓋好被頭，親着我的額說：「睡罷，我去了！」我看見你的影子，你婷婷的影子，從燈前移去了，我做着甜適的夢。

每天早晨我總是睡在床上懶得起來，你輕輕地躡着腳走到我的房裏來，替我桌上花瓶裏換上新鮮的臘梅和紅梅，叫女僕燒火爐，你親自加起炭來，我假裝睡着，偷眼看你替我整理書籍佈置一切，你揭起眼門看我的時候，我忍不住笑了，抱着你的頸子，要你陪着我睡一忽，你說怕陳媽看見，你掙開我的手，向着我微笑，呵，你的微笑，是我豐盛的早餐，讓我飽食一頓！

你起來得很早，你是一個很勤儉的主婦，你每天早上親自煮着蓮子粥忍餓的等着我同你一起吃，春桃！我生生世世親愛的春桃姊！我這個「醜小鴨」那來的福氣受你的憐愛！我的乖乖！我心中的乖乖！

你的丈夫，那笨的商人，他每月總有三四封信給你，你接着信，總是淡淡的將牠放在一邊，我可憐你的丈夫，爲何將金錢買一個美人的形骸，你常常告訴我，說你的丈夫他單方面

確是很愛你，他曾跪在地下賠你的罪，你無論如何的罵他，不理他，冷淡他，他總是笑臉的向着你；有一次，你偶然說過某洋貨店的一件披肩好，他馬上就跑到某洋貨店去買了來，你說，那件披肩，現在仍然放在箱子裏，不會用過一次。

你說：從你的眼光裏看你的丈夫，他是用金錢鑄成的人體，他是市儈！他是濫用愛情的人。簡直說一句，他不知道什麼叫做愛，他只知道需要「肉慾」罷了，他用許多臭錢，買女人來解他的慾渴！

學校春季開學了，我向學監誑說我的姑母來K省了，告假在外面寄宿，學監允許了我，我就住在你的家裏，學校從前在我眼裏是樂園，現在變爲囚牢了。一完了課，如赦了罪的犯人般的跑回家來，你總是站在門口等我，我那時校中週刊的編輯職也辭了，同窗會的幹事也辭掉了，最歡喜的足球也不要踢了，從前的一班運動場上的伴侶，——校中的英雄，——都很詭異的問我，爲什麼不愛運動了？我忸妮的答他們道：「身體不好，醫生不要我行激烈運動。」

春桃！你還記得我倆最可紀念的一天麼？那時候，正是春深時候，桃花開得正繁盛，柳絮

漫天漫地的飛，醉人的春風吹得人兒懶懶地，星期天，我睡午覺剛醒，我的愛，你走到我的房裏來，你那天穿的是一件淡紅色的薄羅衫，鬢髮散亂的披着，臉上泛着處女的紅暈，你那兩個乳峯，因衣服穿得單薄，越顯得豐滿愛人！你那粉白的頸子，和藕般的手臂，處處都在引誘我，我禁不住了，我要求你把肉體也交給我，我緊緊地抱着你，你不知如何的，也沒什麼話說，

……

最後你說：「可惜了你的重身！」

我們從此更相愛了，陳媽是你的心腹，有時故意的避開，所以我們更放縱了，簡直不分床睡，睡在你床上了；因為家裏沒有別的人，沒有旁人知道。

你常常伏着我臂上哭，說對我不起，害了我，唉，春桃！你想錯了，愛是沒條件的，有條件的愛就不成其爲愛了，我不怕世人詈罵，我只知道愛我心愛的人！

我在中學畢業了，家中要我到S地來升學，我爲我前途計，不得不和你離別，到了決定走的那一天，你簡直哭得和淚人兒一般，到了臨走的前一夜，我捨不得你，預備不升學，不走了，情願接受母校附屬小學教員的聘書，你忽然很爽氣的勸我走，老實說：我當時很氣你，說

你太無情，豈知後來聽見說：我出門後，你哭得三天沒吃飯，姊姊，你愛我，比我的母親厚得多，我對你不起！十分地對你不起！

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我結婚！春桃！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抵抗，屈服於家庭威力之下了！我曾經有一封信給你，說我對婚事無力抵抗；因為我是一個弱者，我只有消極的抵拒一法——死！你曾經來了一千多字的長信安慰我，說是人類不能適應環境就簡直不能生存，只當安慰母親罷！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你能說出這番話來！你真是一個有膽有識的婦人！我因為你這封信勉強的結了婚；但我生命之火也就星星地快熄滅了！

我在S地的某大學忽忽地混了四年，從未回家去一次，雖然家裏距S地只有三十里的路程，家裏起始還寄點錢來應用，後來見我永久地不回去，經濟的接濟也斷了！我的房飯錢全靠昏黃的幾枝光的電燈底下「一字」的寫出來！

你每次來信都說要到S地來看我，我總勸你不要來，一則，我怕你看見我的苦况傷心；二則，怕你的丈夫知道，豈不陷於絕境！豈知我的愛，爲了我你是什麼危險什麼犧牲你都是不管的，你都是不怕的。

有一天，二房東的兒子跑到我的亭子間裏來說：「王先生！門外有位年青的太太找你。我想除你以外，是沒女人來找我的，果然是你來了麼？剛在這樣忖想，我的愛，已經進來了，很少。旅行的你，突然單身迢數千里的從K省到S地來，你真體貼我，怕我耽心，動身時也沒有信通知我，乖乖，我的乖乖，辛苦你了！你如此愛我，我怎樣報答你呢？」

你那時的面龐消瘦了許多，我的愛，你爲我憔悴了！我見着你，就突然的環腰將你抱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自你來了以後，我這小房間裏，頓然有了光彩，壁上的畫片也清潔而整齊了，書架上的書籍也井井有條了，你替我從當舖裏贖出皮袍子來，我早晚有點心吃了，夜深創作小說時有人在燈前作伴了，人家都叫你做王太太，你臉紅的應了他。

你埋怨我，不應該如此吃苦，不向你說沒錢化，情願做「文丐」弄得人憔悴不堪！

你到S地來，是騙你丈夫說回娘家——常州——去的。你和我共度「鴿子籠式」的生活三個多月，但我們是極快樂的，P公園裏常常有我倆的足跡，我們大胆了，遇着朋友，我簡直介紹朋友說你是我的夫人，P公園是西洋式的建築，較之中國花園盆景式的細風風

光，又是一番風味，我倆雙雙的坐在荷花池畔，如鏡的池水，照着我倆雙雙的影子，我們不禁相視而微笑。

這公園裏來往的，多是一對對的青年情侶，我可以驕傲他們了；因為我有我的真實的情人，不似他們多以金錢勢利而結合的。

暑假時，我提出論文畢業了，我能在大學畢業，多是得於你的幫助，你精神上的安慰我，你鼓勵我，你物質上的幫助我，你不是我的情侶，你簡直是我的母親了！我沒有你，就不能生於世界上，我的愛，你給我的，何嘗數得清呢！

你丈夫來信，從——常州轉來的，——要你到F省去，我因為要常常的接近你，且擺脫家裏的羈絆，就接了F省T大學的聘書，和你溯長江而上，我說：「這次旅行就權當我倆的蜜月旅行罷。」你說：「我們能打破社會的舊習慣，公然做長久的伴侶麼？」我沒什麼話答你，你想着兩天後就要和你不願見的丈夫見面，你哭了，我安慰着你道：「乖乖，別哭，我總有解決的方法。」

「真的麼？」

「真的。」其實我回答你的話時，是不負責任的，心裏毫沒把握，不過「聊圖一時之快意」罷了。

船到F省了，我搬到T大學去，你隨着你的丈夫到別墅裏去了。

我倆這畸形的戀愛，不是，是光明的戀愛，有這五年的長久歷史，也足以自豪了！唉，豈知我倆的末日會到臨呢！你因城裏的戰事關係，匆匆的由你丈夫把你送過江到H鎮來，托外國人的保護，在外國旗下求安全！我那天因為聽見城裏的風聲緊急，預備過江去看你的，在碼頭的人羣裏我看見你提着一隻藤箱走來，我叫這「噢！春桃姊！」……

話還沒有說了，你背後跳出一個黑漢來，兇兇地質問我道：——

「你是誰叫她的名字？」

「……」怯弱的我茫然了，不知道答他什麼好。

聰明而乖巧的你，馬上裝着笑臉和我說道：「呵！萬生表哥，你怎麼在這裏，不是在沙市做生意的嗎？聽說現在又在讀書了？我們有五六年不見了吧？有空請到我那塊去坐坐，好不好？我家住在法租界××街××里××號。我家的，這是我的表哥陳萬生。」你從容地將我介

紹給你的丈夫。富有智謀的你，果然將這場風波「化險爲夷」，古來名將的膽略也不過如此，親愛的，我佩服你！

忠厚的你的丈夫，居然絕不疑忌你，那天不是你的急智，我將陪你於不可思議的悲哀之境！

命運的擺佈，不是聰明才力所可避免的，末日終於臨到了！你叫你的十三歲的婢女蓮喜送信給我，在路上碰着你的丈夫了！可憐十三歲的女孩子那禁得一陣威嚇，終於將那封信交給你丈夫了！從那天起，我倆的命運宣告死刑了！你丈夫責問我是誰？聰明的你答道：

「你問幹嗎？你看信就得了！他是我的，他是我的愛人，他是我的愛人！他是我的真正的丈夫！」

「什麼！他是你的丈夫？」

「是的，而且是當然的！」

「我不和你講這些，你替我死！」手鎗放在桌上了！

「這可不能夠，我們的婚約在那裏，你有妻子，又要我，我不可以有第二個丈夫。」

他氣急了，頹然的坐在沙發上。

「那末，你把你父親欠我的錢還我，我讓你走；不然，請你聽便！」手指着桌上的手鎗。

「哼！錢可以壓制人嗎？錢是沒有的，死是不死的！」可憐你一無知女子，受強暴商人如此的壓迫，威逼，你哭了！你傷心的哭了！你的哭不是降伏於他的威權，是哭你的命運。你拿起手鎗要向咽喉放的時候，你丈夫把鎗搶了下來，很溫和的安慰你，向你賠不是。後來你丈夫和你說，那時他不過是嚇嚇你的，豈知你是這暴烈的性子！他又說：「那信大半夾着英文字，我實在不明瞭裏面說什麼，不過嚇嚇你罷了，豈知你竟……」

這次風波的結果，是不准你自由行動！我倆很少有會面的機會了！自從隔絕以後，你的信還是一天三次的照例寄來的；但是，苦了我了，我的信却不能寄去，怕落在那人之手！我每晚對着蒼天祈禱，祝我愛無恙。你每天有三次信來安慰我，你說——

「我愛，你聽着，上帝在天，我倆的愛與日月共存！」

——這匆匆寫就的幾個字，却遠勝於矯揉造作的長四六情書！

戰爭一天天的懸延下去，我就聘的那個女大學也不能開學了，我預備回南去，我不能再忍了，我打了個電話給你，在我，不過和你告別罷了，豈知你竟不顧一切，忽然跑到我的寓所來了，我埋怨你，假若和你丈夫決裂了怎麼樣辦？我倆有這大的力量和舊社會奮鬥？但是，勇敢的你，終於不顧一切的來了！幸虧你丈夫近來又迷住了一個妓女叫十里紅的，無暇管你了，你要到S地去求學，——學產科，願終身為社會服務，春桃，我贊美你的偉大！

你說你決定和你丈夫脫離，做我終身的伴侶。春桃！我已決定為你犧牲一切了！

但我不願在你求學問題未解決以前和你同走；我並不是怕世人罵我，我是要求上帝知道，我倆的愛是純潔的，高尚的，並不是「肉」的；倘若我冒失的現在和你走了，自己的「良心」也是鄙棄我了。

寫到這裏，話也好像要說完了，這信從昨天上船起寫到現在，信紙也寫了一大疊；這時是深夜，旅客大都皆已入夢，全船無聲息，只聽見軋軋的機聲，和船激蕩着江水響，我獨自走到甲板上，憑着船欄吟着你愛讀的句子：——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不起，頓教驅命卽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裏添衣，還見翠雲裘！脈脈使人愁！

——紅樓夢

你常常歡喜誦着這悲傷的句子，我勸你不要如此，但不久你又傷感起來了，是你的命運使然吧？

今夜是月尾，不見一顆星，只見遠近的燈塔的燈明滅着，呵，我的愛，我想起前年在S地海邊上閒居的時候寄你的詩句了：——

剛共看了幾次中宵明月，

便匆匆地與你離別，

懷中不似從前的溫馨，

但依稀地彷彿見你的髮髮。

靜夜，海上浮着的明燈，

疑爲汝之美目；

明燈下，漾漾的光流，

疑汝盼我而淚流。

——寄所愛

我的船明天或後天早晨可進口了，昨夜手不停揮的寫信，以致失眠，今天早上起來喝了兩碗粥，身體和暖了許久，這信本來已經封好了預備到安慶時寄給你的，忽然想把在舟上拾着的幾件新聞寫給你叫你開開心，又重新把信拆開來寫的。

✻

✻

✻

和我住對面房艙的一對，恐怕是新婚夫婦，那女人或是初離父母，和丈夫去作遠方旅行者也未可知。船靠K鎮岸的時候，他丈夫一手提着一個重而且大的皮篋，一手扶着她，一面又要照顧替他駁行李的搬夫，那女人眼淚掛在臉上，一雙小腳——是真的三寸金蓮，——一挨一擦的走上甲板來，她丈夫，真是忙的可憐，一面要安慰她，一面又要四方八面的照顧，——我從這裏，看見人生苦惱的實現！

他倆一天到晚的躲在房艙裏，從不見出來散步，茶房每次送飯進去，敲了許久的門，才

微微地打開一縫門來接飯進去，如此囚牢般的生活，我不知他倆怎麼過得慣。

晚間，有一個年青的茶房，從房門的鎖孔裏，偷看他倆的行動，看罷大笑而去。

✻

✻

✻

今天早上，統艙裏忽然相打起來了，弄得全船的人都跑去看，只見裏面混打的一場糊塗！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卅餘歲的商人，向隔鋪的一個女旅客借火柴吸紙烟，兩人談笑了幾句適逢那女人的丈夫「施施從外來」一見，心中冒了無名之火，說時遲，那時快，提起手中兩枝用的手杖，——吸旱烟和當手杖用，——照着那商人剃的光油油的頭上打去，頓時起了一個大塊，兩人因之厮打起來。後來兩人打倦了，也就算了，不過「媽特皮」還是不絕於口；那女人呢，哭哭啼啼的要跳江，那男的氣虎虎的坐在一旁不響。

✻

✻

✻

這封信我想就此擱筆了，我倆的前程，只有和江面的浮木一般，隨着命運的浪播去，你總是我的，望你放心！

你現在在作什麼？在流淚？在思念我？在寫信給我？我愛的，我親愛的，我明天可平安地到

S 地了，你不要爲我擔憂，望你爲了我努力吃飯！

一六，十一，十六。在長江輪中。

——文學週報五卷——

紅被

李健吾

從被圍底家裏逃出；在這裏，他如今得生了。

在丈來高的平熟的高粱地裏，他蹲着，耳朵同獵犬一樣，本能地豎起，向四外靜靜地聽——這裏有什麼響聲？他的心跳起來，回首向後瞥，猶如一隻被困底兔子；只是幾片高粱的葉子在綽繚。這一切都太意外了，如今他會藏到這裏。但是他有什麼法子哪？他不能夠無聲無嗅地死——不是終老，天年，是被暗殺！只要想一想這種死時的慘狀！如果就在這時，地面忽然裂成一個幽邃的罅洞，他也肯冒險鑽進去的，只要那是一條到生命的路。他希望生——用全份力量，用全份精神，在和仇敵奮鬥，不在從仇敵手裏逃生。忽然一個極細微極驚渺的聲音從頭上刷過去，他側着跪伏底身子向上仰望，什麼東西都沒有。天空一碧到頂，陽光無處不在地四照着。高粱的低垂的豐飽的穗實，做夢一般地酣沈着，在那金黃的頂端，栖着一隻失掉情侶底小燕，神祕地，向高粱桿中墮着圓豆似的紅睛。這引起他的心的紛擾；牠彷彿在嘲弄他；不，這簡直是敵人的助手，他們許注意到這小鳥的。從高粱地裏，兩手交替地拄

在硬土塊上，如鬆的亂根上，一點一點地向更隱秘的地方爬着——那些沈重的穗子在空中擺來擺去，小燕受驚地飛掉了。從天北起了一陣微微的風。

他絕不會怕死，還可以說，他和死是朋友。無數，無數的人，他曾親眼看着他們不住地喘吼，做着最後的掙扎，渾身筋肉都在掣動；無量，無量的血，也會飛濺到他的身上——他常和三殿閣君開玩笑！假如這事情發生於他軍權在握底時候，假如這事情發生於三小時以前，他可以毫不含糊，爽朗朗地跨上千里驥，避開再大也不過底莫須有之災——然而不然！這時他伏在高梁地裏，長劍似的黃綠的葉子簌簌地響着，四周是這樣的寂靜，彷彿更易引起人的疑懼，尤其敵人的猜度。在金蛇四耀底陽光下，在一叢一叢高梁的後影中，他想起省城遞來底短箋，那上面的字在他的視線之下，變成猙獰的奇異的形體，一個挨一個，分外地大了，如同是——

世界最危險的對策——

但是在高梁地的西角有了說話的聲音，很幽細，很隱約，彷彿怕驚走了罌網下的禽獸一樣。他們初似議論什麼事，爭吵起來，漸漸音浪擴大，隔着汪洋一片的高梁，傳進他的耳朵

——這樣靈敏，這樣敏捷，去接受一切的響聲。他決定另換一個穩妥的藏身底地方；在這裏太孤露，並且繼續下去，終久也不是了局。他們不會不想到在這樣秋熟的時節，高粱地裏，有人隱藏着。一陣風刮起來，他利用這時機，從最稠密的田禾中，爬向牠的東盡頭；從這裏有條小道，可以通到史可軒的村莊；在他家裏，以他們的交情，總可以暫避一時罷。

他蹲在那裏，向高粱外靜聽，果然那些嘈雜的音浪，漸漸不清晰，遠了他伸出頭——簡直是伸出眼睛，向前瞭望。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尤其使他覺得寬心的，是那條奔向坡下底曲曲折折的小路，這樣窄，這樣幽，差不多像埋在鬱鬱蒼蒼，熟到了極度底野草裏頭。蒿根最多，遮盡了坡頭，比人還高，除非本地土人，纔能想到這條神不知鬼不覺底隱祕的路。並且還有一層無比的方便，出了這條小徑，走不上幾步，便是他的朋友家的後牆；有半堵牆因為下雨太久，給塌倒了，還未修好；他可以從這裏跳進去，不讓人瞥見。並且那堵牆的四圍，有幾株老到不能再老底大槐樹，披枝布葉，在濃密的綠蔭中，恰好把他隱在裏頭。暗探不會知道這些。

從高粱地到小路上，却隔着三丈來闊的曠田，以前原種着玉蜀黍，可惜已經給割掉了，只賸下一株一株的枯根般結在地上。這裏有顯露的可能，有爲敵人望見底可能。他心裏計

一縷一縷的，風吹過來，時時要掛在小酸棗樹上。他的心現今只是一塊空白，什麼思索也沒有。過去記不起，將來想不及。有時他本能地停住，低首向前後聽——尤其是風從耳邊吹過，於是樹響，草響，他的心也響！他留神到了萬分。路有二里長，一口氣——這能說兩口氣嗎？——來到牠的出口。他把身子伏在蒿桿下，又向四面聽，四面望。他聽見前面有啁啾的聲音，不錯，還是成人的。他的汗和土混成底面孔，帶着血的傷痕，立刻變為灰白的顏色。這聲音那裏來的呢？從亂草叢中，他望見那幾棵蒼老的槐樹，前三天，在那底下，他剛和朋友暢飲快敘過。樹後便是頹牆，略經疊修好，只差一個人跳過底縫兒。但是一種奇異的勢力抑制住他，實在，他有所恐懼——那是什麼聲音？——是督軍府暗探的？

「他會跑到那裏哪？你到村前想法截住他，告訴他——快去快來！」

這個從槐蔭下傳過來，多麼急促，顯然是一種——像什麼哪？像命令！他突然從荊草中跳起來，眼睛瞪得既大且圓，茫然地立在一株極茂實的白蒿下面。這簡直不是人受的，匍匐在地上等死，並且連對於死的把握也沒有！生有什麼趣味哪？這個生命一世總在危險中，總在憂患中，總在紅血中！同狼嗥似地，狂喊了一聲，他從伏莽叢中跳出去，跳到槐樹底下，凝視

着對面的人——那人伸出手握住他的空息底，忿怒底乾唇，臉上透出驚喜的神情。

「是你——可軒！」

「是我！」他的朋友微顫地，低聲向他道：「我想你總要逃到這裏來的。不過——」

「什麼？」他的眼睛向地下望着，向院裏望着，向自己身上望着，「什麼？」

「放心！」他的朋友暫且安慰地，撫着他的膀子道：「我怕他們也會搜到這裏來。」

他們一同從後牆罅口跳進去。他覺得自己完全沒有主意，不知怎樣做纔好，連一句整個的問語都說不出來，只是楞楞地隨着他的朋友。他覺得自己的勇氣一絲也不在了，弱——弱到讓旁邊的朋友用憐惜的眼光，強壯的雙臂把他扶擁着。那慘痛的夢境過去了，但是他的黑影這般可怖地籠罩着他的思想，他的生命，他的靈魂！槐葉落在地上，彷彿落在他的心上，驚得他狼狽四顧，猶如丟了魂底小鹿。那些不可捉摸的暗探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許出現——這正是他和他的朋友所急於要解決底問題。他並不怕那些拿錢雇來底，以血爲戲底捕快；他怕死——他怕死後！他倚在朋友的臂圍中，緩緩從花葉扶疏底，荔枝和牽牛花架底過道，向內院走來。

院中異樣的靜，從恐怖裏生出來底靜，所有的婦女和小孩早已聞風避開，彷彿死神從什麼幽闇的窟穴走來了。在北房窗外有五株向日葵，垂頭喪氣地，你搖我曳地耳語着，要折斷底樣子。他們的戰慄的身影，從過道口投入小院。這是後院。從這裏過一個小廳，便是前院。去出前院，便是一條門巷，通到村中的大路。他的朋友說，在每一個轉灣的地方或是門道，他都已派好佃夫在那裏，爲的報信底迅捷。他們從北窗下經過，屋內發出一個老顛的低呼，使他不覺毛骨聳起。這是朋友的母親，在焦急中的問聲。

他在小廳中憩下，沈悶地望着對面的壁畫——這是一張古香古色的「冬獵圖」。爲專一自己的精神起見，他只看着畫上的一個物件，那隻帶箭狂奔底——是什麼呢？他不信自己會失掉視力，然而他認不清那究竟是一隻狼或是一隻鹿；但是牠在雪地上是無有疑義的，還滴着血。他忘掉了自己，若非他的朋友從隔壁捧出一盆臉水，和一杯熱茶給他提神。他接過解渴底茶杯，因爲他嘴裏充滿了塵渣；他把杯子舉在唇間，很快地又放到桌上。他的眼睛望着桌旁的朋友，疑問地——他又把杯子舉到唇上，張開嘴要啜一口，噢，杯子又低放到胸前！

「可軒！他的手抖擻着，低低地呼道：『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什麼也聽不見。」他的朋友奇怪地，心疑地看着他，踱到門側，凝神向外聽，於是臉色漸漸白了。

他靠着桌子，努力將視線移到畫上——那帶箭的是什麼東西哪？——但是很遠的很遠的，那是什麼聲音哪？這樣嘈雜，這樣高聳，這樣讓他不安，以至于右手端住底茶杯，一口未沾地，砰然粉碎在磚地上！在門口站着底屋主的臉色青中帶白——更青更白，和畫上的雪一樣。那付古香古色的「冬獵圖」讓過道的風吹得拂動起來。他們一句話也沒有，對視着，同時又都移目畫上——噢，這付古畫今天真格外的生動呀！

「後面去！」他的朋友無意識地喊了一聲，從門內一蹶而下，向前院奔去。

他靠着棹子，惘然地看着他的朋友的奇怪的舉動，呆呆地凝視着。現在他只有等——他的恍惚的目光又落向對壁的畫上，那裏有能飛底獾禽，有善跑底野獸，雖然獵人騎馬在後面遙遙狂追着。現在他只有等——但是巷外的喧聲移到巷內了，更近——更近，移到大門外了。現在他只有等——他的朋友在車門外伸着胳膊，唇焦舌敝地，向外爭辯着；於是門外

鬧聲更大——更大了。現在他只有等——被等底朋友狂也似地跑回來，汗流着，喘哮着，翻身遮住門。向他急忿地喊道：『到後面去！』

從過廳跑出，一直穿過後院，他來在花葉檨檨底，濃陰的花架下——只見後牆罅口顯出無數的人影，來來去去，唧唧噥噥地隱伏着。

他又折回後院，迷裏迷胡，踏折了一株彷彿無主底向日葵，竄進北房。一位老婦人蹣跚在匠角，抬頭瞥見他，吃驚地叫着。他用左手扶在葵邊的小紅漆棹上；但是，這是什麼東西？在手心磨得癢癢。他舉起左手——就在拇指下面的手紋裏，還黏着那已死底油蛄螻的肥實的一隻後腿——他微笑了一笑！這樣奇怪的笑，當他禱掉手心的後腿底時候——老太太爬下匠，欲問未問地，向門外探出髮髻散底頭；但是立刻又喊了一聲，縮回頭，迎身擋住門，彷彿有無限的活力，來防禦她兒子的知己好友。他靠在小棹旁抖擻着。

『諸位，』他的朋友竭力攔阻着黑魃魃的一片人影，在近房門的僅餘底一株向日葵下立着，用手指着迎住門底老婦人，澀苦地嚷道：『諸位請看，這是我母親——我母親！她上了年紀，你們誰要傷她一根頭髮，——諸位，督辦也是我的好朋友——小心我和諸位算賬！』

於是靜了——靜了——一秒鐘，五秒鐘，五十秒鐘——一分鐘！他藏在這顫威威的老太太的身後，臉色鬼青，忍耐地等——但是他的神思疲乏了，目光無聊地移向匠基，移向匠帷，移向匠端。在這裏疊積著夏日用底袷被，玉色的本地綢，雜著天青色的小梅花。這是人們白日生活歸宿的地方。毫不躊躇地，他一躍上牀，扯開被子，將自己從頭到腳裹在裏頭。沒有聲音可以讓他聽見了。爲什麼要這樣做，他自己也不清楚；然而他不是有所恐懼，是倦了，在這無可爲力底掙扎中。

同時從石階下，躍上一個穿灰色軍衣底兵，推開那欄在門口底頑固的老婦人，大步踏進屋裏；於是隨著第二個，第三個……於是牀上的一裏圓的綢被，白地青花，滲出紅的——殷紅的，一滴一滴——漸漸全浸入紅水中，變成了欄間紅芍藥的紅色。

十五年，十二月。

——西山之靈——

苦雨淒風

梁實秋

(一)

那是初秋的一天。一陣秋雨淅淅瀝瀝的落了下來，發出深山裏落葉似的沙沙的聲音；又夾着幾陣清涼的秋風，把雨絲吹得斜射在百葉窗上。弟弟正在廊上吹胰子泡，偶爾的銳聲的喊着。屋裏非常的黑暗，像是到了黃昏；我獨自臥在大椅上，無聊的燃起一支香煙。這時候我的情思活躍起來，像是一隻大鵬，飛騰於八極之表；我的悲哀也驟然狂熾，似乎有一縷一縷的愁絲將要把我像蛹一般的層層縛起。啊！我的心靈也是被淒風苦雨襲着！

在這愁困的圍霧裏，我忽的覺得飄飄搖搖，好像是已然浮遊在無邊的大海裏了，一輪明月照着萬頃晶波……一陣海風過處，又聽得似乎是從故鄉吹過來的母親的呼喚和愛人的嗷泣。我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却是簾櫳裏透進一陣涼風，把我從迷惘中間吹醒。原來我還是在椅上呆坐，一根香煙已燃得只賸三分長了。外面的秋雨兀自落個不住。我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

母親慢慢的走了進來，眼睛有些紅了，却還直直的凝視着我的面上。我看着她默然無語。她也默默的坐在我對面，隔了一會，緩聲的說：

「行李都預備好了麼……」

她這句話當然不是她心裏要說的，因為我的行裝完全是母親預備的，我知道她心裏悲苦，故意的這樣不動聲色的談話，然而從她的聲音裏，我已聽到一種啞澀的嗚咽的聲音。我方自鎮定，指着地上的兩隻皮箱說：

「都好了，這隻皮箱很結實，到了美國也不致於損壞的……」

母親點點頭，轉過去望着窗外，這時候雨勢稍殺，院裏積水泛起無數的水泡，弟弟在那裏用竹竿戲水，大聲的歡笑。俄間傾雨又瀟瀟的落大了。

壁上的時鐘敲了四下，我一聲不響的起來披上了雨衣，穿上套鞋……母親說：「雨還在落着，你要出去麼？」

我從大衣袋掏出陳小姐給我餞行的柬帖，遞給她看，她看了只輕輕的點點頭，說：「好，去罷。」我纔掀開門簾，只聽見母親似乎嘆了一聲。

我走到廊上，弟弟扯着我說：「怎麼，綠哥，你現在就走了麼？這樣的雨天，母親大概不准我去看你坐火車了……」我撫弄他的頭髮，告訴他：「我明天才走呢。你一定可以去送我的。今天有人給我餞行。」

我走出家門，粗重的雨點打到我的身上。

(二)

公園裏異常的寂靜，似是特留給我們話別。池裏的荷葉被雨洗得格外碧綠，清風過處，使俯仰傾歌，做出各種姿態。我們兩個伏在水樹的欄上賞玩灰色的天空，反映着遠處的青麗的古柏，紅牆黃瓦的宮殿，做成一幅哀豔沉鬱的圖畫。我們只默默的望着這寂靜的自然，不交一語。其實彼此都是滿腔熱情，常思晤時一吐爲快，怎會沒有話說呢？啊！這是情人們的通病罷——今朝的情緒，留作明日的相思！

一陣風香，她的柔髮拂在我的臉上，我週身的血管覺得緊張起來。想到明天此刻，當在愈離愈遠，從此天各一方，不禁又戰慄起來。不知是幾許悲哀的情緒混和起來糾纏在我心頭！唉，自古傷別離，離愁果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了。

我鼓起微弱的勇氣，想屏絕那些愁思，無思的向她問着：

「你今天給我餞別，可曾請了陪客嗎？」

他凝視了我一頓，似乎是在這一頓她才把她已經出神的情思收轉回來，應答我的問

語。她微微的呼吸了一下，顫聲的說：

「哦，請陪客了。陪客還是先我們而來的呢。」她微微的向我一笑，「你看啊，這苦雨淒風不是絕妙的陪客嗎……」

我也微微報她一笑，只覺一縷淒涼的神情瀰漫在我心上。

雨住了。園裏的景象異常的清新，玳瑁的樹枝綴着翡翠的水葉，荷池的水像油似的靜止，雪皚紅隊的鴨兒成羣的叫着。我們緩步走出行榭，一陣土濕的香氣撲着鼻管；沿着池邊的曲折的小徑，走上兩旁植柏的甬道。園裏還是冷清清的。天上的烏雲還在互相追逐着。

「我們到影戲院去罷，雨天人稀，必定還有趣……」她這樣的提議。我們便走進影戲院裏面的觀衆果似晨星的稀少，我們便在僻處緊靠着坐下。鈴聲一響，屋裏昏黑起來，影片像逸馬一般在我眼前飛游過去，我的情思也似隨着像機輪旋轉起來。我們緊緊的握着手，

沒有一句話說。影片忽的一本演訖，屋裏的光綫放亮了一些，我看見她的烏黑的眼珠正在不瞬的注視着我。

「你看影戲了沒有？」

她搖搖頭說：「我一點也沒有看進去，不知是些什麼東西在我眼前飛過……你呢？」我勉強的笑着說：「同你一樣的……」

我們便這樣的在黑暗的影戲院裏度過兩個小時。

我們從影戲院出來的時候，濛濛的細雨又在落着，園裏的電燈全亮起來了，照得雨濕的地上閃閃的發光。遠遠的聽見鐘樓的噹噹的聲音，似斷似續的波送過來，只覺得淒涼，黯澹……我扶着她緩緩的步到餐館，疏細的雨滴——是天公的淚點，灑在我們的身上。

她平時是不飲酒的，這天晚上却斟滿一盞紅葡萄酒，舉起杯來低聲的說：

「願你一帆風順，請盡了這一杯罷！」

我已經淚珠盈睫了，無言的舉起我的酒杯，相對一飲而盡。餐館的侍者捧着盤子在旁邊驚訝的望着我們。

我們從餐館出來，一路的向着園門行去。我們不約而同的愈走愈慢，我心裏暗暗的嫌恨這道路的距離太近！將到園門，我止着問她：

「我明天早晨去了！……你可有什麼話說麼？……」

她垂頭不響，慢慢的從她的絲袋裏取出一封淺紅色的信箋，遞到我的手裏，輕聲的嘆着，說：「除紙筆代喉舌，千種思量向誰說？……」

我默視無言，把紅箋放在貼身的衣袋裏。只覺得無精打采的路燈向着我的淚眼射出無數參差不齊的金黃色的光芒。

我送她登上了車，各道一聲珍重——便這樣的在苦雨淒風之夕別了！

(三)

我回到家裏，妹妹在房裏寫東西，我過去要看，她翻過去遮着，說：「明天早晨你就看見了。今天陳小姐怎樣的餞行來的……」我笑着出來到母親房裏，小弟弟睡了，母親在吸水煙。

「你睡去罷！明天清早還要起身呢！……」

我步到我的臥房，只覺一片淒慘。在燈下把那紅箋啓視，上面寫着：——「綠哥，我早就知道，在我和你末次——決不是末次，——是你遠行前的末次，話別的時候，彼此一定只覺悲哀抑鬱而不能道出隻字。所以我寫下這封信，準備在臨行的時候交給你。這信裏的話是應該當面向你說的，但是，綠哥，請你恕我，我的微弱的心禁不起強烈的悲哀的壓迫，我只好倩紙筆代喉舌了。」

綠哥！兩月前我就在想像着今天的情景，不料這一天居然臨到！同學們都在譏笑我說我這幾天銷瘦了；我的母親又說我是病了，天天強我吃藥。你該知道我吃藥是沒用的，綠哥，你去了，我只有件事求你，就是你要常常的給我寄些信來，這是醫我心靈的無上的聖藥了。」

看到這裏，窗外滴滴答答的響個不住，蕭蕭的風又像是唏噓着。我冥想了一刻，又澄心的看下去：「綠哥，我嘗讀古人句：『……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總覺得淒酸不堪，原來正是爲我自身寫照！只要你時常的記念着我，我便也無異於隨你遠渡重洋了。」

「哥羅拉多泉」是美國名勝的地方，一定可以增進你的健康，同時更可啓發你的詩思。綠哥，你千萬不要「清福獨享」，務必要時常寄我些新詩，好叫一些「不相識的湖山，頻來入夢。」我決計在這裏的美術院再學幾年，等你的詩集付印的時候，可以給你的詩集畫一些圖案。綠哥，你的詩集一定需要圖案的，你不看現在行的一些集子嗎，白紙黑字，平淡無味，真是罪過！詩和畫原是該結合的呀！

你到外國，不要忘了可愛的中華！我前天送你的手製的國旗願長久的懸在室內，檀香爐也可在秋雨之夜焚着。你不要只是眷念着我，須要崇仰着可愛的中華，可愛的中華的文化！

綠哥！別了！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因為我的話是無窮止的，只好這樣的勉強停住。秋風多厲，珍重玉體！

妹陳淑敬上臨別前一日

我往復的看了數遍，如醉如癡的靠在臥椅上，望着這淺紅的信箋出神。我想今夜是不能睡的了，大概要親嘗「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的滋味了。忽的聽見母親推開窗子，咳嗽了一聲，大聲的說：

「綠兒！你還沒睡麼？該休息了，明天清早還要去趕火車呢。」

我高聲答道：「我就去睡了。」我捻滅了燈，空牀反側，徹夜無眠。一陣陣的風聲，雨聲，在昏夜裏猖狂咆哮。

(四)

看看東方的天有些發白，便在牀上坐起來，紗窗篩進一縷晨風，微有寒意。天上的薄雲還平勻的舖着。窗外有幾隻蟋蟀唧唧的叫着。我靜坐了片刻，等到天大亮了，起來推開屋門。忽然，出我意料之外，門上有一張短簡，用圖釘釘着；我立刻取了下來，只見上面很整齊的寫着：

「綠哥：請你在發見這張短簡的時候把驚奇的心情立刻平靜下去；因為我怕受驚奇的刺激，所以特地來把這張短簡釘在你的門上。你明天不是要走了麼？我決定不去送你，並且決定在今夜不睡，以便等你明晨離家的時候，我還可以安然的睡着。請你不要叫醒我，綠哥，請你不要叫醒我。我怕看母親的紅了的眼晴，我怕看你臨行和家人握手的樣子，綠哥，你走後，我將日夜的禱告，祝你旅途平安，只要你答應我一件

事，明天早晨不要叫醒我！再會罷！

「紫妹敬上苦雨淒風之夜」

我識了異常的感動，便要把這張信紙夾在案頭的書裏。偶然翻過紙的背面，原來還有兩行小字：

「你放心的去好了，你走後我必代表你天天的找陳淑同玩，想來她在你去後也必願和我玩的。」

我不禁笑了出來。時光還很早，母親不曾起來，我便撕下一張日歷，在背面寫着：

「紫妹：我一定不把你從夢中喚醒，來和我作別。我也想大家在夢中作別，也免得許多煩惱，但這是辦不到的。臨別沒有多少話說，只祝你快樂！你若能常陪陳淑同玩，我也是很感謝你的。再談罷。」

我寫好了便用原來的圖釘釘在紫妹臥房的門上，悄悄的退回房裏。移時，母親起來，連忙給我預備點心吃。她重複的囑咐我的話，只是要我到了外國常常給家裏寄信。

行李搬到車上了。母親的淚珠滾滾的流了出來，我只轉過頭去伸出手來和她緊緊的握，握着說聲：「母親，我走了……」

「你的妹妹弟弟還在睡着，等我去叫醒他們和你一別罷……！」

我連忙止住她說：「不用叫他們了，讓他們安睡罷！我便神志惘然的走出了家門。涼風吹着衣裳……」

我走出巷口折行的時候，還看見母親立在門口翹首的望我。

……
創造週報
……

遺音

王統照

遼遠的一帶楓樹林子，擁抱着一個江邊的市鎮，這個市鎮在左右的鄉村中，算是一個人口最多風景最美的地方。鎮前便是很彎曲而深入的江灣，灣的北面，却有所比較着還整齊而潔淨的房子。房子中也有用磚石砌成的二層樓的建築。正午的日影將樓影斜照在樓前的一片草場上，影子却很修長。原來這所建築，是鎮中公立小學校的校舍；這鎮上人，知識却較高明，所以他們尋得這個全鎮風景最佳的江邊，設立了這所學校。校裏的男女兒童，也有三百人。

校舍的西角，便是教員住室，這也是校內特爲教員所建築的，預備教員家眷的住處。再往西去，就是些沙土陵阜，有些矮樹野草，綠茸茸的一望皆是。這日正是星期的上午，江邊的風，受了水氣的調和；雖是秋末冬初，尙不是十分冷冽，有時吹了些樹葉了落到江波上，便隨着微細的浪花，無蹤影的流去。

教員住宅靠江的一間屋子裏，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對着許多書籍稿紙坐着發呆。

他不是本地人，然而他在這個校裏，當高等部教員主任，已將近三年。自近兩年來，連他的母親、妻子，都搬來同住。他的性格是最高的，小學教員的資格，他雖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然作這等粉筆黑板的生活，已經是有七年多了！他自從二十歲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爲生活問題所逼迫，便拋棄遠大的希望，情願經營這種生活；可是他性情縝密而恬澹，獨勤於教育事業，終日與那些紅頰可愛的兒童爲伍的事業，他是非常樂意。他不願在都市裏同一般人亂混。他覺得他的生活的興味，這樣也很滿足的。他的教育的學問，也研究得非常完全，就使教授中學校的學生，也能勝任，不過他是沒有這種機會，他也不找這種機會，他情願一生都是這樣的平淡，閒靜，自然。可是他的境遇，現在雖是平淡，閒靜，自然，他的心中，却終沒有平淡閒靜，自然的時分。因爲在他二十歲以後的生活裏，忽然起了一次情海的波紋，這層波紋，在他的精神裏，永不能泯去痕跡。他從前是活潑的，愉快的，然而這幾年來，他是沈鬱的多！時時若有一個事物，攔在他的靈魂裏，使他對於無論甚麼事物，都發生一種很奇怪而不可解的疑問，因此他的心境，越發沈滯了！

這日是休假的日子；校裏的兒童，都已放假回他們快樂的家庭裏去，忙碌一星期的那

些教員，也都各自找着他們的朋友，出去閒玩了。他這時候却坐在自己的書室裏，對着一層層的書籍出神。原來他爲教育報作的稿子，須於三天以內作完，他想作一篇關於性慾教育的文章。早已參考了許多書，立了許多條目，這日用過早飯以後，他母親和他妻與一個三週歲的小孩，都到鎮中人家去閒談去了。他獨自坐在這裏，想要將他的教育思想，趁着這一天的閒工夫，慢慢的寫出。

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排好了書籍，鋪正了稿紙，方要拿筆來寫，但只是覺得身上陡的冷了一陣，覺得從窗隙鑽進來的風使他心戰，頭上痛了一會子，總是不舒服得很！他不知怎的，把着一枝毛筆，只是望着對面綠色刷的壁上掛的五年前自己照的像片發呆。那張像片，雖是裝在鏡框裏，然五年以來，片上的顏色，已有些陳舊，隔了一層細塵，更顯得有些模糊，就像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暗淡一樣。他看着像片框子上嵌鑲的花紋，很彎曲而美麗，像那一點曲線裏，也藏着一個生命的小影在裏面流轉一般。他想這必是一個有名的美術家的作品，他不禁嘆了一口微微的氣，自己尋思，這就是一個人的精神剩餘嗎！想到這裏，低頭看看一張草稿上，仍然沒寫上一個字，便很勉強的拔出筆，向紙上很抖戰的寫了「性慾」兩個

字。那知這支筆尖，早是禿了半截，寫得認不清楚，他很愁悶的將筆往案上一擲，心裏宛同有塊石頭塞住了似的，漸漸的立起來，抽開書案下層的抽屜，檢了半天，方檢出一支筆來，又一翻檢，他不禁很驚訝皇急的說出一個：「咳……」字來，這個音由他喉中噴出，然而非常急促而沈着，便靜默無語，拿出一張硬紙紅字的美麗信片，用盡目力去注視。室中一點聲浪沒有，只是兩個雲雀，在窗外的細竹枝子上，一遞一聲的嬌鳴。

信片雖是保存的非常嚴密，而紅色的字跡，經過幾年的空氣侵蝕，也將顏色褪得淡了許多。他這時無意中將這個信片找出，便使他靠在椅背上，幾乎全體都沒得絲毫氣力。原來那張信片裏，藏了許多熱烈而沈摯的泪，和愛，和不幸的命運，以及生活的幻影在裏邊，也就是他的情海中的一層波紋，是他永不能忘記的波紋。

他呆呆的看了一會，很沒氣力的將那信片輕輕放在案上，自己想道：這是他最後的遺音了！這是他最後的遺音了！却再也不能夠想起別的事情來，無意中將剛由抽屜裏找出來的那支新筆，掉在地上，他便俯着身子拾起來，一抬頭含着泪痕的眼光，却與那會看見壁上掛的像片接觸着，猛然又想起：是五年半的光陰了！那時我這張像片，比較現在的面色，却差

得多，宛同她這紙最後，遺音是當年一樣鮮明的顏色，少年的容貌，都一年一年的暗淡消失了！而生活的興味，也一年一年的減去了！環境的變遷，真快呀……他想到這裏，不禁那很細瑣很雜亂的前事，都如電影片子，一次一次的在他的腦子中映現而顫動了。

他想：他自從在學校畢業的那一個月裏他父親死在銀行的會計室中，他本來可以再升學的，但那時不能有希望了。他父親死了，家中又沒有甚麼收入，他有個姊姊，有四十多歲，身體很不康健的母親，不能不離去學校，謀一家人的生計。於是他便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往一個極小的外縣的農村裏，充當一所女子高等小學校的歷史國文教員。那時他剛二十一歲，然而他在學校裏，成績既好，性情又和藹，所以人家很信任他。他記得第一次由家裏去到這個遠地的農村學校的時候，他母親和姊姊在門首送他，他母親，逆着很勁烈的北風，咳嗽了幾聲，及至咳完，眼中早含着滿眶的泪痕。他姊姊替他將外衣披好，一繼一續的似乎說：「兄弟，你現在要出去作事了，第一次的作事，身體也不……要勞着！免得……媽……老遠的記念着……」這幾句話沒說完，一陣風就將他姊姊的話，咽回去了。

他想到這種念頭，記起他自小時最親愛的姊姊來，可是他姊姊已經同她的丈夫到北

方去了，遠隔着幾千里的路程呢！

他在那個極僻陋的農村子裏，作一個月二十元的教員，却平平的過了一個年頭，第二年他姊姊同他母親也因為家中生活上困難，便也搬來同他住在一處，後來他姊姊就同他的一個同事的少年，結了婚。

他想了這一些往年的事，便用手點着那張信片的拆角，心裏很酸楚的想：『我若不遇見你，我的精神當沒有一點反騰，可是啊！你是一個鄉鄙中天真很活潑而自然的女孩子，設使我不在那裏去，你也可以很安貼的作一個無知無識的鄉村婦人，到現在，在你的平靜家庭裏，安享點幸福，不比着飄零受苦，好得多嗎！』

他回憶到他第二次在那個農村裏，與她無意中相遇見的時候，是在他到那裏第二年的二月裏。有一天下午，校中的女學生，都散學走了，他拿了一本詩集，穿了短衣，出了村子，就在河岸上一個桃樹林子裏，坐在草地上讀去。那時桃花，已經有一半是開好了，紅色和白色相間爛熳得實在可愛，他檢着書集，精神極愉快，頭髮蓬着，從花影中現出了他的面貌。河灘裏一羣男女孩子，在那裏遊戲，她從山裏探了一筐子茶芽，同她的女伴，沿着河岸走來，恰巧

一個頑皮的孩子，揚起一把沙泥，向空中撒去，於是她的眼眯了，一失足跌在岸旁，觸在塊石頭上，便暈去了。小孩子嚇得跑了，她的女伴，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子，也急得在那裏一齊亂喊，有的哭了，他也看見了，便走去幫着她們將她用人工救急法治醒了。不多時她的寡母也來了，便扶她回去，向着他道謝了好多話，請明天到她家裏去。他這時第一次認識她，他是第一次看見她清秀而麗的面龐，神光很安靜的眼睛，便給他留下了一個不可洗刷的印象，在他腦子裏她們走了，日影也落到河水的沙底裏去了，他只是看着撒下的碧綠鮮嫩的茶芽凝想。

自此以後，他在這個鄉村裏，便得了一種有興趣而愉快的新生活！她是這鄉村中很窮苦的女子，她比他小了四歲，她的家庭，就是她母親和她，是村中人口最少的家庭。她是天然的美麗，天然的聰明，而又有豐厚而纏綿的感情。她的言詞見解，處處都能見出她是天真未鑿的女子。她每與他作種種談話，都帶了詩人的神思，她實在是自然的好女子。她母親很以誠懇的態度對他，不過她家中非常清苦，他去時只可坐在那後園裏桑樹陰下的石頭上，飲着很苦而顏色極濃的茶。

她又識得幾個字，又加上他的指教，不半年的工夫，他便將她介紹到學校一年級裏去讀書。但她還是有暇便去採茶，餉蠶，紡績，作針線，去補助她家的生活，他每月給她幾元錢的補，但是別人都不知道。

她讀書的天資，別的女孩子都趕不上，他也非常喜歡，於是一年的光陰，由溫和的春日，到了年末。她的智識已經增加了許多，可是她那爛熯天真的性格，却依然如舊。在這一年中，莫是她與他最安慰而最快樂的一年了！他在這一天一天的光陰裏過去了，他只覺得似乎是在甜蜜與醇醪中度過。因為他們的靈魂，早已作了精神的接觸，便於無意中得了戀愛的情感，這是他到了現在，方悟過來。那時只知是彼此的精神情緒，都十分安慰罷了！

他回想了半天，想到那時，他與她游泳於自然的愛河中的愉快，到如今還若即在昨天，或是剛才的事一般。但他又記起由喜劇而變為悲劇的情況，悲劇開幕的原因，即在她母親的死。

她母親自青年便受了情緒與生活的失調和壓迫，早種下了肺結核的病根，這幾年來雖然看着她自己的愛女，漸漸大了，長的美麗，又有智識，又因得了他的助力，心上也比從前

放寬了些。但是她的身體，究竟枯弱極了，便在她女兒入校讀書的第二年四月裏死去了！她家裏沒有餘錢，更沒個人幫助，她哭得幾次暈昏過去，幸得他姊姊也同他去十分慰勸，他省了一個月的薪水，方得將她母親殮葬。然而她成了孤女了！他的姊姊又恰在這時，隨他的姊夫到別處去了。他與他母親商好，便將她搬到他家去住着。她終日裏長是哭泣，他母親也非常的可憐她，究竟是有些防嫌的意思，他覺得了，她又不是蠢笨的女子，自然也明白，更是終日自覺不安，所以他們自從經過這番變動以後，除了在學校以外，形式上更是疎遠，而他們的精神上，却彼此都添了一層說不出的奇異而恐懼的感覺！

這個鄉村的人，是非常尊重舊道德的，雖有女子學校，也是不得已方請了幾個男教員。他很純潔而誠篤的，所以自到這裏，無論是農夫啊，私塾的老學究啊，對於他沒有甚麼惡意。自從他將她介紹到女校裏去念書，有些人便都不以為然，不過還沒有公然的反對；自她母親死後，經此一番變動，村子裏便造出許多的謠言來，說他兩個人，尤其以鄉村婦女為甚。他們都向他的母親亂說，他母親更是着急，那時女學生也不大去聽他的教授了，於是村中的校董，便着急起來，直接的將他的職務辭掉，他遂不能繼續他在這個村子的教育生活。但他

却也不以為意，商同母親願同她一同回到別地方去謀生活去，不料他話還沒說完，他母親便給他幾句極堅決的話道：「你自幼時，你父親便已為你訂過婚的，現在你為她竟然丟了職務，也好！我就趁此機會，去回家去與你完婚……再打算法子……她……你不必有甚麼思想……」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與她生命之花的打擊，使他昏了半天！原來他在高小學校的時候，他的父母，便看好一個親戚的姑娘，就暗地裏將婚定妥，因他素來主張婚姻自由，所以直至於他父親死後，他當了教員，他母親纔將這個消息說與他知道。他這時方明白他母親雖是愛惜她，却防閑她的原因，他這時看見婚書，聘禮，擺滿了一桌子，——他母親給他的證明——他心裏直覺得一口口的涼氣，滲透了肺腑，可是他不能捨棄了他母親，便不能毀了這個婚約。他覺着這時什麼思想也沒有，只是身子搖搖不定，手足都沒點氣力。後來她進來了，看明白了，他與他母親的情形，都在她聰明而有定力的眼光裏，她乍一見時，有一疊淚波，在眼裏作了一個紅暈，即時便現出滿臉的笑容。和他母親看戒指，問名字，還忙着給他賀喜，他也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便很悲酸而顫慄的倒在床上。

這一下午，他這個小小家庭裏，異常清寂，她在屋子裏寫了半天的信件，晚飯後，便親往郵局去了。他呢，癡癡的趁着月明下弦的殘光，披件夾衫，步出村子，到樹林子裏依着樹，細細的尋思。但是他的尋思，是複雜，也不曉得怎樣才好！

末後，她也來了，星光暗淡之下，嗅着林中野薔薇的香味與自然的夜氣，兩個人互握着，手立着，總覺得彼此的手指，都是有同速率的顫動，而各人手腕上脈搏跳的也越發急促。他們這時却不能說一句什麼話，也不知是酸是苦，總以為如明天上戰線去的軍人一樣，覺得前途是有一重黑而深覆的幕，將要落下來了！他們這樣悲悽的靜默，若有四十多分鐘的工夫，後來還是她用極淒咽而顫的音，說出一種忍心而堅決的話，這話他現在回思，如在耳邊。有個人梳着雙髻，嗚咽着在他肩膀上，說的一般的清楚。可是他這時沒有勇氣，敢再去追想。但記得她末後說的幾句話是：『不能在你家了！……我要赴都會裏謀生活去！……這村子的人，都拿我！……無恥！……那封信，是寄與我一個表姊的！……她是在那邊當保姆教員！……但是我！不！……永不！……訂！……婚！……也不！……願你！……還記！……他記得說到這裏，兩個人便一齊暈倒在草地上！』

以後的事，他也不願想了。這是明白的事，她竟自獨身走了！他也作了戀愛的犧牲者了！結過婚了！但他這位用紅絲繫定的妻，却也是高等女學校畢業過業的學生，性情，才，貌，都很與他相合，若使他未曾經過那番情海的波紋，他也沒有甚麼。但是他自此以後，雖她——他的妻——對他，有極美滿的愛情，他終是覺得心裏有個東西成日裏刺着作疼。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起初和她通過幾次信，可是她來信總是些泛泛的平常話，對於過去的事蹟，却一句也不提及了！後來他充當了江邊市鎮學校的主任教員，她便寄這一張最後的遺音與他，說她近在某公司裏充當打字生，——但不知是那個公司——後面她說她現在立誓不願與男子通信，情願一輩子過這種流浪生涯，並他也往後不再通信，即去見她，她也絕不願再見他，她說他的小影，早已嵌住在她的心頭，從此就算永沒有關係！她這封信，連個他址，也不寫上，他一連寫了幾封沈痛的信，往她的舊地址寄去，却是沒見一個回字，他寫她到過那個都會兩次，却沒找到一點關於她的消息。

過了二三年，他有了個小孩子，生活上不能拋了職務，家庭上也多了牽累，他與他妻子的愛情，在長日融洽裏，不知不覺的比初婚時，增加了好些，但他心頭上的痛苦，終難除去！

他這半日的回思使他少年的熱淚，濕透了那張最厚的信片，泪痕滲在紅鋼筆寫出的字跡上，宛同血一般的鮮豔。

二點鐘三點鐘四點鐘也快過了，他坐在竹椅上，也不起立，也不動作，草稿上還只是有很草率而不清楚的兩個「性慾」的大字。

日影漸漸落下去了，風聲漸漸息了，一對嬌鳴的雲雀也拍着翅兒，回他們的窠巢去了，但他這個傷心夢影，却永沒有醒回的一日！

院子的外門響了，他的妻穿了一身極雅淡的衣裙，抱着三歲的孩子，孩子手裏弄着一支白菊花，很嫵娜的從枯盡葉子的藤蘿架下走進來。他們進屋來了。那小孩子呀呀道：「爸爸！……爸爸！……一朵花呢！……」說着便將鮮嫩的小手，向空中一撲，將這朵花，丟在他的膝上。他這才醒悟過來，將那封最後的遺音，往屜中一掉，猛回頭，却見他妻看了看草稿上「性慾」二字，朝着他從微紅的腮渦裏現出了一點微微的笑容。

十，三月。

寶 寶

敬隱漁

——寶寶，你長大了做什麼事呢？

母親倦臥在小木床上，拉着孩兒底手，問道。

——開電車呀！孩兒答應時，舞手頓足，作開電車底樣子。

必是那重大的機體影響於小孩子底腦筋最深，他覺得站在電車頭的那人，把偌大個東西，顯指氣使，他的魔力好生偉大呀。

——呸！若是你將來會這麼不爭氣，我情願早死了。你說：「我長大了，要開銀行！」我就愛你了。那末，我給你娶一個頂漂亮頂時髦的女人……女人拿來做啥？

——拿來生兒子，先是孩兒學熟了這一句，因信口應道。

——乖乖兒子！

她擡起半身，把他舉起來，放在膝上，接了幾個很響的吻，又繼續說：

——你將來發了財，把錢都交到我手裏，一文也不要給你的女人。我叫你打你的女人，

你就打她；她叫你打我，你却不要打我，是不是？

——我把她弄死噯！

——噫！不要弄死她；娶女人要用錢哩。打也不要太重了。

——我叫她替你煮飯，我替你盛飯，好嗎？

——乖乖兒子，我的心肝……把口水吐了，免得弄濕我的臉呀……

孩兒鬧得憊倦了，漸漸眼皮兒重騰騰地垂下來。母親掙扎起來，理好了被蓋，打發孩兒睡了，自己輕輕地歪在他身邊，見他笑迷迷的睡容，她微笑了笑。忽又悲傷起來。寶寶聰明雖是聰明，但是自己沒有儲蓄，供養他也很困難，那能叫他讀書識字……十支燭的淡紅的電光，而今只照着一個小小的亭子間內滿室底零亂和淒涼！她爬起來無意識地翻了翻舊皮箱；大半都空了，配奩首飾大半都當賣了。又順便，無頭緒地，重閱了些從前的各種信札，日記。呻吟移時，順手，懶懶地，把椅子上，一堆腫脹衣服擡在牀下。牀頭一張全家合照的影片；如今各人都分散了……

外邊火車底嚼聲破空而入，恍惚是猛獸底咆哮。她自然地轉身，憑在窗邊，却不注視一

物不知爲什麼緣故，她覺得「他」不能回來了。自他不辭而去，至今幾十天，杳無音信……他行李什物都沒有，況且他的家庭早破了，他一個人走到那里去呢？其實，近年來，他們夫婦底感情齟齬已甚，兩個泛常吵鬧不休；他鬧不過她，只是長嘆；不移時，便要降節伏氣地來和她搭趣。或者，這一次不過是暫時賭氣，過幾天，忍不着孤寂，仍要回來的。她對着鏡子掠了掠頭髮，如今她已不是年輕的，姣好的了！紅顏黑髮都摧殘了她所知道的愛慕莫不是暫時的；禮教，誓愿都不中用，恨從前不早打主意！才貌出衆底她底福氣反不及她的平庸的妹妹，和許多相識的女子！她想從前，她的母親和妹妹來依傍她底時候，她待她們怎樣嚴厲！如今她的輪次到了；向誰訴她的苦楚？還料不定那輕薄的妹夫能不能靠到老呢……前途茫茫，總是茨多花少。她好似在沙漠中旅行，前面望着漸近漸滅的幸福底倒影，背後拖着蟬聯不斷的成空的希望的長鍊……

那時，火車已過，餘烟嫋嫋，縈繞着梧桐底枯枝。天色早黑了。剛纔飛了一陣細雨，又停住了。天邊雲表又微微亮開了些。溝界那邊，遠遠地，鐘樓底燈光，和上邊聳立的十字架隱約可辨。晚禱底鐘聲嘹亮地波傳過來。這忽隱忽現的聲音，在初霽的濕氣的空間，懶懶地一頓一

跛地飄游着，播散着一種愁悶淒涼的安慰。往時未嘗不聽見這種聲音，但是從來不如今天。今天，牠帶來幾許回憶和感慨！

她記得她纔四五歲底時候，她的母親常常把她抱到那教堂裏去。有一次神父講到地獄底奇刑，做出極可怕的状态，駭得她放聲大哭。衆人都叱咤她，要攆她出去。母親忙把她抱回去了。她流盡了淚泉中所有的眼淚，便睡着了，還恍惚覺得媽媽拉着她的手，唧唧噥噥地安慰她。那時，她好生愛她的媽媽，覺得除她以外，世間盡是讎仇。於是她在孩兒時代，因為地獄底恐怖，生怕進教堂……

後來她長大了些，又在那教堂裏讀書，各種試驗都列優等，男學生中許多羨慕她的。有一次她自學堂回家，背後跟着六七个男學生，駭得她心頭怦怦地跳，急忙跑回家去，以避危險。這種危險，她漸漸也習慣了，反覺得有些趣味。有一夜晚，她對母親說：「那姓傅的學生，不知有甚麼緣故，天天把她送到門口，他讀書也勤快……」母親却怒道：「那傅阿三家裏供得起一個女人麼？下次再來，怕不打斷他的脚幹……」於是她起始恨那些教會學生了。但是她的年紀已大了，她父親底木匠生涯漸漸背時了，家務一天一天似地窘急了。一家人噤

哩咕嚕，常常說她不中用，她做錯了一點小事，他們就要打罵不休。她時而想嫁一位開銀行的，時而想嫁一位官僚底少爺，纔爭得過這一口氣。但是許多西裝少年都不甚注意她，因為她的衣服樸素……

畢竟有一天，她哥哥引來了一位著西服的同學：白的下裝，黑的上裝，紅的領帶，很整潔，很精緻的。雖然顏色黃黑，像貌却也整齊不惡；身體魁偉，很有毅氣。一家人都巴結他，他却訥訥寡言——間成說一兩句外省話，他們都不甚懂得，却東拉西扯地和他搭趣——只一陣陣偷眼看她，顯乎誠摯地愛她。先是她那天著了一身時髦的新衣服，她好生高興。他去了已後，哥哥稱讚他不絕口，說他怎樣發財；說他的父母是雲南底大糧戶；說他是兩弟兄，他是老大；他家裏原有一位尖尖小足的女人，他估着他的父親把她休了，說他喜歡運動，又喜歡結交朋友，每月只是朋友用他的錢，也要超過他們父親一年的收入呢……

當夜，他搬了許多行李來，就住在他們家裏，給她的父母送來了些食物，又給她買了些頂時髦的裝飾品。她忍不住登時換了新的裝飾，塗了新的脂粉，對鏡自照，陡然現出了她素來埋沒的美，覺得她的眼睛明亮，而且斌媚，團團的粉紅的臉兒，小小的鼻子底曲線均勻，而

且光澤。初點硃紅的細薄的嘴兒……忍不住微微一笑，她覺得這一笑很是動人，足以供給她一世的享用……標緻的女人是必工作的。如今，她中用麼？笨拙的一家人誰比得她？她狂然記起那傳家的學生底膽大妄想，覺得是她的莫大恥辱，禁不住勃然大怒；想要找他起訴，因無辭可措，纔忿忿地脫衣睡了……從此以後，一家人看待她都特別好了；不但她一個人底衣服與衆不同，就是菜肴也特別給她留着頂好的……「他們」兩個常常在影戲院，大戲場出入……從此辭別了桎梏的教會，無益的書籍，和貧苦的同輩，家庭的同情，漸漸分離了……

有一晚夕，「他」久不回來。一家人都睡了。她一個人在堂屋裏等着「他」。她生怕他在妓女家裏逗留，久而久之，必要變心……況且，他的家庭許多沒有答覆他，恐怕橫生阻礙……外邊風雨飄搖，窗門有一下沒一下地響動。她心中忐忑，漸漸昏迷了。忽然驚醒，覺得有一個人抱着她，駭得她要叫喚起來。仔細一看，却是「他」。歡天喜地纔冒雨回來，在她胸次插了一個很精緻的同心結。他好像有多少話要說，却又閉了口，便是兩個底嘴唇緊緊地接着甜蜜的，永久的一吻，在其間，人物一切都融化了。這是她平生最幸福的，最長而最短的時

問……

在一品香結婚那一天，雖然熱鬧，體面，雖然到了渴慕的目的，却遠遠不如這一剎那間底滋味。先是他們倆對於幸福的希望超過了事實，他們的神經過於緊張了，摒當一切，又過於奔波了，到了那盼望的一夜，却都昏沉沉地睡熟了；醒來時，反覺得一種不能自己的失望……

度蜜月是在外國租界，繁華區內，頂來的一所獨院的新房子裏，屋內一切都擺設得很整潔，很闊綽；凡動用傢具，書案，衣櫥，穿衣鏡，沙發，銅牀，都是歐美最新的式樣……有兩個姨任在樓下。他們倆住在樓上，通夜照着粉紅的電光，笑靨相對，忘記了世間一切……間或，皓月當空的晚夕，他們倆登麗臺，並坐在沙發上，或仰望晦明變幻的行雲，或靜默地俯視着他們倆相抱的倒影。有時他們憑欄俯瞰：月光皎潔，或映着壯麗的洋房，或透入茅頂的破戶。她記得這個情景，猶如昨日。屋後有一條深溝，平日雖然含垢納污，到夜裏，溶漾着浴月的水光，外表却也可觀。溝這邊，電燈輝煌，琴音歌聲不絕。那邊清靜得如秋墳一般，只有一二犬吠聲震破淒涼的空氣；破屋中依稀可辨幾點淡黃的燈光，照着貧婦的縫紉，泥途上幾個膾贖

的工人和黃狗一齊睡着，還有一二警察隱隱約約地在那里逡巡。那邊，遠遠地，十字架，鐘亭，恍惚可辨她的父母底小木場，如今已漸漸零落了。素來自私自利的她，此時也忽然動了暫時的惻隱之心。其實，許多人底不幸，纔烘托得出她的幸福。可惜這幸福的時間永不再來了！女人家只好信命運。果若是有命運，必定是一個磋磨人類的，可怕的妖物；如今又來欺侮她了！如今住在這窄小，醜賤，惡臭的亭子間裏……還要靠妹妹底接濟……以後只有更苦的了……

回想從前，慮到將來，覺得心緒不甯，勉強又睡下去；但只是睡不熟。思想也有牠的動靜；牠不能驟止，遂循着原來的軌道，更加速率，繼續前進。於是她想到她的苦命底起源。「他」得到兄弟寄來的訃聞那一天，他們倆抱頭慟哭了一場。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親密——西南的戰禍……雲南的匪亂……他的父親被殺，莊宅被毀……幸而他在學堂裏還得了一些工業知識，不得已，在一家外國工廠裏謀了一個小工頭底位置。薪俸既不甚厚，泛常又鬧罷工風潮，儉省衣食，還不夠用，那能顧到她的裝飾和「體面」？他從前的朋友都不見了……更那堪他的恬淡的脾氣，忽然變為暴躁了；忽然又愛嗑酒，每夜回來，總是酩酊大醉！他往

往無端憤氣，不知恨誰！她逼問他，叫他不要做出那個樣兒；若見不得她，儘可以攢她到別處去……他却總不應聲，只是埋頭長嘆……倒不如早去了的好。但因生了寶寶，還能夠安慰她，纔留到現在……更不幸，父兄死後，她的母親和妹妹都搬到她家裏來，依靠她。至此，房子一大半不能不租出去，圖多得一點進款；配匾，器具，一件件不在了。她們又不愛整理，弄得一場胡塗；寶寶底寄父母，和她的闊綽的男女朋友來看見，很失面子。她天天和她們吵鬧。母親老了，常常打破東西，妹妹大了，許久放不出去……苦到後來，誰料她倒嫁了一個又發財，又體面的少年，進出都是汽車……至於她自己的男人漸漸更落拓了，黃黑的顏色漸漸更黑了，脾氣漸漸更躁了；泛常引來些形迹可疑，衣服襤褸的黨夥，磨拳拍掌地辯論不休。寶寶底寄父母，和她的闊綽的朋友來，看見這種情形，先先後後地，漸漸絕跡了。妹夫和妹妹因此也看不起她。他却不顧家務，不管她的好歹，只是悶悶不樂。問他，終不肯應聲，只是埋頭長歎。家中人，他所注意的，只有一個寶寶。他常常把他抱在髀膝上。許久許久，默默地對着他。眼淚盈盈，欲滴下來，終忍住了，把孩兒放在一盪，自己大踏步踱來踱去。她記得他臨「去」那一夜，還把寶寶抱着，靜看了許久，後來竟至無端地抱頭慟哭；孩兒受了傳染，也和他一般，拚命

地哭；她不知甚麼緣故，也不必追問——他始終不答覆的——她自己也不住淌了一陣眼淚。她下樓去已後，還聽見他對孩兒咽咽嗚嗚，叮嚀了一會半夜，她回家時，他從此不見了！早早，誰料他有這種神經病？……要去，又不早去！……若是她從前不必性急，學她的妹妹，或許不至於老來貧苦！若是她……

孩兒忽然從夢中醒了，高聲要「八寶飯」。她撐起來，往窗外探看，黑暗重重，瀰漫天地，雨下得更大了。木擔子上一盞慘淡的青油燈，隨風明滅。那可憐的走販，一雙赤足都插在水中，上面布傘也在漏雨了，他仍苦苦地在那里叫喚……孩兒吃飽了，笑迷迷地，要摸她的奶奶。她拉他過來，接了幾個吻，說道：「乖乖兒子，心心肝你的娘窮苦了一世；你……你，你將來發了財，不要忘記我呀！他自己聽着自己的話，也感動得淌了幾滴眼淚；見孩兒扁起嘴巴，要哭又哭不出底樣子，又忍不住笑，心中覺得有些安慰，又慢慢地打發他睡了，自己關了窗子，睡在他身邊，忽又悲從中來，不可遏止。寶寶如今端心端意地愛她，將來長大了，娶了女人，又去端愛他的女人，待他的女人老醜了，便又移他的愛到兒女身上……世間只有父母對於兒女的愛是長久的……她深悔她從前虐待了她的母親……又悔她從前只圖了她的

男人底供奉，並不會愛他……思前想後，空添悵惘！移時，她恍惚看見她的男人發瘋了，提一支手鎗，逢人便打……又恍惚見他鮮血淋漓，渾身糜爛，倒在馬路中間，無數軍人，和外國的汽車，機械由他身上踏壓過去……她大叫一聲，驚醒起來，只見滿屋蕭條，血色的電光還悽愴地明着；外邊，風雨怒號，打着玻璃，砰砰響動，好似萬頃波濤，摧着一葉弱舟，橫過重重疊疊的礁石，永久不息。

